

天安門叢書

驚心動魄的56天

香港注釋本

驚心動魄的56天

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紀實

香港注釋本

原編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注釋者：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

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
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

驚心動魄的56天

——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紀實

香港注釋本

天安門叢書

驚心動魄的56天

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紀實

香港注釋本

原編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注釋者：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

天安門叢書

責任編輯 奕雯

裝幀設計 明女

- 書 名 驚心動魄的56天
——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紀實
香港注釋本
- 原 編 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 注 釋 者 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
- 出 版 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28號二樓
電話：572 5057
- 發 行 青文書屋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4-216號2樓
電話：891 6932
- 印 刷 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82號二樓
電話：861 1613
- 版 次 1990年6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規 格 大32開（203×140mm）256面
- 定 價 港幣40元

香港注釋本出版前言

本書原名《驚心動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紀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1989年8月於北京出版，內部發行，並在原版權頁上用粗體字聲明“本書所有內部材料不得公開引用”。原書的出版目的，是“幫助”國內讀者“深刻、全面地理解這次動亂和暴亂的真相、實質，以及這場鬥爭的必然性、尖銳性和複雜性，進一步加深對黨中央和國務院決策正確性的認識”（原書〈編者的話〉）。在編寫過程中，編者聲稱係以各地教育部門和高等學校的情況報告為基本依據，同時參考了有關部門的內部材料，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首次發表（原書〈內容簡介〉）。我們把這本書與現時已公開和廣泛流傳的各類文集、報刊比較，發覺其中確實有很多資料是外間沒有注意或提及的。儘管原書材料的真實性和可信程度頗成疑問，但若以之與港、台、海外已有的資料對照，可以見出前者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有助於深入了解這次運動的發展和變化，我們遂決定出版這本注釋本，加入百多條注釋，把其中一些明顯地與外間報導相異或言之未盡之處標明，用另體字（楷書體）加括號附於文內。原書共六章，第六章敘述1989年6月3日至6月9日發生的事，這一章滿紙謊言，注無可注，故不作處理，原文照登，但另附兩篇附錄於書末，讓讀者較方便自己比較。兩篇附錄，一篇是國內作家孔捷生的目擊紀實，原刊於《廣場》雜誌第一期，一篇是香港記者蔡淑芳的目擊紀實，原刊於1989年6月7日的《星島日報》，後經作者修訂。我們很多謝兩文的原刊報刊和作者同意轉載。

雖然原書把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並刻意在幾次大示威的參加人數上動手腳，但因其材料較多，摘選資料時不迴避群眾意見，對示威者的很多口號、宣言有頗詳盡記錄，故從慣讀官方文章的國內讀者眼中看，原書是否能起到原定作用，是頗成疑問的，甚至反倒能使他們知道究竟官方所謂“動亂”是怎麼一會事。然而大家應小心的是，這絕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是非題，並不是把原書所報導的大型示威人數加若干倍，把原書判斷為反革命的視為英雄，便能對運動有較真實的了解。鑑於原書是以官方立場為依歸，把這場運動的起因歸咎於錯誤輿論導向、海外勢力和領導人姑息，因此完全繞過了運動的全民性（特別在後期的北京）和其他社會團體、階層的介入動因等等問題，而僅僅把重點放在學生和部分知識分子精英身上。把這個片面的理解角度來個180度的倒轉，很可能還是片面的。

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

1990年6月

目 錄

一、山雨欲來（1989年4月15日以前）.....	1
二、風波驟起（4月15日至4月25日）.....	13
三、欲蓋彌彰（4月26日至5月4日）.....	46
四、急轉直下（5月5日至5月19日）.....	81
五、窮途末日（5月20日至6月2日）.....	126
六、力挽狂瀾（6月3日至6月9日）.....	174
附 錄.....	203
一、血路——1989.....	孔捷生 205
二、香港記者日擊實錄.....	蔡淑芳 233

一、山雨欲來（1989年4月15日以前）

早在1989年春夏之交前的一個時期，國內外敵視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勢力就在頻繁活動，在中國的大地上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一切都充分表明，4月中旬爆發的這場動亂是醞釀、預謀已久的。

多少年來，西方和境外的一些政治勢力，總是企圖將社會主義國家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軌道。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大國一直是他們搞“和平演變”的重要目標。近幾年，他們利用我國改革，開放之機，加緊了這個戰略的實施。在我國，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同海外的這種戰略相呼應，內外勾結，為在中國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實現資本主義化，進行了多年的思想、輿論和組織準備。

1988年9月19日，趙紫陽同志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指費利氏）。該“經濟學家”回美演講時說，他和趙“從正反兩面來討論中國經濟改革的情形，趙紫陽明確表示，若一個領導人不能被充分授權的話，就無法推動經濟改革”。

這次會見後，一些與趙紫陽“智囊團”有密切聯繫的香港報刊大肆鼓噪，透露出“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的政治信息。

1988年10月31日，香港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一文，叫囂“只有鄧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才會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繼續推行改革開放的路綫”。

1988年11月號香港《解放》雜誌發表專篇文章《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稱北京一些人同香港傳播界某些知名人士有“或

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滅”的關係，這種微妙關係“有了一個最新的方案顯示，那就是在最近一個月掀起的倒鄧保趙風”，作者斷言，對西方和港台一些人，“就中國走資的希望言，他們看準了趙紫陽”。

香港反動雜誌《爭鳴》1989年1月號在發表與趙紫陽同志會見的美“經濟學家”回美演講的同時，還發表了美國人寫的《九條建議》一文，要求鄧小平等老一代“正式宣佈全退”，“胡耀邦、方勵之、王若水、劉賓雁官復原職”，“釋放魏京生、王希哲等政治犯”。

陪同美“經濟學家”會見趙紫陽的香港某教授（指張五常），回港後在香港《經濟時報》（應是《經濟日報》）發表《假如趙紫陽是個獨裁者》，妄稱要改變中國200年來的悲劇歷史，只有進行“獨裁改革”。“鄧小平已年高84，將中國今後經濟改革的問題轉移到趙紫陽身上，是很自然的”，趙紫陽“要有蔣經國那樣的權力，中國才有希望”。

1989年2月號香港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發表齊辛《中共智囊人物談政經大勢》的文章，稱筆者在港遇到“趙紫陽的中青年智囊團”中的“一個要角”，了解到這批人的“主要想法”：大約不出10年左右，老一輩全部凋零，新一代接班，中國會在政治上有大的改革。

同這種“倒鄧保趙”風相配合，北京《經濟學周報》於1988年12月11日發表了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與溫元凱（中國科技大學教授）關於時局的對話。嚴家其提出，“中國面臨一個大問題，那就是不能重蹈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序權力更迭的覆轍”。對話的核心問題是為掩蓋趙紫陽的錯誤、保住他的權力地位、以便更加肆無忌憚地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制造輿論。

在美國，政界的一些人物始終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近幾年，他們竭力支持方勵之、

王若望、劉賓雁一類的政治反對派，培植王炳章、胡平等人在美國搞起來的“中國民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一些人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機構的某些主要成員身上下功夫。他們認為這些人會對中國的最高領導層、最高決策機構起潛移默化的影響。美國中央情報局一特務在推薦原國務院辦公廳研究室一名工作人員訪美時寫道，這“有助於打開國務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開的大門”。從1987年至1988年一年內，僅他一人就推薦了體改委系統的12人訪美，成行11人。

1986年初，某一美國人向體改所表示，他願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同年6月，在這位美國先生資助下，陳一諮（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與他在國外就建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一事交換意見。10月，陳與他在北京會談並簽署協議，責成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李湘魯籌建基金會北京辦事處。隨後，這位美國人表示，他想與我領導人建立私人關係，就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交換意見。陳一諮說，基金會成立過程中，鮑彤曾向趙紫陽打過招呼，趙也同意。

1989年1月7日，美國某基金會向“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匯來25萬美元。據了解，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筆特別經費，它的使用將對中國的開放造成嚴重損害，使中國領袖人物造成難堪的局面”（原書未標明引文出處）。至1989年5月，美方共匯來250萬美元，基本上用於四個方面：①體改委及其下屬一些人出訪美國的費用開支，以及接待美方來人的支出；②進口50萬美元的西方社會科學類書籍；③撥出25萬美元計劃建立一個政治沙龍性的俱樂部；④用於一些文化建設。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等上述機構的主要成員，都曾使用這個基金會的錢去美國。

1989年5月下旬，還是這位美國人給中方主席來信，提出終止協議，關閉基金會，理由有兩條：一是鑒於中國的局勢；二是趙

紫陽先生離開了領導崗位。他終於揭去面紗，亮出了真相。

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4月15日前，海內外敵對勢力進一步加緊勾結，他們緊鑼密鼓，加緊進行挑起政治動亂的準備。方勵之頻繁接受香港和國外記者採訪，繼續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鼓吹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北京等地陸續出現了一些觀點非常錯誤甚至反動的政治集會、聯名上書、大小字報和其他活動。今年初以來，企圖以人權問題，公開支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為突破口，在“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起事。

1988年5月16日，方勵之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裴欣採訪時直接攻擊鄧小平同志。方說，“在政治方面，鄧小平做的很多事，表現他不需要真正的改革。比如說，魏京生事件、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系列事件已經表示他的觀點。”

6月14日，香港《時報》報道說，方勵之昨天在北京說，最大的問題是中共的獨佔體制，唯有變革所有制為“私有制”，方是根本方法。

9月2日，香港《時報》再次報道方勵之攻擊中國共產黨妄圖組織反對黨的談話。方勵之鼓吹，除共產黨外，大陸需加入反對黨，以發揮相互制衡作用。他們嚷說，民間組織反對黨與中國共產黨對抗的形勢將會出現，並會成爲一個趨勢，因爲，這亦一個“世界潮流”。

9月6日，香港《時報》發表《方勵之談大陸知識分子處境》一文。方說，“大陸知識分子爭取民主的長期目標是多黨制的民主制度，近程的目標是實現必要人權，爭取言論、思想、新聞等自由”。他還攻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說“馬克思主義在所有共產主義國家實踐，都得到錯誤的結論”；“一定要徹底批判毛澤東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繞開這個關鍵問題”。

9月16日，香港《時報》報道，方勵之在香港說，大陸的出路，就是“資本主義化”，“整個的要改弦更張”。

11月13日，美聯社和《紐約時報》報道，方勵之於11日在北大

宿舍與記者交談中，嚴厲批評了經濟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問題。在談到所有制問題時，方說，“這裏他們說是公有制，但這等於是領導人所有制。這比私有制更糟。”他說，政府應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鼓勵私人所有制。

1988年10月，台灣特務機關化名“唐懷民”，向天津22所高校、北京近70所高校投寄煽動“12.9”鬧事的反動宣傳品。11月20日，又發現“唐懷民”給天津高校投寄反動宣傳品。信中煽動說，“方勵之的命運在種某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民主的命運”，“我們怎能讓他孤軍作戰？”“相信今年的‘12.9’運動將在您我共同策劃下，像1986年那樣風起雲湧，迅速擴及全國29省市”，“定會震撼中南海的領導們”。

11月5日，張顯揚（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包遵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溫元凱等人參加由北京大學研究生會主辦的“傳統與現代”報告會。他們說，不僅在科技上，而且在政治上、文化上也要學習西方，“全盤西化也是可以的”，“目前應大力爭取自由，首先是言論自由”。

11月7日，南京航空學院在教室牆壁和課桌上發現反動標語，煽動學生“造反吧”，“這世界我們無法生存”，“我們的忍耐已到了最大的極限”。並鼓動說，“快放下你們心中的課本，也丟下你們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加入我們的行列中吧，人民會感謝你，歷史會記住你”。瘋狂叫嚷“國民黨萬歲！萬萬歲！打倒共產黨！”

11月9日和16日，華中師範大學——87級學生兩次在校內舉辦“閑聊沙龍”。該校86年學潮的帶頭人之一、學生廖寶斌表現十分活躍，四次發言。他煽動說，歷史的前進總是要依靠暴力革命，依靠人民的鬥爭。波蘭的工人覺醒了，靠鬥爭取得了地位，團結工會很有力量。廖還別有用心地說，教育的危機其根源就在於社會的危機，我們現行的社會的經濟、政治以及它們的體制存在着危機。

11月12日，南京農業大學在某教室的黑板上發現署名為“民權行動黨”的反動標語，叫嚷“是多黨專政，還是一黨獨裁統治？共產黨腐敗專制統治的日子早該結束了。”

11月15日，蘭州大學哲學系3名學生在校內貼出名為《野狼嗥》的牆報。發刊詞將蘭州大學和社會比作大羊圈，將各級積極分子比作狗，稱他們自己是幾條“北方的野狼”。要“向這昏睡的荒原大聲地嗥叫，肆無忌憚地發出自己內心的呼聲”。發刊詞的作者說，“對這狗的世界充滿生理上的憎鄙和痛恨，而對這古老的大羊圈深感悲哀”，他們要“呼喚自由，呼喚民主，呼喚人性的解放和發揚，呼喚個性恢弘和伸展”，“高舉人道主義的神聖大旗”等等。他們還吹捧“劉賓雁是好樣的，他不怕說真話”，“劉曉波也是，他不迷信任何權威，勇於獨抒己見”。

12月7日，由《走向未來叢書》副主編金觀濤擔任顧問的“北京大學未來學會”，舉辦了“未來中國與世界”大型討論會。金觀濤在發言中說，20世紀“另外一個遺產是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它的失敗”。《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以一個有幾十年黨齡的“年齡最大”者的身分“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客氣了一點。”她還胡說“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是一種封建社會，它的頭子必然是皇帝”。

12月28日，《世界經濟導報》用一個多版面的篇幅發表了蘇紹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周年理論討論會”上的發言。蘇紹智說，“這十年來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不叫運動的運動，不叫學術大批判的學術大批判還是有的。最大的兩次是‘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實質上還是‘學術大批判’的翻版”。他為王若水等人因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受處理鳴冤叫屈，說他們“因‘清污’和‘反自由化’而受到不公正待遇”。他認為，“‘清污’和‘反自由化’是十年來理論界最重大的問題”。

1989年1、2月號《中國青年》雜誌先後刊登了蘇紹智的《1989

年提示我們》和《嚴家其談德先生、賽先生、洛先生與今日中國》兩篇文章。文章誣蔑我國存在着嚴重的“封建專制主義”。蘇紹智說，“在中國發展民主與科學的艱難道路上，封建專制主義始終是頭號大敵。這個舊制度、舊社會、舊道德的‘幽靈’時常在現實中徘徊游蕩，並且不斷用改頭換面的形式作用影響於我們的社會。”“事實上，封建專制主義始終作用影響於我們的社會。”蘇紹智攻擊我黨“鐵的紀律、一元化領導”等是“舊的做法”，並說“舊的做法日益變成了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的工具”。蘇紹智還鼓吹，“惟有多元化政治局面才是發展現代法制社會的有效途徑”。

嚴家其與蘇紹智緊密配合，大談甚麼“20世紀的中國，帝制的陰魂不散，誰取得權力，不僅想大權獨攬，而且想像皇帝那樣終身任職”。嚴家其誣蔑說，“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沒有得到很好的消除。”他還說，“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至今仍嚴重地束縛着中國人”，“人們仍受到各種各樣的條條框框及教條的束縛”。

1月初，香港《爭鳴》雜誌、國際人權同盟、國際特赦組織、中國海外藝術家聯盟、法中友協、《今日中國》編輯部、法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中心等聯合發出呼籲書，要求“中國政府釋放魏京生等一切政治犯”。

1月3日至2月9日，美國、瑞士等人權組織，指責我“侵犯人權”，指名道姓地要求我釋放民族、宗教方面的犯罪分子。

1月6日，方勵之發出《致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公開信》，建議釋放政治犯、釋放魏京生。

1月12日，原北京自發組織“星星畫會”部分成員在香港舉辦“星星畫會十周年畫展”，該組織頭頭王克平稱：他已寫了《重審魏京生》劇本，擬於3月份在法國上演，屆時將在海內外掀起一個釋放魏京生的高潮。

1月21日，中國科學院化學所劉小平在方勵之的支持下，召開

中外記者招待會，要在中國爭取人權。

1月28日，蘇紹智、方勵之等人在北京的“都樂書屋”搞了所謂“新啟蒙沙龍”活動，參加的除中國人外，還有一些美國、法國、意大利的駐京記者，共百餘人。方勵之在會上煽動說，“現在中國主要的是人權問題，需要行動，號召大家起來爭取人權”。方勵之說，這類集會，“對當局採取完全批判、徹底批判的態度”，“火藥味很濃”，“連開三次就要上街了”。

1月下旬，王若望聲稱，他準備在美國發起成立“中國人權保障大同盟”，爭取在國內正式申請註冊。

2月3日，“星星畫會”部分成員在北京外交公寓舉行義賣活動，為資助魏京生等罪犯家屬籌集資金。

2月4日，方勵之、陳軍（原上海非法組織“民主之聲”骨幹分子，反動組織“中國民聯”成員）等人參加在北京友誼賓館舉行的所謂“名人名家迎春聯誼會”。方勵之鼓吹，“知識分子應該成爲一個後方團體”，“希望企業家作爲中國的新生力量，同先進的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爲爭民主而鬥爭”。

2月8日，“中國民聯”成員倪育賢在美國成立了“促進中國民主化聯絡組”，準備發起十幾萬人的簽名運動，同時與方勵之聯繫，以呼應釋放魏京生。

2月13日，經原北京自發組織“今天”頭頭北島發起，由陳軍出面，聯繫了33名知名的知識分子聯合發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在建國40周年和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

2月16日，陳軍在京舉行“外國駐京記者新聞發佈會”，散發了方勵之致鄧小平及陳軍等33人致全國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開信。

2月17日，方勵之和美國的倪育賢、香港的李怡等53人聯合發起《促進中國民主改革宣言》，要求中國政府開放辦報刊，保障結社自由、民選區縣首長，釋放政治犯等，並號召開展全民簽名運動。

2月19日，陳軍召集外國駐京記者和“中國現代藝術展”部分作者集會，宣布設立釋放魏京生公開信簽名聯絡處，並策劃在工廠、學校中徵集簽名，爭取工人、學生的支持，企圖提交到3月召開的人大會議上討論表決。

2月23日，台灣《聯合報》發表《大運動的開端，大衝擊！》的文章說，“紐約發宣言，北京公開信，神州春雷動，民主浪潮湧”。

2月26日，張顯揚、李洪林（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包遵信、戈揚等42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釋放政治犯。

2月26日，美國的某些人策劃了邀請方勵之參加布什總統在北京長城飯店舉行的答謝宴會，對方勵之的公開表示支持。

3月1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同時發現《討鄧檄文——告全民書》的大字報，矛頭直指鄧小平同志。大字報胡說“黨現已成弄權謀私的必備之物”、“共產黨的政治就是空談、強權、獨裁、武斷、權大於法”；公然要求“取消黨派、解除四項原則”。

3月2日，北京大學發現題為《為中國人悲哀》的小字報，攻擊共產黨是“獨裁專制”，叫喊“打倒專制和獨裁”。

3月3日，清華大學等校收到署名為“中國民主青年愛國會籌委會胡子駿”的《致廣大青年學生的一封信》。信中胡說“在今天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同樣是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煽動青年學生“在愛國主義民主戰士方勵之的領導下，參加到‘民主、自由、人權’的激流中去”。

3月8日，北京大學等校貼出許良英（中國科學院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方勵之密友）等42人《致趙紫陽總書記、萬里委員長、李先念主席、李鵬總理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國務院的公開信》。《公開信》要求“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

3月24日，北京大學等校貼出了戴晴（《光明日報》記者）等42人致七屆人大二次會議的公開信。戴晴等人在公開信中說，“值此國慶40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我們籲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按照建國以來的慣例大赦在押人員。前不久一批中國知識分子籲請釋放魏京生等人，我們認為他們的請求是符合憲法、表達了民意的。在此，我們再次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考慮這一要求。”

3月29日，北京大學等校張貼了方勵之給香港《明報》寫的《中國的失望和希望》等文。方勵之誣蔑“40年的社會主義歲月，是令人失望的”，“40年的失望，根源就在40年的社會制度本身”，宣稱要採用“聯誼會、討論會、俱樂部等等”形式，起着“壓力集團的作用”，“促使當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改革”。

4月3日，北大歷史系學生王丹貼出大字報，稱：幾個學生為紀念“五四”，實現蔡元培遺願，要成立“民主沙龍”，卻受到北京市委和學校、系裏的干涉和壓制。王丹叫嚷，要排除學校的干涉和阻力，北大塞萬提斯銅像前應成為民主討論的基地。王丹還事先通知一些港澳記者，企圖借海外傳媒給學校施加壓力。大字報貼出後，七八名港澳記者到現場照相、錄音。

4月5日，王丹不顧學校的勸阻，在塞萬提斯像前舉辦“民主沙龍”。王丹等人提出“要實現蔡元培的願望，把北大建成推行政治民主化的特區”。李淑嫻也再次跳到前台，明確表示要親自出馬，“登門拜訪校領導”，使“民主沙龍”合法化。這次集會，又有十多名外國及港台記者到現場採訪、錄音。

4月6日，北京大學貼出《時代的召喚》大字報，提出了“社會主義向何處去，它還有沒有存在的合理性”和“馬列主義到底還適合不適合我國的國情，該用甚麼樣的哲學體系去取代它”的問題，公然鼓吹“就經濟體制來說有一條出路”，即“建立個體制或者私有制”。

4月13日，北京和外地許多高校收到署名“（廣）西大（學）

學生會”的《告全國大學生書》。文章蠱惑煽動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五四’即將來臨，屆時讓我們高舉胡耀邦的畫像和‘民主、自由、尊嚴、法制’的大旗，隆重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像70年前的青年學生一樣，走向街頭，走向廣場”。

同日，王丹等4人攜帶《新五四宣言——代發刊詞》傳單進入北京大學校園。《宣言》稱：

“中國的改革走到了今天，已走過了太多的路口。”“現實還是把我們拋向了又一個抉擇的路口：是返回到舊體制中去繼續忍受黑暗和愚昧，還是邁向一個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世界？”

“現在至少我們已經可以認識到，做出這個抉擇的權力根本不屬於任何一個政治利益集團，不屬於任何一個政府，更不屬於任何一個領袖。這個抉擇權應當屬於大家，屬於人民！”

“70年前，中國漫長黑夜的天空中開始閃現出普羅米修斯精靈，民主與科學——這一口號激蕩了千萬顆年輕的心”；“70年後，精靈在翱翔，呼喚仍在激蕩。要民主還是要專制？要科學還是要愚昧？要富強還是要落後？面對這個亘古的選擇，40年來的坎坷風雨，迫使我們從麻木中清醒”。

“撞擊就是希望！

希望會迎來黎明的曙光！”

王丹等人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想想，早在一年前就開始付諸行動了。1988年5月4日，以王丹等人為骨幹、以傳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聚集所謂“民主力量”為目的的“民主沙龍”，在北大塞萬提斯像前開始了第一次活動。方勵之、李淑嫻雙雙到場，發表煽動性演講。同時，北京“高自聯”頭頭劉剛主持開辦了“圓明園沙龍”。據不完全統計，從1988年5月4日至1989年5月12日，共舉辦了17次“民主沙龍”，主要由王丹等人主持，方勵之、李淑嫻充當“高參”。一些頑固堅持資產階

級自由化立場的人紛紛到會發泄不滿，煽動學生鬧事。“民主沙龍”的組織者和積極參加者，如王丹、劉剛、封從德、楊濤、熊焱、郭海峰等在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中都成爲臭名昭著的“高自聯”的頭目和骨幹分子。確鑿的事實表明，方勵之、李淑嫻、王丹等人賣力地搞“民主沙龍”，就是要爲日後制造動亂，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制造輿論，網羅人馬，進行思想和組織的準備。

近年來國內外政治勢力的一系列活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對廣大高校學生產生了嚴重影響。1989年4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五校對師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態度的調查結果表明：學生中傾向於一黨多派、兩黨輪流執政和多黨制的佔50.2%；21.8%的人否定社會主義這種社會形態；12.3%的人根本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

總之，在極少數數人的策劃、組織和煽動下，1989年4月15日前夕已經形成了一個“山雨欲來”的政治氣候。在胡耀邦同志逝世後，他們伺機呼風喚雨，在“五四”之前掀起一場政治風波。難怪香港《明報》1989年4月21日載文說，中國知識分子“精英階層”“早已在醞釀於‘五四’運動70周年紀念日採取大規模的行動表達對當局的不滿。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則猶如裝滿火藥的桶裏扔了一根火柴。”

二、風波驟起（4月15日至4月25日）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一場來勢凶猛的學潮就在北京和其它一些地方的高校爆發。從一開始，這場學潮就被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引向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一些報刊輿論推波助瀾。海外敵對勢力也遙相呼應，紛紛插手。他們提出的要求主要是：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4月15日下午起，北京等地高校開始出現悼念胡耀邦同志和惡毒攻擊黨和政府，攻擊社會主義的大小字報、傳單、標語、口號和輓聯等。

4月16日起，北京、上海等地一些高校學生未經批准，連續舉行非法遊行。

4月18日白天，在人民大會堂前發生靜坐請願。18日、19日夜至翌日凌晨，連續發生聚眾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新華門事件，要求李鵬出來對話並答應他們的請願條件。這暴露了動亂一開始就把矛頭指向李鵬同志的叵測居心。

4月20日，北京大學一些學生非法成立“團結學生會”（後改名為“學生自治會”）。4月21日，北京部分高校學生成立“高校行動委員會。”4月23日，成立“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後改名為“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這些非法組織，向民主選舉產生的合法組織學生會、研究生會“奪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一些學校少數學生還不顧法紀、校規，搶佔學校廣播台。由於各高校幹部、師生的堅決鬥爭和積極疏導，他們的目的沒有得逞。隨後，一些非法學生組織擅自架設高音喇叭進行蠱惑宣傳。這股風迅速波及到其他地方高校。

爲了挑起動亂，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竭盡造謠惑眾、煽動不滿情緒之能事。胡耀邦同志逝世當天，就有人造出“李鵬在政治局會議上大罵胡耀邦”，“胡耀邦是被氣死的”謠言；4月19日夜，北京師範大學一女學生在參加晚會返校途中，被無軌電車撞傷後死亡，就有人造出“共產黨的軍警開車軋死遊行學生”的謠言；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幹警奉命將衝擊新華門的學生強行帶離現場，又有人造出所謂“4.20血案”的謠言；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會後，有人精心策劃了一場以“李鵬同意接見廣場的學生”謠言爲序幕的，三名學生“哭跪請願、拒不接見”的丑劇。煽動廣場上數萬學生的強烈不滿，進而造成北京6萬大學生和天津部分高校學生罷課。這些謠言迅速傳播到其他地方。北京一些高校學生還到上海、天津、武漢、南京、長沙等十多個城市的高校進行串聯。（港台及海外對上述事件的報導詳情見後）

在這段時間，一些社會渣滓趁機泛起，先後在西安、長沙製造打砸搶燒事件，個別大學生同流合污。（香港明報出版的《悲壯的民運》[以下簡稱《悲》]報導，西安的事件中有30多名學生及100多名公安受傷；長沙的事件中近100暴徒被拘留並帶離現場審查，結果證實其中沒有學生。）

各地黨委和政府、各高等院校根據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指示精神，做了大量艱苦的疏導工作，但未能奏效。一場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風波驟起。至4月25日已波及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在16個城市有80餘所高校的學生約15萬人次上街遊行。

4月15日

7時許，胡耀邦同志因病逝世。（台灣時報出版《北京學生運動五十日》[以下簡稱《北》]（台）報導胡耀邦是因突發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於15日早上7時53分病逝於“北京醫院”。）

13時30分，北京大學開始出現“耀邦同志永垂不朽”、“英靈永存”等輓聯、標語、大字報，不久即出現發泄不滿情緒及攻擊黨和政府的內容，如，“不該死的死了，該死的卻沒有死。”貼在北京大學的一張無署名的大字報稱：“政府無能、社會腐敗，政治專制、知識貶值”，“要求撤換無能政府，推倒君主專制，建立民主政治。”

15時以後，在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6所院校陸續出現悼念性的大字報、輓聯。

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在聯播時間，先後播出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消息。

19時，北京師範大學出現一批抄自北大的大字報、輓聯，其中有：“耀邦已死，左派又榮，提醒國人，勿忘抗爭”，“民主必戰勝獨裁”等等。

當晚，北京大學出現的大字報增至80餘份，引起北大許多師生圍觀。一張署名“北大部分師生及校友”題為《呼籲》的大字報提出要求：“1.按最高規格料理耀邦同志喪事；2.盡快出版耀邦同志著作；3.公開澄清加在胡耀邦同志身上的不實之辭。”

北京市各高校根據北京市委的要求，對學生的悼念活動進行引導，防止有人借機煽動鬧事。

4月16日

北京有17所高校出現輓聯、標語、大小字報約500餘份。其中屬正常悼念胡耀邦同志的佔80%；發泄不滿的佔10%；攻擊黨和政府，煽動鬧事的約佔10%。北京大學出現的題為《猛回頭》的大字報提出：“耀邦逝世是時候了，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我們主張：實行普選，實行議會民主制度，修改憲法，確立議會民主，嚴格執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中國人民大學出現題為《哭耀邦》大字報，對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了逐個點名的人身攻擊。中央民族學院貼出無標題、無署名大字報影射

鄧小平同志“垂簾聽政。”

在天津的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校也出現一批輓聯、標語、大字報。晚，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約千餘名學生在校內集會，並在學校周圍的街道遊行，唱着《國際歌》，呼喊“沉痛悼念耀邦”、“要民主、反獨裁”等口號。

在上海的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校出現輓聯、標語、大字報。晚，復旦大學、同濟大學兩校約300餘名學生在校園周圍街道遊行，呼喊“要民主、要自由”口號。

西安、湖南、南京、合肥等地一些高校也出現輓聯、標語及大小字報。西安交通大學等校有大字報稱：“天昏地暗人悲，嘆壯志難酬；計盡血枯聲竭，哭忠杰又亡。”湖南湘潭大學一幅輓聯上寫着：“悼念胡總書記，討伐封建專制主義，弘揚民主、科學精神。”

4月17日

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長沙、哈爾濱、大連、合肥、成都等地開始或繼續出現輓聯、標語、大小字報。一改15日、16日的情況，大部分輓聯、標語、大小字報的內容是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煽動鬧事等。其中，有的大字報公開提出“打倒腐敗政府”，“打倒官僚政府”。北京師範大學貼出署名“師大新聞系”的無標題大字報，攻擊“小平主國，手握大權”，鼓動“抓凶手”。北京理工大學貼出無署名大字報稱：現在是“舉國若狂，隱憂何極！醉心權力之病已深入膏肓”，“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復旦大學出現一幅標語，公然稱：“四項原則是禍國之源，民主自由是興邦之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現署名為“北大、清華、人大、師大部分師生”的《幾點建議》，主要內容是：輓聯、花圈向天安門廣場集中；成立北京學生治喪委員會；廢除專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對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誤做出檢討，責任者引咎辭職等。有人在《建議》上批注：“邀請國民黨回

大陸建立兩黨政治”。

今天的《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顯著位置，刊登一幅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有悼念胡耀邦同志花圈（當時花圈共有5個）的照片。在高校許多師生中造成“到天安門悼念胡耀邦是政府提倡”的錯覺。

13時，中國政法大學約600餘名（《悲》報導為500名；美國出版吳牟人等編的《八九中國民運紀實》[以下簡稱《八》]報導為700名。）研究生、青年教師抬着自製花圈，放着哀樂，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學生剛到達廣場，美國《芝加哥論壇報》、《華爾街日報》、英國《獨立報》、香港《南華早報》等報社的十多名記者便上前拍照、錄相、錄音採訪。事後，約有60餘人到胡耀邦同志家中慰問。

下午3時許，北大歷史系學生王丹在校內募捐530元買了花圈，組織40餘人送至天安門廣場，並到胡耀邦同志家悼念。

24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約2000多名學生（香港星島日報出版的《北京學運——歷史見證》[以下簡稱《北》]、香港文匯報出版的《血洗京華實錄》[以下簡稱《血》]、台灣聯經出版的《天安門一九八九》[以下簡單稱《天》]三書都報告為6000名。另《北》（台）報道，約2萬名學生（包括清華大學）及群眾從晚上十點在北京街頭遊行，企圖進入天安門廣場遊行致送花圈和輓聯，在中南海附近被公安人員攔截。）從各校出發，匯集並遊行到天安門廣場。他們沿途呼喊“反對專制”、“反對獨裁”等口號，並有人唱着“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的小調哄鬧。

上海。復旦大學2000多學生走出校門，衝進同濟大學，兩校學生共約6000餘人匯合後向市區行進。後，華東師範大學約1000多人加入遊行隊伍。途中，經各校幹部、教師做工作，多數學生返回學校。但仍有1000多學生到達市政府門前，他們打着“斬奸除霸”的橫幅，唱着《國際歌》，呼喊“爭取民主”、“打倒官

僚”等口號，要求市政府領導接見。

天津。南開大學約300餘名學生擠壞天津大學大門，湧進校園呼喊口號，起哄，引起數千人圍觀。同時，南開大學校內出現大字報稱：“行動缺少一個組織，少幾個領袖”，“要深化悼念活動”。

湘潭。23時，湘潭大學約1000多學生上街遊行至湘潭市政府門口，有人唱着《東方紅》，有人呼喊“打倒鄧小平”、“鄧小平下台”、“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等口號。

西安。22時，西安交通大學約1000多學生上街遊行。有500多學生衝進省政府大院，呼喊“要民主、要自由”、“反對專制獨裁”等口號，要求省政府領導答應在陝西公祭胡耀邦同志。經各方面疏導，學生於次日凌晨散去。

4月18日

凌晨，北京大學等校遊行隊伍的多數人離開天安門廣場返校。但仍有200餘學生留下。北京大學歷史系88級學生王丹、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前演講，提出了事先與李淑嫻等人商議過的9條要求，內容是：

1. 正確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胡耀邦提出的‘寬鬆、民主’的主張。
2. 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為在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
3. 修改憲法，取消反革命罪。
4. 公佈國家領導人的年薪收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實行全民信任投票。政府應提出任期目標，實現不了的應自動辭職。
5. 允許民主辦報刊，新聞自由，限期解除報禁。
6. 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7. 釋放政治犯，反對以言定罪。

8. 保證人民生活水平穩定提高。

9. 正確評價這次悼念活動，並公佈學生的要求。

清晨，學生們被鼓動到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向人大常委會遞交“請願書”。人大常委會的工作人員接受並答應負責轉交他們的“請願書”。

7時30分，王丹見靜坐的人越來越少，就給李淑嫻打電話求救。事後，王丹傳達了李淑嫻“一要堅持，二要把請願書遞交人大常委”的兩點指示，李淑嫻則馬上在北京大學貼出題為“天安門前傳來的電話”大字報，“希望學生去聲援”。

8時，黨中央、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負責同志邀請王丹、郭海峰等學生代表進入人民會堂，並接受了“請願書”。王丹從人民大會堂出來後宣稱：這次對話不能令人滿意，煽動要求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出來對話。有關工作人員向（《北》（台）報導此為中共“人代會”的聯絡室負責人）他們解釋，委員長出面要有一定程序。王丹又要求人大常委會委員出來對話。在王丹的煽惑下，有100多學生在人大會堂前靜坐不退。

同時，中國人民大學貼出以“請願行動委員會”名義寫的“請願十條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貼出《告全體同胞書》。提出了與王丹宣佈的9條相同內容的要求。

14時，中央民族學院、北京經濟學院等校1000餘名學生舉着旗幟、抬着花圈遊行到天安門廣場，並到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聲援北京大學學生。中央民族學院遊行隊伍所打出的橫幅是：“公開評價耀邦功過”，“公開耀邦辭職真相”。

北京市各高校黨組織認真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告訴大家當前壓倒一切的是穩定，引導正常的悼念活動，防止借題發揮，搞打砸搶的破壞活動要嚴格制止。

17時30分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劉延東、全國人大代表陶西平、宋世雄等同志接見了靜坐的學生代表。王丹等人將早晨所提出的9條要求改為7條，用“首都高校部分師生”的名義，寫成

《致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的“請願書”遞交給劉延東等同志，但是，靜坐的學生仍未撤走。

21時，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校約1000餘名學生舉着“中國魂”巨幅橫幅的花圈遊行至天安門廣場，與在人大會堂前靜坐的北大學生滙合。這時，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圍觀群眾達5萬餘人。（《悲》報導為下午超過3萬；《北》（台）報導至午夜為止人數近3萬；《北》報導為4萬。）

22時50分，廣場上的學生及圍觀群眾約2000餘人（《悲》報導為約1000人）向新華門聚集，他們高聲呼叫，要求與李鵬同志對話。並以王丹提出的7條要求的基本內容，作為請願的內容。新華門前秩序一片混亂，長安行街的交通受阻。

上海、天津、西安、成都、重慶、南京、合肥等一些城市的高校出現了措辭激烈的攻擊黨和政府的大字報。復旦大學貼出一張題為《革命不是起哄》的大字報，稱“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為現行的專制和高壓感到壓抑，憤怒，……我們要求政府答應我們的要求，重新評價86年學潮，為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恢復名譽；2.重新評價胡耀邦任總書記期間的偉大功德，並追任耀邦同志為終身總書記，3.新聞界實行言論自由、公開兩會具體內幕，為持不同政見者留一席之地”等等。南開大學貼出署名“新‘五四’綱領起草組”的題為《新五四綱領》大字報，全文如下：

“一、擁護改革開放，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

“二、改革人大選舉制度，提高人大代表政治活動素質，人大代表化，擴大政協權力，使成為中國的‘參議院’。

“三、竭力支持和強大第二大黨——民盟的勢力和地位，通過壯大改良，促使代表民主科學的民盟為一個能產生足夠抗衡力的政黨。

“四、確立知識分子在國家領導階級中的主導地位，實行英才領導。

“五、李鵬辭職以謝天下，因其不才、不力、保守。”

“六、允許公開研究和討論現有中國政治和權力問題。

“七、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除黨報、黨刊外，將對全國各報刊的直接領導改為通過立法監督的間接的領導。除了違反法律和有損人類尊嚴、人類生存和有害人類環境的思想外，允許新聞界自由引進世界各國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著作。

“八、對官倒的整頓公開化，允許新聞自由報導此類情況。

“九、對1986年學潮和所謂‘自由化’進行重新評價，共產黨對當年的鎮壓和‘反自由化運動’公開道歉，為方勵之、劉賓雁平反。

“十、特赦政治犯——那些在不同時期由於民主自由活動及持不同政見而依然在獄的政治犯立即釋放。

“十一、將共產黨的各大學的領導降級為派駐監督，通過立法使大學成立獨立自主、學術自由的文化科學聖地，永遠免遭政治獨裁、愚昧偏見的衝擊。

“十二、取消大學的必修的政治思想課。

“十三、母國光立即辭職（為使其能集中精力搞科研）。換一個思想活躍、社會活動力強、進步、開明的校長。”

還有一份署名為“南開大學”的《告全國青年學生書》的大字報貼在北大，稱：“中華民族仍然舉步維艱，貧窮遍地，豺狼當道，精英毀棄，獨裁專制，無民主、自由立錐之地”，“青年們：再也不要猶豫、徬徨，再也不要瀟灑和感傷，沒有甚麼好等待的了，行動起來吧”。並提出：“各校成立學生自治會，全國成立學生自治聯合體”，還要“成立修改憲法研究會，去除憲法中為全國人民所深惡痛絕的‘原則’和‘堅持’”等等。

西安交通大學的2000餘名學生在校內集會，有的學生公開發表反動的煽動性演講，號召成立“民主與科學大學生同盟

盟”。13時，西安交通大學、西北政法學院等校1000多人衝進省政府大院，其中200多人衝進辦公大樓。14時，經疏導離開省政府大院。

國家教委向部分省市的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通知。《通知》說：“廣大群眾對耀邦同志表示懷念、哀悼，一些學校在群眾有要求和保證大學工作正常進行的條件下，在校內進行了形式不同的悼念活動，這都是正常的。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況和苗頭。少數人由於對當面臨的一些問題不滿意，想借機發揮，需要進行細致的思想工作，加以引導。也有校內外個別別有用心的人想借此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對此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對於北京發生的事態，窺測已久的國外和境外的各種勢力紛紛插手。當天，“中國民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集會，劉賓雁、陳軍等百餘人到會，會上有人提出“不信馬列，反對中共”。一台灣人叫嚷“必須推翻共產黨的殘暴統治。”到會者認為：北京學生上街，“中國大有希望”，要加強與大陸學生聯繫。同時，陣軍、胡平、劉曉波等11人發表《改革建言》，提出從憲法中取消四項基本原則。

4月19日

凌晨，聚集在新華門前的學生和圍觀者不斷呼喊“我們要見李鵬”等口號，並手挽手6次衝擊新華門。有些人不顧武警的攔阻，扔汽水瓶子和鞋子。有一武警戰士被打傷。凌晨4時2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現場廣播了《通告》，指出：“近幾天來，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借廣大群眾進行悼念活動之機，散佈謠言，蠱惑人心，張貼攻擊、謾罵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更爲嚴重的是，他們在4月18日晚，公然煽動少數人衝擊中南海，打傷維持秩序的警衛戰士，提出種種與悼念活動無關的無理要求。這些人的所做所爲，已不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而是蓄意制造和挑起事

端，企圖轉移悼念活動的正確方向。”《通告》說：“悼念活動主要應當在本單位內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北京是黨和國家領導機關所在地，每個公民都要自覺地維護黨政機關的正常秩序，維護首都交通。生產、工作、學習和生活的正常秩序。絕對不允許任何人借悼念活動之機，進行搗亂和破壞，對那些搞打、砸、搶、衝、燒的違法犯罪分子要依法嚴懲。”這時人群開始疏散。5時許，剩下的200餘人在限時撤離的通告發出和武警到場執勤後，自動散去。（《悲》報導，凌晨1時至2時，新華門外人數已近萬，隨後因人群推擁，秩序混亂，警民發生衝突，事後學生方面指責武警打人並謂多名學生被毆受傷，1名學生被捕，而官方則謂有人向警方擲玻璃瓶而造成混亂，1名警員被玻璃碎片割傷。事件中，香港《快報》一何姓攝影記者被警察拉走及拆去菲林，至晨3時方允離開現場，當時該名記者身上有皮外傷。）上午，北京大學王丹等人給各地一些高校學生會發電報，稱22日要在北京各主要街道遊行，要求各地高校學生屆時也組織遊行，以呼應和聲援。

下午，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化工學院、北京郵電學院、北京交通大學等十幾所高校近萬名學生分別遊行至天安門廣場。中央美術學院200餘名學生抬着胡耀邦同志約2米高的巨幅畫像來到天安門廣場，並將畫像放置於人民英雄紀念碑上。

《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在北京召開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嚴家其、蘇紹智、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陳子明及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的劉銳紹等，座談會由戈揚主持，他們議論的中心有兩個，一是為胡耀邦“平反”；二是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翻案。他們還明確表示支持學生的遊行示威，說甚麼由此“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

21時，天安門廣場聚集學生和圍觀群眾數萬。（《悲》報導為10萬人；《八》報導“有人粗略估計說達5萬人以上。”）紀念碑

周圍有人高聲演講，主要內容是：“披露胡耀邦辭職真相”，“要民主，要自由。”入夜人群開始散去。有數千學生和圍觀群眾擁到新華門前靜坐、演講。

一些出謀劃策的大字報紛紛出籠。中國人民大學校園裏貼出了署名“北大、人大、清華部分教師”的《告同胞書》，稱：“困難時刻，熱血青年在沸騰，但無組織的行動將會一事無成，你們必須在法律的保護下，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地行動，必須將同學們組織起來，走向工廠、街頭，喚起工人大哥和群眾的支持和參加，要有拋頭顱、灑熱血的‘五四精神’，為民主、自由，為中華民族之存亡獻身！”還有大字報提出，“當務之急，乃是擴大宣傳效果，不再是悼文”，“要明確目標，不可四面出擊”等等。中國政法大學貼出無署名大字報《我們的要求——告全國人民書》，清華大學貼出署名“馮小衛”的《我們的目的、口號》，北京醫科大學貼出無署名的《知識分子宣言》等等，提出了一些綱領，核心的問題是：“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平反”，“要民主、要自由”。

23時許，北京大學的王丹在校內三角地召集約300餘名學生參加“民主沙龍”，討論建立“團結學生會”問題。清華大學的2000餘名學生在校內聚會。

當晚，南京大學1000餘名學生抬着花圈和橫幅遊行至南京鼓樓廣場，一些學生呼喊“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打倒官僚”、“打倒獨裁”等口號。同時，武漢大學等校500餘名學生舉着火把和花圈走出校門，呼喊“悼念胡耀邦”、“打倒官僚”、“民主萬歲”等口號，遊行至武昌火車站。在車站發表演講後，學生返回學校。上海、西安、合肥等地均有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其中，安徽大學300餘名學生遊行至省政府前呼喊“要民主。要自由”等口號。

4月20日

零時許，王丹在北京大學三角地的“民主沙龍”上宣佈，建立“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廢除現有的北京大學學生會。籌委會的7名成員為：丁小平、楊濤、王丹、楊丹濤、熊焱、封從德、常靜。籌委會下設：宣傳部、工農部、糾察部、聯絡部、理論部、後勤部等8個部。籌委會宣佈：從4月20日至5月4日，由籌委會領導一切學生運動，以後還要成立新的學生會和研究生會領導自發的校園民主運動，成立聯合全國高校的“團結協會”。籌委會還宣佈了基本綱領：

- 1.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
- 2.徹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
- 3.要求言論、出版自由。
- 4.強烈要求廢除遊行十條。
- 5.要求懲辦元凶。
- 6.要求新聞界公開報導學生運動。
- 7.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公佈自己的收入和家屬收入。
- 8.釋放魏京生。
- 9.要求就政策上的失誤向人民檢討。
- 10.科學理順物價。
- 11.強烈要求鄧小平具體回答十年改革教育失誤的原因。

會後，“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發出《告北京高校書》，倡議“各高校能代表學生的民主團體選舉代表共同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請願活動協調會’，統一領導北京各高校學生的目前已有很大聲勢的自發活動”。

1時，清華大學約2000餘名學生來到北大圖書館前，與北大部分學生會合。北大一學生稱：“金觀濤讓我替他說三點意見：①現在形勢很好；②北大、清華的學生要聯合行動；③要採取非暴力行動”。會後，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的一些學生約定第二天中午互派代表在清華商討聯合行動問題。

3時45分，新華門前開始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希望圍觀的人提高警惕，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離開現場。並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數人，如果繼續一意孤行，一切後果由他們自負。4時許，公安幹警、武警戰士在新華門前清場，將廣播公告後仍留在新華門前的100多名學生強行帶上公共汽車。其間，一些學生將汽車玻璃打碎，還有一名女生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悲》報導：下午2時30分，武警衝入人群中使用警棍、銅頭腰帶和大頭皮鞋驅趕群眾，群眾則對武警投擲玻璃瓶。混亂中，有百餘學生受傷，同日稍後，新華社報導有4名警員被打傷。衝突發生後，大部分群眾匆忙逃走。但仍有300多名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不肯散去，並高呼“愛國無罪”、“民主萬歲”等口號。3時以後，武警將學生強制拖走，稍後消息稱，最少有兩名學生被捕。清早5時，新華門前恢復平靜。）

13時，北京師範大學吾爾開希在校內“3.18”紀念碑前演講，散佈“4.20”血案的謠言，煽動學生遊行。

15時，北京師範大學出現署名為“中國政法大學全體同學”題為《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的傳單，歪曲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王志勇被打真相。編造“4.20”慘案，稱“警察不問青紅皂白，拳打腳踢，蜂湧而上”，“其他高校的學生也遭到無辜毆打，連女同學也未被放過”，煽動學生在21日、22日罷課，要求“懲辦元凶”。

19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出現題為《新華門血案》、《血》、《“4.20”慘案》等大字報，稱“武警戰士和公安幹警對請願學生大打出手，學生多人受傷”呼籲“同胞們行動起來”，“揭露警察暴行”。中國政法大學還有人掛出在前門附近被人打傷的一名學生的“血衣”，“控訴警察暴行”，進行煽動。

中午，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清華大學等校數千名學生走出校門，上街遊行，途中

遇雨，一些學生返回學校。北京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約有1000多名學生冒雨行進到天安門廣場。北大學生舉着的標語是：“和平請願”、“反對官倒”、“反對暴行”等。（《悲》報導，遊行於下午開始，天黑後，天安門廣場人群散去，北大5000多名學生於晚上9時決定回校，沿途有公安警車開路，學生也組織糾察隊，防止外人混入隊伍製造事端。）

17時，南開大學出現題為《臨時學生會公告》的大字報，要求學生自薦簽名，組織臨時學生會，同時，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師範大學等校一些學生在南開大學宿舍聚會，宣佈成立“臨時學生會”，又稱“新覺悟社”，並提出了“十條臨時綱領”。其主要內容為：重新制定憲法；鄧小平停止垂簾聽政；全面否定反右運動；釋放魏京生，為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平反；言論、出版自由等。

17時至19時，浙江大學與杭州大學約1000多人上街遊行；南京大學1000多名學生打着“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的橫幅，呼喊“打倒官僚”、“還我民主”等口號遊行至鼓樓廣場；武漢水電學院300餘名學生打着“反對專制”、“反對官僚”等標語上街遊行，沿途不斷加入學生，加上圍觀者，人數達5000人左右。

國家教委向部分省、市、教育部門和委直屬高校發出通知。通知說：“為了按中央部署做好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工作，穩定高校局勢，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要注意，“對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學校黨委必須加強組織領導。要主動地組織校內悼念活動，動員黨員、教師深入班級做好教育工作，引導大家學習耀邦同志有關青年問題的論述。對學生中的一些意見和怨氣，要及時疏導；對錯誤言論，要旗幟鮮明地予以駁斥；對個別煽動鬧事的人，學校領導要找他們談話，嚴肅指出他們的錯誤”，“要維護學校正常的教學、生活秩序和悼念活動的秩序。學校要加強內部管理，教育學生遵守紀律，特別是要求黨團員發揮模範作用。要加強校內治安管理，並密切配合公安部門搞好社會治

安。”“對北京少數人衝擊中南海新華門，北京市政府爲了維護交通和政府機關正常工作，依法採取了必要的疏散措施，沒有抓人，執行任務的武警未帶警棍、未着皮帶。要估計到有人會借此造謠、注意組織學生學習新華社評論員文章，教育他們不要輕信謠言。同時要堅決勸阻學生進京。”

同時，轉發了《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

4月21日

凌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一些高校出現題爲《罷課》的大字報。大字報稱，“爲抗議軍警對群眾和學生的殘酷毆打而罷課”，並要求“新聞公正報導事件真相，嚴懲凶手”。北大、人大等十幾所高校多數學生沒有上課。

上午，北京大學三角地出現一批關於籌劃下一步行動的大、小字報。在題爲《論策略》的大字報中，有人提出“要堅持非暴力原則；堅持高校聯合行動；利用各種新聞媒介，爭取市民支持”。王丹貼出題爲《社會主義的希望之星在東歐升起》的大字報，稱，“1956年之春的新鮮氣息在東歐再度洋溢”。讚揚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正式承認匈牙利事件是“真正的人民起義”，並正式確立了多黨制，明確政治體制多元化的目標；讚揚波蘭團結工會得到承認，並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行動。王丹預言，“在中國不久的將來將一步步走入東歐現在發展的道路”。

從上午開始，一些高校陸續出現了當天成立的“高校行動委員會”的通告，煽動各校學生於晚10點遊行至北京師範大學，參加誓師大會，並要求參加者穿球鞋，帶足水和乾糧。同時，提出“再看耀邦一眼”、“爲耀邦送行”、“政治公開”、“政治平等”等口號。

北京師範大學出現署名“吾爾開希”的《通告》，提出：“1. 廢除學生會、研究生會的一切權利；2. 參加北京高校臨時學聯；

3. 自4月22日起，全校宣佈罷課，停止一切考試；4. 今晚10點各高校在我校誓師，我校同學務必參加，並準備麵包、汽水慰問高校同學”。在另一張署名“中華青年民主促進會”的《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大字報中有人提出：“中共無力領導現代化國家，只有答應七條，打破一黨專制，才是唯一出路”。

北京一些高校出現非法學生組織：清華大學的“社會主義民主進步領導小組”、北京外語學院的“北外聲援委員會”、“中華知識分子聯合會”、“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等等。

下午，北京大學出現題為《教師緊急呼籲》的致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聯名公開信，陳鼓應等143名教授、學者簽名。信中呼籲：堅持協商對話原則，恢復和發揚三寬（寬鬆、寬容、寬厚）精神，不允許對學生施加暴力。

18時左右，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貼出由包遵信、北島、蘇曉康等47名作家、學者簽名的《致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公開信提出：“學生在悼念活動中提出的要求有：一、繼承耀邦遺志，加快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二、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消除各級權力機關中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解決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三、切實解決當前各級政府的普遍存在的軟弱低效狀態，實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的目標責任制，不能以集體負責等任何借口推卸個人責任。四、實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確保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公開信稱：“我們認為，學生的上述要求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對於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境，收拾民心、共渡難關，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等等（《悲》報導，該等學者前往南海遞交請願信，但中共中央拒絕接信，有人更將請願信擲落地下，有4位遞信代表被扣留達40分鐘。代表後轉向人大常委會辦事處遞交了請願信。）隨後，北京市其它高校也出現這封簽名信。

20時前後，北京近20所高校4萬餘名學生舉着旗幟、標語，呼喊“打倒官僚”、“打倒腐敗”等口號，先後走出校門。22時許，遊行隊伍在北師大稍作停留後，向天安門廣場行進。24時許，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外。此時，廣場約有萬餘名學生，加上圍觀群眾有數萬人。（《悲》報導，中午時人數已達10萬，入夜達20萬，並稱甚至有估計為40萬者；《北》（台）報導為15萬名，《血》報導，10萬人通宵聚集天安門廣場，違抗北京市政府的清場通告。）一些學生宣佈，要佔據廣場，堅持到開完胡耀邦同志追悼會。

16時許，南開大學40餘人的“學生請願團”到京，北京大學等校百餘名學生到北京車站迎接，打着標有天津南開請願團的橫幅進入天安門廣場。（《北》（台）報導有數名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到達廣場，這是第一批來自外地的大學生參加天安門的追悼活動。）

21時，西安交通大學、西安工業大學等校的3000餘名學生舉着旗幟、標語遊行至新城廣場，引起近2萬群眾圍觀。一些學生衝擊了省政府、省委大樓。

24時，蘭州大學2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打倒官倒”、“民主萬歲”等口號。其中，有500餘人到達省政府門前。

21日的《工人日報》發表題為《重要的是贏得民心》的文章，稱“不管他的職位有多高，權力有多大，能否為人民所擁護，能否留芳百世，還得看他是否得人心。”這天的《工人日報》在北京街頭廣為張貼。

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湖北等地教育部門和高校普遍加強了工作，努力使波動的局勢穩定下來。許多學校召開了師生骨幹會，要求引導學生在校內組織追悼活動，不要上街，在校內出現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字報，要予以處理；對各種集會上出現的反動言論要出來反駁、制止。中國人民大學向全校師生宣佈四條決定：1.支持師生正常的悼念活動；2.堅決反對超出悼念

活動範圍的違法言行；3. 活動不得影響正常的教學、工作、生活秩序，凡違反教學紀律的要按有關規定處理；4. 加強門衛管理，禁止校外人員進校張貼大字報。

4月22日

10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北京40多所高校的約2萬餘名學生事先強行佔據天安門廣場。（《悲》報導為20餘萬；《八》中法新社和美聯社消息，也是估計為20餘萬。）黨中央、國務院出於對廣大青年學生的愛護，採取了十分克制的態度，沒有按慣例清場。經治喪辦公室工作人員與學生代表協商後，學生退到天安門廣場警戒綫以東，治喪辦通過廣場的音響設備為在廣場的學生播放追悼會實況。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證了追悼大會的順利進行。

11時，追悼會和向遺體告別結束。佔據廣場的學生圍向人大大會堂東門，高喊“李鵬對話”的口號。此前，已有人在學生中廣為散佈，追悼會後“李鵬要和學生見面”的謠言一場事先策劃的陰謀開始出台；11時45分，隊伍中走出3人，高舉“請願書”在人大大會堂東門前跪下，要求見李鵬。（兩人是吾爾開希、郭海峰，另一人待查。）“請願書”的內容是北京大學學生王丹18日在人大大會堂前提出的7條要求，治喪辦的同志表示可以轉交，他們執意不交，非面見李鵬同志不可。30分鐘後，3名學生回到學生隊伍，並大肆煽動對黨、政府和李鵬同志的不滿情緒。

13時，佔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開始離去。返校後，各校部分學生大肆渲染“哭跪請願、政府不理”的丑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外語學院等校貼出大字報，聲稱“要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北京師範大學一張署名“一愛國者”的題為《眾目睽睽的欺騙》的大字報稱：“既是人民，為何如此懼怕同學生對話，連手接學生請願書的勇氣都沒有……鑒於對學生運動的不理睬，鎮壓立場，北師大、北大、清華、南

開、北航、理工大、北郵、鋼院、中科院、政法、音樂學院等十多所高校決定統一罷課，直至政府接受十條。”清華大學出現以“物理系學生會”名義貼出的標語稱：“今日人民大會堂前最可耻的一幕，強烈要求罷課抗議。”北京外語學院出現未署名的《告同學書》，稱：“北京高校學生聯合行動籌委會，面對李總理哄騙10萬學生，答應見學生代表拒不露面的行徑，決定採取新的策略：

“第一，號召北京所有高校，實行總罷課，7條建議不被接受，決不復課，希望各校學生寫信給外地的親人、同學、朋友，衝破新聞封鎖，揭露事實真相。

“第二，聯絡全國大專院校，實行全國總罷課，壯大學生運動，使7條早日得以接受。

“第三，採取散發傳單、發表演講、舉行遊行等形式向工人、農民、市民及社會各階層人士進行宣傳，說明我們的目的和要求，爭取他們的支持，實行罷工罷市。”

北京一些高校出現的為加劇動亂出謀劃策、搖旗吶喊的大小字報、傳單不斷增多。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一張署名“天地”題為《轉達一位長者的忠告》大字報，提出“為贏得成功，必須講究行動策略”，“各院校出2人，組成談判小組，到政府請願”，“未見答覆決不收兵”。另一張未署名的大字報稱：“當今的中國，到處充滿着骯髒，該是大清除的時候了”。“我們的學生運動要像當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樣，提出嚴懲貪官污吏，減輕百姓負擔。”北京師範大學貼出署名“師大青年教師自治會”的《運動向何處去——致廣大愛國學生》的傳單，稱“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組織、宣傳、綱領，然後是強有力的行動”，“我們的策略只能是持久戰”，“我們最強硬的手段是罷課”，等等。

同時，北大校內也出現了揭露動亂制造者、策劃者陰謀的大字報，一張署名為“一清醒者”的題為《原來是個陰謀》的大

字報說：“爲了使我們更多的同學不要再做陰謀家的犧牲品，我要說事情的這樣的：4月19日當我懷着興奮和激動的心情和另外幾名同學談論我們在天安門和新華門前的行爲時，一位不是我班但是學校裏很多人都認識的這次運動的骨幹在旁插話說：‘只要警察一動手，我們就有借口發動群眾了。’我問：‘那你們是有意識警讓察打你們了？’他說：‘話不能這樣麼講，但這樣能發動同學。’原來如此！我的心緊緊一抽。我是懷着爲民主獻身的願望參加這一偉大運動的，沒想到竟有人利用我。我在電影看過陰謀家製造衝突，引起流血，然後坐收漁人之利，沒想到現實生活中也有，我雖然心中悲憤，但我沒有輕信這一感覺，我想弄個水落石出。經過了解，運動原來早有安排。

“第一點：悼念胡耀邦，提出我們的政治要求。李淑嫻老師說，要把爲胡平反放在第一條，這樣他們就不好說甚麼了。第二條也是別提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受批判的知識分子平反，那樣太脫離群眾，也容易引起誤解，好像方勵之老師參與了。要盡量避免給當局口實，再有群眾最恨腐敗，別直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就用這一點攻他們！”

“一幫官僚們把我們從大會堂前騙走。像王丹一樣，一面宣讀李淑嫻老師的兩點指示，一面當警察來時帶頭就跑，還用大家捐款買麵包、汽水、買煙抽（不是他抽，他送給別人抽）。團委的×××老師我不了解，但搞小動作是小人，搞臭人的打算使我失去了對李淑嫻‘教授’的尊敬。”

首都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大會結束後：

西安。新成廣場有500多學生集會，引起數萬人圍觀。社會上一些不法分子乘機燒毀汽車、房屋、並與警察發生衝突。事發後，17時20分，在各校幹部、教師、學生骨幹的疏導和組織下，集會學生陸續返校。20時，武警部隊對廣場四周實行了交通管制。暴徒逃散時，又在西華門、鐘樓附近燒汽車、搶商店。18名

暴徒當場被抓獲。在這次事件中130名值勤的武警和公安幹警被打傷。24時基本恢復平靜。（《悲》報導有30名學生受傷）

長沙。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等校4000餘名學生抬着“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橫幅，喊着“打倒專制”、“打倒官僚”、“打倒獨裁”等口號上街遊行。其中約有3000餘名學生進到省政府院內。17時30分，學生返校。傍晚，長沙市中心五一廣場附近聚集數千人，一些不法分子在廣場附近和其他一些街道趁機打砸搶，約有20家商店被洗劫一空。當即，公安幹警和武警官兵趕往現場，控制了事態。有近百名參與搶砸商店的人帶離現場審查，其中有3名大學生。（《悲》報導其中沒有學生）

武漢。約19時，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等4所院校約3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部分學生到市政府門前請願，引起上萬人圍觀。

上海。12時有數百名高校學生舉行，“沉痛哀悼胡耀邦”、“靜坐示威”、“聲援北大”、“民主自由”、“還我海南”的標語、小旗，唱着《國際歌》，呼喊“打倒官倒”的口號遊行至市政府門口，逗留後，來到人民廣場靜坐，有的學生發表演講，介紹北京“4.20慘案”，4時30分經有關人員工作，學生自行離去。

天津。20時40分，南開大學1000餘學生在校內集合後，呼喊著“打倒獨裁”、“反對暴力”、“嚴懲凶手”、“愛國無罪”、“聲援北京學生”等口號，湧進天津大學六里台電影場，與天大學生商定，“明天下午下街遊行，後天罷課”。

此外，南京、蘭州，成都等地也出現高校學生上街遊行。

為防止事態蔓延，控制高校局勢，國家教委向部分省市教育部門和委直屬高校發出通知。《通知》說：“4月19日晚，在北京大學有二三百名學生參加的‘民主沙龍’會上，成立了北大7名學生組成的‘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稱自即日起‘領導一切學生運動’。”“同時，在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校，也有一些學生分別開會宣佈成立‘臨時學生會’，又叫‘新覺悟社’。有跡象表明，這些組織

少數頭頭背後還有人參與，並擬成立爭取和串聯工人、農民參加的組織”。《通知》指出：“這些學校內或跨校的組織，既沒有經過學校或政府有關部門登記批准，又沒有經本校或有關學校廣大學生按民主程序選舉產生領導成員，因此，是不合法的。這些組織存在，分裂了學生群眾，會嚴重干擾和破壞學校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團結，必須依法予以制止”。

各地繼續部署穩定高校局勢的工作。上海、湖北等地高校根據市委、省委的要求，組織幹部、教師找帶頭鬧事的學生做工作，並清除校內大小字報，研究紀念“五四”的活動安排。

4月23日

趙紫陽同志出訪朝鮮。臨行前，他有時間去打高爾夫球，卻不召開會議討論當前的局勢，研究如何制止日益嚴重的動亂。

上午，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十多所高校學生在校內集會、遊行、張貼大小字報，“抗議新聞不說實話”大肆渲染“4.20血案”、“哭跪請願”，煽動罷課。說甚麼：請願不成，別無選擇，只有罷課。清華大學校園內貼出的150多份宣佈罷課的大字報、標語均署系班和姓名。北京師範大學貼出署名“愛國者”大字報，題為《到全國去——給首都高校學生會的六點建議》，煽動“組織大學宣傳團，南下北上，西行東走，發動全國性抗議活動”。還要“自行創立《首都高校聯合會每日通報》”，“接管各校廣播台”，“創作一首新歌，鼓舞士氣”。並借用電視連續劇《霍元甲》主題歌的曲子，填如下歌詞：“獨裁專治，國民誰不知，睜開眼吧，隨便看吧，到處是貪官污吏。因為萎縮退讓，人家得寸進尺。學生運動永不垮，民主自由千古存”。

北京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等校一些青年教師宣佈罷教。一些高校的大字報提出，“全市高校實行總罷課”，“不達目的決不上課”。有的還提出，“實行全國總罷課”。

10時，清華大學少數學生企圖搶佔校廣播站，由於學校阻

止，沒有成功。北京大學也發生少數學生衝擊校廣播站，遭到學校領導的嚴厲批評後退出。晚20時，中國人民大學少數學生佔領了校廣播站，由於學校提前轉移了廣播設備，學生又退出。

下午，北京大學貼出署名“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的《通知》稱，明天將在校內“五四”廣場召開人大會，罷免現任學生會、研究生會，選舉產生新的“團結學生會”。（《北》（台）報導，北京各大學組成的“學生團結聯合會”今天在北大體育場內組織一個萬人大會）。北京師範大學也在校內安放三四個投票箱，準備罷免學生會。同時，北京其他高校也出現非法組織，如“北京高校聯合會北化分會”、“中央民族學院民主愛國會”、“清華和平請願委員會”等等。

14時左右，中國人民大學出現題為《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宣言》的大字報。內容是：

- 一、完全支持北京高校學生提出的“七條建議”，堅決支持學生及社會各屆人士的愛國民主運動。
- 二、即日起，博士生全部罷課。
- 三、‘集體領導，集體決策造成的失誤’（李鵬語）應以集體辭職，來表示‘集體負責’（李鵬語）的誠意。
- 四、強烈要求75歲以上的黨政軍領導全部辭職。
- 五、反對暴力，保護人權，軍隊不應該參加和干預國家事務。
- 六、中國共產黨活動經費不得由國庫負擔。
- 七、解除報禁、新聞自由，允許民辦報刊、電台和電視台。
- 八、山社會各屆人士成立‘廉政委員會’，清查黨政領導層中的腐敗現象，立案審查高幹子女親屬的非法經商活動，並將結果公佈於眾。

民主萬歲！

晚，北京21所高校的數十名代表在圓明園開會，成立了非法

組織“高校臨時委員會”，後來改名為“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成為動亂的一綫指揮中心。選舉中國政法大學周勇軍為第一任主任，成員有王丹、吾爾開希、馬少芳（北京電影學院夜大劇作班學生）、臧凱等。同時，清華大學貼出署名“北京市高校聯合會”的一份傳單，稱現在“黨風腐敗，社會風氣敗壞，官倒肆虐，新聞檢查盛行，教育危機四伏”，煽動“全國大學生，從接到通知之日起，聯合行動，無限期罷課”。“要求澄清胡耀邦辭職真相，實行新聞自由；推進民主化進程，實行多黨合作制；澄清‘4.19’真相，公開向人民道歉。”

《科技日報》刊登了題為《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的長篇報導，以讚揚的口吻詳細介紹了4月22日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情況。稱：學生22日的行動代表了10億人民的呼聲；我們為80年代有這樣的青年感到欣慰。（《北》（台）報導《科技日報》在四版全版刊登照片，其中五張都是學生天安門廣示威的照片。另外第2版又如實報導了學生示威的消息。）北京許多高校貼出今天的《科技日報》和有關這篇報導的複印件。

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師大、天津紡織學院等校約6000餘名學生走出校門，沿天津的主要街道遊行，呼喊“民主萬歲”、“打倒官倒”、“平抑物價”、“言論自由”、“嚴懲‘4.20’慘案兇手”等口號，並散發傳單。

國家教委向各省市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有關長沙發生大規模搶砸商店事件的情況及有關西安發生社會閑雜人員和部分學生衝擊省政府辦公樓的情況的《通報》，請各地教育部門和高校“注意加強工作，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要進行勸阻，教育學生提高警惕，防止不法分子乘機搗亂。”《通報》說：“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已結束。一些地方和高校反映，師生收看追悼大會的實況轉播秩序良好，情況正常。但是也有一些學生情緒尚未平靜下來。為了堅持正常的教學秩序和生活秩序，應抓緊工作。”並提出：

“追悼活動結束之後，要動員師生認真學習耀邦同志關於青年問題的論述，繼承耀邦同志的遺願，堅持耀邦同志指出的青年的正確方向和成長道路，處處以大局為重，把精力放到努力教學上去。”“教師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堅守崗位，履行職責。要動員學生按時上課。其中考試要按計劃進行，不能放鬆要求。”“有的地區和學校，群眾情緒激動往往集中在一些謠傳造成的熱點問題上，應通過對話實事求是地澄清事實真相，爭取大多數人的理解。”“應及時清除，特別是內容明顯錯誤的大字報。”可以通過共青團、學生會出面來做這些事，為群眾服務，並使幹部得到鍛鍊。

4月24日

上午，北京地區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38所高校約6萬學生開始罷課。一些高校的學生在校內集會、靜坐、遊行、貼大、小字報，呼喊“堅決罷課”、“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罷課、罷考，不罷學”等口號；有的學生到社會上演講、張貼傳單，散佈“4.20慘案”、“哭跪求見、政府不理”的謊言；還有的學生到大街小巷募捐、煽動“全市人民行動起來罷工、罷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一些高校出現“學生糾察隊”，在校內通道及教學前阻攔學生上課。許多高校秩序混亂。北京地區一些高校黨委書記提出：“當前的局面若持續久了十分不利，恐將形成5月4日更大規模的行動。針對目前情況，希望中央、市委有明確的方針、策略和指示”，“爭取盡快結束罷課的局面”。清華大學一些幹部建議中央盡早明確處理事態的方針，上下一起努力做好工作。

14時，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在北大召開大會，到會人數大大少於原定規模，準備罷免學生會和研究生會，成立“北大学生自治會”和“全國團結學生聯合會”。（《天》報導當時尚有天津南開大學、江蘇南京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廣州大學

等學生參加。)會上，王丹說了一段話：“我想首先轉述一位參加了自國民黨時期到共產時期多次學生運動的老共產黨員的話。他說我們今天這次學生運動，是‘五四’以後70年來最偉大的一次學生運動。”“籌委會”提出：“要團結，不要做違法的事”；“堅持反對暴力，和平請願”；“只要目的不達到，就無限期罷課”。由於“籌委會”成員發生內訌，會議不歡而散，沒有做出任何決定。(《北》(台)報導籌委會領導人兩度公開在台上拉扯，台下6000多名學生議論紛紛。前研究生會主席李進進上台演講。“籌委會”17名常委原於7點召開新聞記者會，後取消，並對內部的裂痕守口如瓶。)

北京一些高校繼續出現為動亂加溫的大字報。北京大學貼出署名“北大人”的題為《給籌委會的幾點建議》的大字報，稱：要“重新擬定口號及行動綱領，以得到民眾的口頭、行動支持，口號應以‘反腐敗、反官僚’為主”，“行動必須在白天的鬧市區進行，以便擴大影響”，“高校之間要統一行動”，“要準備長期鬥爭”，“要廣泛聯繫知識界、民主界人士”。北京航空學院出現署名為“博士生”的題為《中國的希望——私有制宣言》的大字報。大字報稱，“公有制超前了歷史發展的規律”，“約束着生產力的發展”，“導致驚人的浪費”，“抑制率的發揮”，“限制了個人潛能的發揮”，造成“短期行為，急功近利”，是“產生官僚主義的土壤”，“貪污腐化的溫床”，“集權專制的搖籃”。“不消除公有制這一禍根，中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就不能富強。”揚言“要早日敲響公有制的喪鐘”。北京大學還貼出題為《北大新五條》的大字報，提出“保障基本人權，釋放政治犯，反對黨權至上，三權分立制衡，制定民主憲法”等政治主張。

晚，原非法組織“人權同盟”負責人，曾被我勞動教養4年的任曉町來到天安門廣場廣場進行煽動性的演講，他惡毒攻擊：“共產黨統治的40年，民不聊生，盜賊四起，物價飛漲，國民經

濟處在危谷，偉大的民主牆革命運動有志之士被中共殘酷鎮壓，並進了監獄，要求中共司法部門立即無條件的釋放。”胡說：“四項共本原則如果不能從憲法中消失，那麼四項基本原則必將高懸於人民利益之上，‘一切權利屬於人民’就是十足的騙局。”他還鼓吹“要成立自由民主黨”。

在動蕩不定的高校局勢中，北京一些高校出現教師、教授聯名呼籲的大字報。

北京大學有200多教師聯合簽名，貼出題為《教師緊急呼籲》的大字報，提出：“鑒於目前形勢，我們緊急呼籲堅持十三大提出的協商對話”原則，與學生對話。中國政法大學貼出署名“部分黨員教授、副教授”的《給黨中央的信》說：“要避免壓服，需要民主協商對話。”

上海。14時40分，上海交通大學學生會接到自稱《美國華盛頓郵報》駐京辦事處記者的電話，大肆渲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已開始罷課，問上海交通大學情況如何？16時10分左右，一自稱西德記者的人從北京打長途給中國紡織大學學生會說“北京14所大學在罷課，你們學校罷課了沒有？”妄圖煽動上海學生罷課。

南京。19時，南京大學約有200餘名學生打着“聲援北京學生，反對暴力”、“民主、自由、科學”的橫幅遊行至鼓樓廣場。在廣場，一名自稱是清華大學學生的人演講，介紹了北京“4.22”天安門廣場的情況，煽動學生罷課。

天津：一些高校學生收到北京發去要求聲援的信件，有的學生抄成大字報貼出來，稱“北京學生被軍警打傷”，“北京高校已開始無限期罷課”等等。天津高校的一些幹部認為，如果北京不迅速平息事態，天津高校學生工作難以見效。

長沙。中南工業大學出現一些大字報，有的大字報公然誣蔑：“解放後的40年是腐敗的40年”，揚言“要成立新政黨代替中共統治”。23時許，有1000多人抬着花圈上街游行至省政府，一些學生要求省長、省委書記接見，由政府對北京學的7條要求表明

態度。經過勸阻，學生於次日凌晨返校。湖南師大出現“打倒鄧小平”的反動標語。

各地教育部門和高校的同志向國家教委反映，希望盡快穩定首都高校的局勢，否則外地高校局勢難以控制。

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萬里同志作了匯報。在萬里同志的建議下，當天晚上由李鵬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對事態的發展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會議一致認為，種種事態表明，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已經擺在我們面前。會議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同時要求北京市委和人民政府放手發動群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力爭盡快平息動亂，穩定局勢。

4月25日

北京43所高校約6萬餘名（前面4月24日說是38所高校約6萬名學生）學生繼續罷課。一些高校繼續出現煽動擴大事態的大小字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現《告全體同胞書》的傳單，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機的時候，經濟危機、農業危機、物價危機、教育危機、官倒橫行、貪污腐化、道德淪喪”。煽動學生們“要起來，要行動，要思考！”北京外語學院的一張大字報則稱：“我們的鬥爭，已獲得廣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我們這次鬥爭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繼續，要把這次運動進行到底！”

北京一些高校的非非法組織積極活動，中國人民大學貼出的大字報，煽動學生“成立宣傳隊去社會上宣傳；向各校臨時學聯派出代表；設立接待處，派員去若幹高校聲援，支持罷課。”

15時，北大自治會籌委會宣佈通告：“北大27個系中有8個系成立了分會”；“北大自治會籌委會進行了改選”；“新的籌委會成員是：孔慶東、王池英、封從德、王丹、沈彤”；“新籌委會將行使學生運動決策權，受高校臨時學聯領導。”根據清華大學學生要求，北京市委、市政府通過全國學聯通知清華學生下

午2時30分在北京市委大樓二樓會議室與學生代表對話。2時許，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鏐、全國學聯負責人按時來到會場，但是，由於清華大學的學生代表內部意見分歧不能派人參加，對話未能進行。”

上午，鄧小平同志發表重要講話，對中央常委的決定表示完全讚同和支持，對動亂的性質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

黨中央及時將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和鄧小平同志講話電告正在朝鮮訪問的趙紫陽同志。他立即回電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當前動亂問題所出的決策。

國家教委在北京召開部分高校黨委書記座談會，教委所屬高校和其他一些重點高校的黨委書記及京、滬市委教育部門負責人出席了會議。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同志向與會同志傳達了中央於制止動亂的精神，並作了重要講話。國家教委副主任、黨組書記何東昌同志也講了話。與會同志學習、討論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提高了認識，統一了思想，鼓舞了鬥志，增強了信心，分析了局勢，研究了對策。會議強調，要通過艱苦的工作，用中央的精神來提高和統一廣大黨員和師生的認識，團結一致，堅決反對動亂，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要旗幟鮮明，不能讓步。

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先後播出《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肯定了廣大群眾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悲痛心情和正常活動，指出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機會製造事端，並嚴肅指出，“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社論”強調：“如果對這場動亂

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治理整頓，控制物價，改善生活，反對腐敗現象，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爲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全民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望也難以實現。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爲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社論”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決維護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社論”還指出：“廣大同學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黨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來實現。”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體現了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的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爲制止動亂的鬥門指明了方向。

21時，國家教委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通知，《通知》說：“各地教育部門和學校黨委首先認真學習和領會好這篇社論的精神。同時要發動黨支部組織幹部、黨員、教師和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學習社論，統一思想，統一認識。”《通知》要求“學校黨團組織和幹部、教師要深入到學生中去，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要盡快掌握情況，並針對學生中的各種模糊或錯誤的認識進行工作。”《通知》說：“有跡象表明，有些罷課學生已開始向中學串聯，值得嚴重注意。要記取文革中的教訓，決不能讓他們把娃娃鼓動起來。必須採取措施加以預防和制止。”

“4.26社論”的發表使絕大多數幹部感到要旗鮮明地開展工作，增強了制止動亂，穩定局面的信心和勇氣。“社論”也爲珍惜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反對動亂的廣大人民群眾和師生撐了腰，得到了他們的擁護和響應，全國局勢向平穩方向發展。但是，極少數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採取多種手法，竭力反對。不

明真相的部分學生和教師情緒偏激，持抵觸態度。

20時30分，北京農業大學貼出《有感於中央對學生運動的結論》的大字報，稱，“哥們兒、姐們兒、爺們兒，趕快把書扔到火爐裏吧！去當倒爺吧！去醉生夢死吧！去放縱淫蕩吧！”

21時20分，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校2000多學生在學校周圍遊行，“抗議‘4.26社論’”，說“‘社論’顛倒是非”，“要繼續幹下去”。一些學生呼喊“反對鎮壓學生運動”口號。“社論”播完後，北京大學“籌委會”在三角地“徵求意見”。有的學生說：“社論徹底否定了學生運動，要採取強硬措施了。”

23時，“首都高校學生聯合會”發出通知：“27日，全市統一遊行，到天安門匯合”，抗議“4.26社論”。

23時，北京大學自治會籌委會在北大第一教學樓召開記者招待會，孔慶東主持，宣佈：“籌委會聲明不反黨，不違反憲法，是爲了推進民主進程。”並提出復課的三個條件：①同政府對話；②正確解釋“4.20事件”；③要求新聞立法。

上海。各高校傳播所謂“北京情況”的煽動性宣傳品明顯增多。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交育大學等許多高校出現介紹“北京情況”的各種大小字報抄件、照片、傳單，主要內容是渲染“4.20事件真相”、“4.21遊行始末——10萬學生和平請願”等等。

天津。各主要高校出現部分學生罷課，學生到課率明顯下降，南開大學課學生佔全校學生總數的 $\frac{1}{3}$ 。一些學生在校內集會、演講，傳播有關北京情況的謠言，煽動學生“起來聲援北京”。南開大學87名青年教師貼出標語，“支持學生罷課”。

合肥。中國科技大學出現一些題爲《科大學生十條綱領》的大字報，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政治改革思想；政治自由和政治公開，反對封建蒙昧專制；一貫抵制政治自由化的鄧小平應向公民認錯並辭職；重新評價反自由化運動，爲自由化正名；爲方勵

之恢復名譽，熱烈歡迎方勵之回科大當校長。”

長春。下午，吉林大學出現《吉林宣言》：全文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北大起來了，南開也起來了，全國學子為民請命，吉大人焉能作壁上觀。起來吧，吉大人。政治腐敗，分配不公，經濟混亂，教育不興，國將不國，天復何時！”同時，出現了《吉大人宣告》，全文如下：

1. 要求政府加快政治體制改革，還原於人民的真正民主權利。
2. 要求為政清廉，立法以實行國家領導人財產申報制度。
3. 嚴懲“官倒”首惡，徹底清除貪污腐敗現象。
4. 聲援北京、天津等地的學生運動。
5. 保護知識分子人權，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6. 要求增加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的生活補貼金。

為此，建議25日晚6時於吾校體育場靜坐示威。
18時30分，吉林大學體育場已有三四萬人靜坐。

在西安、長沙等地的一些高校也出現了反駁《人民日報》社論的大字報。稱社論“謊言連篇”，學生行動“根本不是政治爭鬥，而是要求民主”。西安有的學生散發油印傳單，準備星期日到新城廣場遊行。在長沙的中南工業大學七個系的學生會主席在21時備準開會，要採取行動，聲援北京，進一步擴大事態，被學校有關部門制止。

三、欲蓋彌彰（4月26日至5月4日）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各地黨委和政府，各地高等院校堅決貫徹黨中央的指示，積極開展工作，取得成效。“社論”迫使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變換策略，遏制了事態在全國的蔓延。

在黨和政府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震懾下，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一方面把矛頭指向“社論”，繼續煽動群眾，另一方面改變口號，掩人耳目，欺騙群眾。4月26日，非法組織北京“高自聯”發出改變策略的《新學聯一號令》，要求4月27日在“擁護共產黨的旗幟下遊行到天安門”，並規定了相應的口號。4月27日，北京38所高校的3萬多學生（港台及海外消息對上述事件的報導詳情見後）和一些教師上街遊行，隊伍中打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擁護四項基本原則”的旗號。並在方勵之的授意下，把明目張膽的“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敗政府”、“打倒獨裁政府”等反政府的口號，改為“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然而，遊行時所散發的傳單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內容依然如故。

4月29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與北京市16所高校的學生代表對話，重申“4.26社論”的原則、立場，回答了學生們提出的問題，表明了不承認非法學生組織的嚴正態度。極少數製造動亂的人惱羞成怒，繼續尋機鬧事。北京一些高校出現的大字報稱：“不承認4.29對話”，要求政府與“高自聯”對話。5月2日下午，以北京40多所高校學生代表的名義，向全國人大、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遞交的對話請願書，實際上是向政府提出的最後通牒。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敵視黨和政

府的險惡用心暴露無遺。

5月4日，在京56所高校及研究生院的約2萬名學生（《悲》、《天》的報導為10餘萬；《八》引法新社消息謂學生加上市民約30萬）和一些教師不顧政府的三令五申和各校的勸阻，又一次上街遊行。但是，由於幾天來反對動亂的宣傳教育的成效，參加人數比4月27日明顯減少，情緒也較為緩和。遊行後，“高自聯”頭頭宣佈復課。

就在5月4日的下午，趙紫陽同志在利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22屆年會代表的機會，迫不及待地發表公開談話，從根本上否定中央關於這場動亂性質的正確判斷，將他與中央的分歧公諸於世。

4月26日

《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首都各家報紙在頭版以顯著位置轉載。

在“社論”的震懾下，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調整鬥爭策略。晨，“高自聯”發出了改變策略的《新學聯一號令》，提出4月27日在擁護共產黨的旗幟下遊行到天安門，向全國人民表明，七條要求不是動亂。遊行的統一口號是：1.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2.民主萬歲；3.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4.維護憲法；5.愛國無罪；6.新聞要講真話，抗議誣陷；7.人民萬歲；8.穩定物價；9.國家興亡，匹夫有責；10.人民警察保護人民。到廣場後的口號是：“要求對話”。遊行的歌曲是：“團結就力量”。

上午，北京大學貼出發自美國紐約的由反動組織“中國民主聯盟”策劃，于大海、江河、吳牟人、房志遠、李少民、胡平、陳軍、張欣、曹長青、劉曉波等人聯名的《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公開信》稱：“我們懷着十分關切與敬佩的心情，注視着你們所做的一切。”要參加學潮的學生注意“鞏固在這次活動中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力求以一個堅強的群體進行有效的活

動。”提醒學生“應把徹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作為突破口”，“加強與社各種新聞媒介的聯繫”，“加強與社會其他各界的的聯繫”，在運動中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參與”。並煽動“隨時準備採取張貼大字報和遊行罷課等方式，保障每一個參與者的人身安全和其它權利”。

8時至10時，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先後出現一些大字報，發泄對《人民日報》社論的不滿，有的大字報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煽動學生繼續罷課、遊行。中國人民大學有的學生掛出大橫幅，上面寫著：“你想知道我們在幹甚麼？讓歷史告訴未來”。有的大字報稱：“我們決不被唬住、決不向暴政低頭”。中央戲劇學院貼出署名“一民主鬥士、熱血青年”的《必須堅決摧垮給人民帶來動亂的真正禍根——駁〈人民日報〉“4.26”社論》的大字報，惡毒攻擊說：“共產黨政府已統治中國大陸40年了，這40年當中，大小動亂包括像‘文革’這樣的中央政權也稱之為‘浩劫’的動亂，哪一次不是共產黨的內亂造成的？”“共產黨不亂，中國何以亂？！”胡說：“如果我們的人民再聽之任之，那麼中國的大好河山，必將毀於一黨之獨裁”。清華大學貼出未署名的題為《致清華人——論1989年學生運動》的大字報，就當前學潮的“目的”、“意義”、“方針”、“策略”及“當前的迫切任務”提出了具體的意見，煽動學生“盡快通過各種方式與全國高校聯繫起來，把運動推向全國”、“盡快組織宣傳隊去車站、公園等人群集合的地方，面向社會宣傳我們的目的和方針”。“和平請願委員會迅速成立理論顧問部，加強理論指導和宏觀把握，把運動推向高潮”。

9時，非法組織“高自聯”頭頭在中國政法大學主樓前，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香港、台灣地區及美、英等國記者約50餘人到會採訪。“高自聯”主席周勇軍（中國政法大學85級學生）說：新華社報導不真實，要求政府有關成員和學生代表對話、懲辦兇手，新聞要如實報導學生運動。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

1500餘學生（《八》報導為5000多名；香港華僑日報報導為2000多名。）旁聽了記者招等會。同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十多所高校都貼出了“學生自治會”的通知，號召“學生參加27日上午8時舉行的高校聯合大遊行，會師在天安門廣場，自帶水、乾糧”。

下午，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分別召開萬人參加的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等分別在會上講話。要求全體共產黨員，認真學習《人民日報》社論，積極行動起來，堅決地、旗幟鮮明地反對和制止動亂。

李鵬總理在會見泰國客人時強調，任何一個國家，不管其社會制度如何，如果不能維持一個正常的社會秩序，不要說發展，就連生存也不可能。

18時許，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站的廣播根據“一名有良心的共產黨員提供的”材料說，中央政治局的甚麼人、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向鄧小平匯報情況及鄧小平同志講了話，還廣播鄧小平同志的講話內容。北京大學一些黨員幹部聽後感到十分驚訝：“‘自治會籌委會’廣播的鄧小平講話，比市委領導傳達的還詳細”。

外地學生到上海高校串聯的人數明顯增多。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校都發現有來自北京高校的學生到校串聯。在復旦大學的學生集會上，一自稱是“北大籌委會”成員，並亮出北京大學學生證的人，在幾名復旦大學學生的“保護”下進入會場，發表煽動性的演說。北京理工大學一學生以找女友為名到山東大學，隨身攜帶傳單51份，準備在山東大學學生中宣傳、煽動，被校保衛人員發現制止。

武漢大學上午出現一張題為《通知》的大字報，稱：“晚7時在化北樓302室成立學運領導小組或武大學生自治會”。後經學校勸阻，當天沒有開會成立非法學生組織。另一份大字報提出：“我們要將武漢地區的學生運動發展為一個有明確綱領，目標成熟的

運動，就必須停止盲目行動，為此我們強烈呼籲立即成立公開的領導機構——武漢大學行動委員會”。

大連理工大學出現題為《質問中共中央》的大字報，發泄對《人民日報》社論的不滿。在一篇題為《70周年後的中國改變了甚麼》的大字報稱：“安定團結為貪官污吏提供了更好的條件”，煽動學生5月4日晚到斯大林廣場參加“民主與自由——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燭光晚會。”

4月27日

8時許，北京38所高校（《北》（台）報導為五十四所高校。）的3萬餘名（《悲》報導為20萬名；《天》報導為10餘萬；《北》（台）報導為超過10萬；《北》報導為50萬但未分別示威學生與夾道群眾；《血》報導為50萬。）學生上街遊行。高校幹部、教師及公安幹警、武警官兵多次勸阻，未能奏效。遊行的口號、標語與前幾次相比，有明顯的變化、攻擊、謾罵性的不見了，主要內容有：“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消除腐敗、打倒官倒”、“堅持改革、開放”、“新聞要講真話”、“穩定物價”、“不抓辮子、不扣帽子”、“真誠對話”、“和平請願”、“反對動亂”等等。但是，在遊行隊伍散發的傳單中，有份未署名的《學運問答錄》。這份傳單稱：“學運的近期目標，一是成立全國各高校聯合自治會；二是通過罷課、輿論宣傳等形式，促使政府就7條與學生公開對話”。

由於遊行隊伍沿首都主要街道行進，造成數十萬（《悲》、《天》報導均為百餘萬。）群眾圍觀，致使北京市內交通受到嚴重堵塞。維持公共秩序的公安幹警，嚴守紀律，採取了克制態度，在長達十幾小時的遊行過程中沒有發生衝突。

當天，北京市政府發言人指出，這次遊行未經批准，違反了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這位發言人又說，“廣大青年學生要求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進程的心情，同黨和政府的願望是一致

的。但當前確有極少數人想制造動亂”。他要求“全市人民維護社會秩序、生產秩序、科研教學秩序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他還說，“既然學生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憲法，就應按照黨和政府的要求盡快復課。所有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解散。外出串聯的學生應該盡快回到學校。”國務院發言人（《北》（台）報導國務院發言人是袁木。）也就學生遊行一事發表談話，對學生要求對話表示歡迎。他說：“我們黨和政府一直主張與群眾直接對話，但對話要有對話的氣氛，必須採取適當的方法進行。”

晚，清華大學貼出無署名的題為《堅持就是勝利，團結就是力量》的大字報，稱“要徹底推翻強加於學生運動的‘動亂’等不實之辭”“新華社、政府有關機構就清華堅持不與政府單獨對話一事澄清事實”，“參加對話的同學代表必須是全體同學一致推舉的”，等等。

20時許，北京大學28樓“籌委會廣播站”讓西單民主牆參加者、刑滿釋放分子任曉町發表廣播演講，題為《北京悼念胡耀邦為甚麼會爆發新的人民民主運動——論中國社會體制的改造和人民民主運動的歷史功績》，任在講話中大肆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北京日報》刊登一則消息，就北京師範大學一女學生被車撞死後謠言四起進行辟謠。消息說：4月19日22時5分左右，北師大外語系85屆學生郭向東（女）與同學去民族文化宮禮堂看話劇後返校途中，二人各騎一輛自行車，在西四北大街由南往北行至大糖房胡同西口時，被同方向由南向北行駛的01-71169號105路電車右後輪輾成重傷後死亡。有人說是警車壓死遊行學生，純屬不負責任的造謠。

首都一些主要報紙刊登了新華社消息：鑒於《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同志嚴重違反紀律，上海市委決定，停止他的《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的職務，並向該報社派駐整頓領導小

組。(《北》(台)報導中共在四月廿六日宣佈「世界經濟導報」已被暫時停刊。)

長沙。中南工業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等校約4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引起上萬人圍觀。16時30分，遊行隊伍到達省政府門前，一些人亂喊亂叫，亂打亂砸。他們呼喊“耀國興邦”、“聲援北大”、“民主萬歲”、“打倒官僚”等口號。省政府辦公樓的門窗玻璃被遊行的學生打碎。經疏導後，遊行學生離開現場回校。一些學生揚言：“明天罷課，聲援北京學生。”

成都。一些高校渲染“北京情況”的大字報明顯增多，並有北京來的高校學生秘密串聯，上下活動，在一些高校學生中講演，散佈謠言，蠱惑人心。四川大學、成都科技大學、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等校都貼出大字報，稱：“準備成立‘成都地區高校學生運動委員會’，組織紀念‘五四’運動大遊行。”

重慶。重慶大學發現一自稱北京大學歷史系88級學生的人，手持4月21日香港《經濟日報》第二版的複印件（該版有香港記者報導的“4.20”事件經過）要求重大研究生會代為張貼，遭拒絕。下午2時，又有一自稱是北京大學化學系學生的人到重慶大學第五教學樓前張貼香港《經濟日報》4月21日的複印件，後被保衛人員取下。

各地高校黨委認真組織幹部和師生學習《人民日報》社論。部分地區教育部門和高校傳達國家教委“4.25”座談會的精神，動員廣大幹部和師生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成都地區高校組織黨員和師生學習《人民日報》社論，動員幹部、教師到學生中做工作。浙江省各高校貫徹省委提出的四條措施，穩定高校局勢。

4月28日

北京許多高校繼續出現一些大字報。不少大字報稱：“27日的遊行勝行了”，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北京師範大學貼出署名“編外智囊團”的題為《團結、堅

持、勝利——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的大字報，說：“這次運動雖獲小勝，但也暴露一些不足”，運動有“隨意性”、“不嚴肅性”、“形勢仍不容樂觀”。稱：“據可靠消息透露，中央某位高級領導人提出‘三不怕’：不怕罵娘、不怕流血、不怕國際輿論”，煽動學生“不要為‘三不怕’所嚇倒，堅持下去”並提出了具體的策略。清華大學貼出署名“清華人”的題為《對話11條》的大字報，提醒學生把重點轉向研究對話的先決條件，並提出了對話內容的建議，主要是：1. 關於貪官污吏和官倒問題；2. 教育經費、教師待遇問題；3. 新聞自由、新聞立法問題；4. 學生運動性質問題；5. 公正評價胡耀邦問題，等等。北京大學也貼出無署名的《幾點建議》，提示學生“對話的依據是憲法和北大7條，要達到目標，必須對7條有明確答覆；正確評價此次運動，反對稱之為動亂；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

上午，在北京大學東語系俄文樓109教室的門窗及黑板上發現有人用粉筆書寫“打倒李鵬”、“火燒中南海”的反動標語。

20時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20多所高校的30多名學生在中國政法大學主樓平台召開會議。會議宣稱27日的遊行，“衝破了禁令、取得了勝利”，並討論決定了6個問題：

1. 各高校不能單獨與政府對話，必須以整個“聯合會”的名義，原則上平等話，由真正的學生代表對話。對話的時間、地點、政府出面人員都要得到學生的認可。

2. 專業性的藝術院枝、外語學院，明天可以復課，其它學校要繼續罷課到“五四”。

3. 撤消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周勇軍“聯合會”主席的職務，由師大學生吾爾開希擔任主席，原則是7天一換屆。

4. 29日，“聯合會”在北師大繼續開會，商討與政府對話的內容。

5. 是否還要遊行，今後一切行動都看政府的態度。

6. 爭取“聯合會”的合法地位。

上海市委作出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的正確決定，引起知識界一些人的強烈不滿。嚴家其、包遵信、蘇紹智、許良英、張顯揚、吳祖光、于浩成、李南友、戴晴、蘇曉康等30餘人，散發了題為《捍衛新聞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開信》，攻擊上海市委關於整頓《導報》正確決定。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趙紫陽同志不僅不支持上海市委，反而指責他們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

《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維護大局、維護穩定》的社論，說：“中國需要穩定，當前壓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會的穩定。無視這個大局，背離這個大局，只能給民族和國家帶來災難。”

天津。11時，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校貼出以“學生自治會”名義發出的《通知》：“下午1時30分上街遊行”。2時30分，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天津紡織工學院、河北工學院、天津輕工學院等校約5000多學生（《八》引該日香港中國通訊天津電為6000餘名）舉着橫幅走出校門遊行，抗議《人民日報》社論。學生呼喊的口號基本和北京相同。主要有，“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清除腐敗，打倒官倒”；“聲援北京，反對暴力”，等等。由於天津市委事先作了部署，明確提出“廣大職工要堅決抵制學生到工廠串聯，不參與、不支持學生的活動”，學生遊行時，沿街的工廠、企業都關閉了大門，各路口都已戒嚴，沿途圍觀群眾不多。（《八》引該日香港中國通訊社天津電為“兩旁圍觀群眾甚多，致使交通一度堵塞。”）有的學生途中提出要到市委、市政府遊行，公安部門當即拒絕並佈置警方封鎖通過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路口，市委責令各高校主要領導到現場做工作，傍晚，遊行學生全部返校。一些參加遊行的學生認為，此次活動在社會上影響不大，感到“非常窩囊”。

長春。一些高校出現北京串聯的學生。吉林財貿專科學校發

現北京大學一經濟系學生帶着兩套傳單到學校找同學介紹北京情況。學校保衛人員發現，立即令其離開。

合肥。一些高校出現煽動罷課、游行的大字報。中國科技大學貼出一張題為《罷課總動員令》的大字報，煽動“讓我們從今日起罷課，聲援北京學生。”“大家不要怕，法不治眾，校方並不敢採取甚麼行動。”

上海。上海電力學院出現署名，“上海高校團結學生會、上海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的“請願書”，提出的要求與北京大學學生王丹提出的“7條”內容完全相同。上海師範大學出現煽動學生游行的大字報，稱：“上師大人，你們到底要沉默多久！”“師大人，該醒了。”上海電機專科學校和上海工業大學管理學院出現“打倒鄧小平”、“打倒共產黨”的反動標語。

國家教委向各地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通知。《通知》說：“《人民日報》‘4.26’社論發表後，各級領導幹部和廣大群眾對這場鬥爭的性質，對中央的態度、方針正在逐步明確起來。但北京局勢仍很複雜，一些學校不時出現大小字報，蠱惑人心。特別是還有相當一部分幹部、教師的思想認識還沒有統一起來。特別在對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言行尚待揭露的情況下，群眾對社論不易完全理解。我們必須清醒地估計到穩定學校局勢的工作，特別是統一思想認識的工作仍然十分艱巨。”

《通知》還說：“這場鬥爭是極少數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有一定策略的人，在國外勢力的配合下，經過相當時期的準備挑起來的。他們製造這場動亂是有長期準備和預謀的。我們必須看到這場鬥爭的複雜性和長期性。根據當前的情況看，北京局勢的平穩還需要有一個過程，工作十分艱巨，特別是在‘五四’前後仍有可能發生動亂，從而波及各地。各地和各高等院校一定要抓緊時機，做好有關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門和各高校：廣泛深入宣傳中央的有關精神；開展同幹部、教師的對話以及在適當時機開展同學生的對

話，對學生串聯必須採取有效措施堅決制止。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門加強對中小學的工作，防止有人到中小學串聯和煽動鬧事。

4月29日

上午，北京各校新增加的大字報內容多以有關對話問題為主，有的大字報出謀劃策，也有的大字報惡毒攻擊鄧小平同志。北京大學貼出無署名的《對話基礎的七條建議》的大字報，提出：1.必須公開承認學生自治會為合法學生組織；2.必須澄清“4.20”新華門事實真相；3.必須公開全面報導“4.22”天安門廣場請願活動；4.必須徹底否定“4.26”《人民日報》社論；5.必須公開全面地報導“4.27”學生遊行示威活動的全過程以及目的；6.對話必須在平等基礎上進行，對話的時間、地點和雙方代表以及人數由雙方共同協商決定；7.對話必須公開進行，允許中外記者採訪、報導。北京師範大學貼出署名“巴芭研”寫的《對話策略》，提出了“成立對話小組”、“研究憲法、中央文件、《鄧小平文選》”、“借鑒國外政治改革實例”等具體策略。

北京師範大學貼出未署名的題為《老朽下台》的大字報，叫囂：“中國民主反對封建專制的第一步，就是把一個在幕後操縱政權，既不符合憲法又束縛領導班子的人趕下台，這是運動的最大勝利”，“讓一個不在其位，亂謀其政的專制代表下台，則是中國民主反封建專政偉大的一步，中國民主的最大標誌。”

14時30分，受國務院和李鵬總理的委托，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同志在團中央會議室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悲》報導，與會學生聲稱代表個人而非全校學生；《天》報導，與會學生代表名單由主辦單位指定，臨時通知舉行。）進行座談、對話。（《北》（台）報導學生代表包括官方控制的全國學聯代表與個別學生代表，但吾爾開希則被禁止出席會議。）對話

中，學生提出了懲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設、發展教育、新聞報導和學生罷課、遊行、學生運動性質等問題。（《北》（台）報導此次的座談會被說成是一次官員對學生的新聞會議，每位學生代表只允許發言一次，並且必須以提問題的形式提出。）

袁木同志首先表示，“李鵬總理特別讓我告訴大家並轉告北京高校的廣大同學，《人民日報》社論當中講到的關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爲說的，不是針對廣大同學說的”。袁木同志說：“廣大同學懷着滿腔愛國熱情，希望推動民主化進程，深化改革，懲治貪污、克服腐敗，這些希望同政府的願望是完全一致的”。對學生們提出的“官倒”問題，袁木同志說：“要解決這個問題，一靠對問題的揭露，二靠制度建設。”袁木還列舉幾項數字，說明“黨和政府是真心實意地懲處‘官倒’和貪污受賄的，是決心要克服腐敗現象的。”當一位學生提出政府應同“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對話時，袁木、何東昌同志明確表示，對未經認可的非法學生組織我們不予承認，袁立本同志用事實揭穿“4.20血案”、“4.22哭跪請願”等謊言。

下午，北京科技大學貼出署名“臨時自治聯合會”的《公告》，公佈了“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1. 臨時學聯改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2. 為使學生自治聯合會合法化，應由全校學生簽名證明或與校方商量進行全校普選或與原學生會合併。
3. 與政府對話（的）代表，在全校（內）全面選舉產生。
4. 要求政府把這次運動與動亂加以區別，予以澄清。
5. 募捐宣傳繼續進行。
6. 追究“4.20”血案責任。
7. 堅持罷課。

王丹、吾爾開希在香港里拉飯店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宣佈

不承認“4.29政府與學校學生代表的對話”。

21時至21時30分，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在校內召開中外記者新聞發布會，會上宣佈：自治會籌委會已與全美學生聯合會建立聯繫；籌委會已經開始辦報，暫定名為《新聞導報》，準備聘請知名人士擔任主編。同時要繼續爭取“籌委會”的合法性。到會的外國新聞機構有：日本共同社、日本廣播公司、日本讀賣新聞、日本每日新聞、美聯社、美國合眾社、美國國際合眾社、路透社、德新社、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加拿大廣播公司、法國電視台，等等。此外，還有香港，台灣的電台記者。

北京師範大學自動電話傳真機收到由美國傳來的自稱“紅岩”的人寫的《中國為甚麼要民主》一文。文章稱：“中國為甚麼要民主，是一個能否生存和如何生存的問題。”攻擊我國“40年來，在新貴族老爺們的心目中，勞動者們不過是生產工具而已。”提出全國和各級人大代表及法院的法官，都應“由無黨派候選人中選舉產生”，“軍隊、警察脫離政黨”，“政常活動費用不得由國庫開支”等等。

24時許，武漢工業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武漢工學院等校約4000多人衝出校門上街遊行。途經武漢大學時，遊行隊伍進入武大校園，學生打的橫幅上寫着“憂國、憂民、憂自己”、“要民主、要自由”。一些學生邊唱《國際歌》，邊呼喊：“武大的弟兄們快起來！我們一起上街遊行！”一小時後，遊行學生來到武大校園的楓園、桂園，集會演講，有的人鼓動學生到工廠、農村去串聯，發動農民搞土地革命，發動工人取消企事業單位黨委，還有的人攻擊《人民日報》社論。次日凌晨，學生解散回校。有的學生叫嚷：“五四”上午10點在街道口集合。

12時30分，吉林大學約有2000餘名學生不聽學校幹部、教師的勸阻，上街遊行。遊行的口號、標語與北京學生4月27日遊行口號基本相同，遊行隊伍在省委門前停留了40分鐘，要求對話。經學校領導、教師勸導，傍晚學生返校。

晚，蘭州大學、蘭州醫學院等校的3000餘名學生，聽了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與北京學生對話的廣播後，呼喊著“反對獨裁”、“要民主、要自由”的口號上街遊行。深夜，學生自行返回。

在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哈爾濱商學院出現北京寄來的大肆渲染“4.20”血案煽動學生起來遊行的傳單宣傳品。其中一些傳單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到了我們用良知、理性與血肉去譜寫新歷史的時刻！倡議成立全國團結學聯籌委會，使這次運動有組織、有秩序、有理有節地持續下去。”“全國高校實行無限期罷課，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上午，在哈船舶工程學院出現署名“迅雷”題為《船院七點要求》的大字報，內容除了與北京大學學生王丹提的7條相同以外，還有要求“實行多黨制，保護不同政見者”。

長沙的一些高校發現有北京高校學生來串聯。一名自稱北京大學政治系學生的人在湖南醫科大學學生中演講，介紹北京學運情況。校保衛處當即制止。據這人講，與他同車到長沙的北京學生有37人，分住在湖南大學、中南工業大學、湖南師範大學等校。許多高校出現煽動“五四”全國大遊行的大字報和標語。

19時，東北工學院2000多學生上街遊行。學生遊行的標語、口號是：1.開放黨禁、報禁，恢復《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的職務；2.嚴懲官倒，清除腐敗現象；3.科學救國、民主強國；4.健全法制，廢除專制；5.正確估價學生民主運動；6.擁護共產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等。經學校幹部、教師做工作，22時學生返校。

4月30日

一些高校新出現的大字報，集中攻擊4月29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等同志與高校學生代表的對話。北京農業大學貼出署名“校自治會”的大字報，攻擊對話“是一種愚弄、欺騙全國人民的行爲”，“強烈要求政府在平等、公開、時間、地點由雙方都認可

的情形下對話，學生代表也必須是代表廣大同學意見的代表”。中央民族學院貼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聲明》，“宣佈4月29日下午舉行的所謂對話會不予承認”，認為“這次會議並沒有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帶有欺騙的痕迹，不能代表學生的共同願望。”

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署名“中央黨校幾位同學”的題為《怎麼辦》的大字報，煽動擴大事態。大字報稱：“政府少數要人想讓學生先復課，否則就會造成內亂。”和平請願活動在總方針上的任何讓步都將導致中國人的深重災難，“必須抓緊有利時機擴大戰果。”“現在的形勢是政府已無法實行軍管，三分之一的市民對我們全力支持；三分之一的市民暗中支持；三分之一的市民保持中立，六分之的市民仍在相信少數不法分子所控制的輿論工具。”

一些“高自聯”的頭頭上竄下跳，加緊在各高校活動，提出：5月4日前，由各校學生民主選舉的代表團與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話，如果政府不同意，將舉行更大規模的遊行。

上午，北京大學研究生會監委會發佈公告，主要內容是：根據校研究生會章程修正案（草案）第一、三、七、九、十、十一、十四、十八、十九、二十三條的有關規定，校研究生監委會委員17人聯名提議，於1989年4月29日19時30分召開了監委會。到會監委認為：上屆研究生會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這次學運中猶豫不決，領導不力，引起廣大同學的不滿。鑒於目前形勢緊迫，決定今天上午召開臨時研究生代表大會，對現任研究生會主席團投信任票。代表證每個宿舍1張，共304張。上午9時召開臨時研究生代表大會，到會代表244人。投票結果，同意罷免主席團的為241票，同意選舉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的研究生成員作為研究生會臨時主席團成員的讚成票299張。表決有效。要求校研究生會主席團在12小時內（從上午10點起）向臨時主席團移交權力及有關事項。後，學校宣佈不予承認。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等在北京市委二樓會議室，與北京市屬17所高校（《北》（台）報導為16所高校。並同樣受到北京高校自治聯會的杯葛。）的29名學生代表對話。對話中，學生們提出整治官倒、政府廉潔、發展教育以及如何看待這次學潮等問題。李錫銘說：“同學們要正確理解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的精神。社論說的動亂是針對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而言的。儘管你們不願意聽‘被人利用’這種說法，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確實有極少數人想通過你們的行動，把我們的國家搞亂”。國家安全部、林業部、農業部、航空航天部、經貿部、冶金部、衛生部等一些部委的負責同志，先後分別到所屬的京高校與學生代表對話、了解情況，做宣傳教育工作。

上海一些高校出現煽動5月4日上街遊行的大字報，還有的學生秘密串聯，籌備5月4日的遊行。上海市委要求各校在5月1日前後抓紧做工作，一律不承認非法組織，勸說學生不要罷課，要採取一切措施勸阻上街遊行，要避免流血事件。

4月27日以來，河北的一些高校大字報明顯增多，有攻擊“社論”的，有發泄不滿情緒的，有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有煽動鬧事的。河北大學有一些煽動學生進京的大字報稱：“如果5月4日北京有行動，必將會出現河大的旗幟，請有血、有良心的同學在4日凌晨務必在師大附近等候行動。”

21時，浙江大學600多學生在杭州植物園集會，有的學生發表演講，煽動學生5月4日遊行。還有的學生打出了“五四科學和民主促進會”的旗號。經學校做工作，集會發起者同意今後不參加或不組織不利於安定團結的活動，並宣佈“五四科學和民主促進會”流產。

國家教委向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通知，要求各省市有關部門和高校要認真組織學生收看4月29日政府部門負責人和首都高校學生對話的錄相，組織廣大幹部、教師和學生深入

學習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旗幟鮮明、態度堅決地制止動亂。並指出：當前工作的重點是在於引導廣大學生充分認清這場鬥爭的性質，統一認識，同時，不承認並堅決取締一切非法組織。

5月1日

9時至10時，北京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和北京“高自聯”在北京大學召開新聞發佈會，美聯社、美國之音等20多家外國和港台地區新聞機構的40多名記者到會，採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的3000多名學生旁聽了新聞發佈會。會上，“高自聯”新聞發言人宣讀了九項聲明，即：1.“市高校自治聯合會”聲明；2.“市高自聯”對話要求草案；3.聲明；4.“市高校自治聯合會”致各階導、各界人士書；5.致香港同胞書；6.首都各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公開信；7.“北京市高自聯”致全國高聯同胞書；8.留美學生致國內同學的公開信；9.北大“籌委會”對於北京市政府與學生的對話不予承認的聲明。其中，“高自聯”對話要求的主要內容是：

1. 公正、客觀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對胡耀邦同志突然離職做出公開解釋。

2. 重新公正評價報導這次學生運動，查處北京市委欺上瞞下製造動亂借口的行動，成立專門調查組，調查此次學運始末。

3. 維護憲法，追究侵權行爲，懲處“4.20”打人事件的直接責任者。

4. 反貪污、反腐敗，懲處官倒，解決康華問題。

5. 盡快出台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公開向全國政協委員徐四民先生發出赴大陸辦私人報紙的要求。

6. 糾正十年最大失誤，提高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公布政協三個調查組對北京佈5所高校教育經費的調查報告，並繼續派出調查組，調查中學狀況，公佈調查結果。

7. 檢討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誤，由政協出面，組成專家論證小組，政府提供一切必需資料，分析去年通貨膨脹原因。

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署名“一北大人”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報，稱：“今天又到了一個關鍵抉擇的時候，是前進，還是後退？是自己爭取民主，還是等待別人的恩賜？歷史告訴我們，將鬥爭進行到底。”並對下一輪對話提出了具體建議，主要是：“各高校聯合行動，不是單獨與政府聯繫；會談成員由學生方面自定，對於官方指定不予理睬；會談時間應由學生方面決定；對話期間、罷課繼續，要給政府施以強大的壓力；如果政府不承認學生自治會，則對話不能進行。”

上海。一些高校學生秘密集會，商量5月2日上街遊行。晚，復旦大學有300多學生集會，會上有人宣佈5月2日舉行全市性大遊行。爲了統一行動還要成立全市的學生“聯合會”。遊行的要求是：“1. 堅決要求恢復《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的職務，要求將4月24日的《導報》原版重新發行；2. 堅決要求政府出公告保障學生人身安全，不得以任何形式及借口進行報復。3. 堅決要求遊行集會自由；4. 要求新聞出版自由；要求新聞媒介客觀及時地報導這次學生運動。集會上還散發了傳單，詳細提出了“全市高校學生總遊行的綱領、目的、要求、行動安排等。集會後、題為《上海市高校聯合會公告》的傳單迅速在上海各高等院校散發。傳單的具體內容是：

“我們決定於1989年5月2日舉行全市高校學生總遊行，現特公告如下：

“一、綱領：我們的行動決不是反對共產黨，而是發揚‘五四’光榮傳統，支持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促進民主進程。

“二、目標：1. 團結自由，我們的組織應是合法的；2. 遊行自由，廢除限制遊行的條例；3. 新聞自由，開放報界，解除報禁，如實報導全國各地的學生運動；4. 出版自由，允許私人辦報。

“三、要求：1.保障同學安全；2.如實報導這次遊行；3.抗議警察打人，懲處兇手；4.解釋海南出租；5.解釋《世界經濟導報》的查禁；6.調查嚴懲破壞分子。

“四、標語口號，不得超出本綱領，更不要有反動口號。”

根據上述情況，上海市委要求各高校要採取一切措施，抓緊工作，穩定局勢，決不能鬆懈。對於煽動學生上街的大小字報，要堅決揭掉。明確宣布罷課是非法的，決不允許阻止學生上課，只要有學生來上課就要堅持講授。要立即做遊行組織者的工作，盡力把遊行隊伍攔在校內。

西安。一些高校出現煽動“罷課”的大字報和標語。11時，西北工業大學發現有人在高層建築上掛出署名“88級研究生”的巨幅標語，上面寫着“罷課”的大字。西北大學發現有人從高樓散發100多份傳單，傳單上印着“西安高等院校聯合罷課宣言、綱領”，署名是“西安學生團結聯合會”。傳單迅速在西安各高校傳開。

重慶。一些高校出現煽動“罷課，遊行”的大字報和傳單。煽動學生“5月4日上午8時在新廣場集合，到解放碑舉行遊行、並罷課一天，以聲援北京學生的行動”。有的大字報提出了遊行、罷課的具體方案。

此外，天津、南京、武漢、成都等地的高校也出現煽動遊行的大字報和傳單。

同時，一些新聞界的人也在積極活動。（《北》（台）報導至少有三分全國性報紙的員工已經在辦公室中張貼抗議性的大字報，有些人寫信抗議中共查禁《世界經濟導報》。）《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科技日報》、《文藝報》等報社的幾百名記者打電報給《世界經濟導報》表示慰問。

5月2日

8時，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在非法建立的廣播站宣稱，爲了確保學生自治會能得力地領導“五四”大遊行，籌委會監督委員會做了調整，熊焱、楊濤、常靜、封從德、王丹統一領導“五四”期間一切活動。

14時30分，北京部分高校70多名學生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接待室，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遞交了一份最後通牒式的“請願書”。就對話問題提出12條要求、4點聲明，內容如下：

“一、雙方對話應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誠地解決問題的基礎之上。在對話中，發言、質疑的機會應均等。

“二、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應該由大多數高校學生（特別是參加此次四月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校學生）公認推出。同時，我們認爲，鑒於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在這次運動中沒有起到任何正確的引導和有益的組織作用，因此我們絕不同意由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指派學生代表，也絕不承認由政府單方面未經廣大同學的同意而私下邀請的學生充當學生代表。

“三、我們提出學生代表組成方式如下：鑒於同學自發組織產生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這次運動中一直起領導組織作用，並且在廣大同學中獲得了認可，可以由市文聯出面聯絡組織，由首都各高校學生根據人數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名代表組成學生代表團。在代表團內部經充分討論磋商後，從中推舉出若干名學生代表作爲學生一方總發言人，其他代表俱有列席旁聽，並對學生方面的發言作協商補充，及向政府方面發言人提出質疑的權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對話的成員，應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級別以上，具有了解國家各種事務及決策權利的人員。

“五、對話必須允許雙方邀請的民間人士或團體的代表參加

旁聽，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或阻擋。被邀請代表在對話過程中不具有發言權，但具有事後就對話內容發表看法的權利。

“六、雙方發言人必須有發言機會均等的權利。雙方發言人每次發言必須限定時間，質疑應限定在3分鐘之內，答問應限定在10—15分鐘之內，允許發言人在回答中多次質疑。

“七、對話過程中必須允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導，同時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應現場直播全部對話過程。對話雙方均具有現場攝像、錄音和記錄的權利，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加以干涉和阻撓。

“八、對話應在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的地點輪流舉行，時間可由雙方協商確定。

“九、政府參加對話人員在對話過程中應盡量回答並在會後盡量解決可以回答和解決的問題。如果某些問題確實不能迅即答覆，可商定在限定的時間內舉行下一輪對話，任何一方不得無理拒絕。

“十、為保證對話結果的法律效力，對話雙方必須對對話結果出具聯合公告，並經雙方共同簽字證明。

“十一、必須保證對話雙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輪對話之後，必須在國家各大報紙及電台上如實報導結果，出具公告，並宣佈下一輪對話的時間、地點等事宜。

“關於以上要求，我們聲明如下：

“一、為確保對話盡快達成，對以下要求，我們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時以前予以答覆，並在對具體要求作具體答覆的基礎上，附注各條答覆的理由，形成書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時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

“三、關於第一輪對話我們建議在5月4日上午8時30分，

地點可設在北京大學。

“四、此請願將抄一副本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負責同志分別接受了“請願書”。

14時許，北大貼出以“北大籌委會秘書處”名義發的《最新消息公告》，稱：“中午12時45分，接到美國加里福尼亞州16所大學留學生代表電話，告訴北大籌委會，已為我們募捐到8477美元（均為留學生所捐），並轉告，芝加哥等地已經成立了‘大陸學生後援領導小組’，由美方學者與留學生組成，李遠哲等著名學者已發表聲明，支援學生正義要求。劉賓雁等人抗議上海市委接管《世界經濟導報》。留學生們建議盡快使學生籌委會合法化並與政府直接對話，他們正想辦法盡快將捐款轉交北大籌委會。”

北京一些高校繼續出現真相畢露加劇動亂的大小字報。北京化工業學院貼出題為《從對話中看出的幾點問題》的未署名大字報，提出“下次遊行不應打出擁護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口號，要相信自己，相信人民，相信真理。”並攻擊說：“鄧小平這個人是中國當代的西太后，同學們應該緊緊抓住鄧的講話，讓他說清楚，讓他向全國人民道歉”。北京大學貼出未署名大字報《學生運動向何發展》，稱：“中國所有的問題根源在於制度，即政治、經濟、法律的三位一體制，而政治是統帥，為此，民主進程的突破口，首先是政治體制改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貼出署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部分赴京同學”的《告北京高校同仁書》，稱：“請回顧86年中國科大慘痛失敗之原因，以防慘象再次發生！請盡快聯合全國各地高校，團結起來一起戰鬥”，“時間上不要被政府愚弄、拖過‘五四’”。

一些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還直接到北大學生中去煽動、演講。21時許，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站的廣播中有一個不明身份的人演講，說：“美國總統布什下令美國在世界的銀行，一律

停止對中國的貸款；布什下令美國不惜一切代價支持中國學生運動。”一個自稱在中央機關工作、有12年黨齡的30歲左右的人在廣播中提出7條：

1. 應直接和鄧大人對話，考慮他身體健康，一小時也可以。現在中央一些領導人都是圍繞着他的思維工作，把最後、最大的決策人推出來，減少中間環節。
2. 中蘇首腦會談即將來臨，要求中蘇首腦和學生懇談。
3. 要把豪華小轎車封存、拍賣，從今年國慶起坐國產車。
4. 中南海黨政機關全部搬出來，搬到毛主席紀念堂辦公，紀念堂作為中央辦公地點，把毛澤東搬到八寶山，中南海作公園。
5. 要求公佈中南海領導人的特供。
6. 要求公佈高幹及其子女在香港的財產。
7. 把天安門變成海德公園。

上海。部分高校4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12時50分，復旦大學千餘名學生，串聯了同濟大學部分學生，沿途經四平路、外灘，前往市中心的人民廣場，與較早到達廣場的華東師範大學千餘名學生會合。遊行學生的主要標語、口號是：“保持黨的正確領導”、“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發揚‘五四’科學民主精神”、“嚴懲官倒，打倒腐敗”、“學生愛國，貪官該死”、“結社自由，保障人權”、“新聞自由，強烈抗議查禁《世界經濟導報》”、“要求對話”、“聲援北京”，等等。一些學生還沿途演講、散佈《告上海市民同胞書》等傳單。

3時許，人民廣場一個學生向遊行學生宣佈了四點要求：

1. 強烈要求市委恢復《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總編職務，補發4月24日第439期《導報》；
2. 強烈要求保障真正的遊行自由，修改遊行條例；
3. 強烈要求政府出公告確保學生運動參加者的人身安全，不得以各種形式和藉口進行報復；

4. 要求新聞媒介客觀如實地報導這次學生運動。

“如果不能答覆這些要求，全市高校學生即日開始無限期罷課。”

還有一些學生演講，傳播北京的謠言，煽動學生的情緒。18時左右，學生開始向市政府聚集，要求與市府領導對話。（《北》（台）報導1萬多名學生在上海市委會前靜坐示威。）22時許，聚集在市政府大樓前的遊行隊伍陸續散開。

上海市人民政府發言人就部分學生上街遊行一事指出：這次遊行事先未向公安部門申請批准，違反了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上海市民遊行示威的有關法規。

西安、蘭州等地許多高校，出現煽動罷課遊行的大字報、標語及宣傳品，提出了“五四”上街遊行的具體方案。

美國波士頓地區的我留學人員在麻省理工學院舉行“紀念‘五四’，聲援國內學生運動”集會，劉賓雁應邀到會講話。會上還宣讀了事先準備好的“承認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合法，恢復《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職務，處分上海市委負責人”等五點聲明，並為“北京學生運動”辦報募捐了近5000美元。美國三大電視台到會採訪，並連續對外播出。

這次集會前，在美國的一些“民聯”分子在各校四處活動，他們利用留學生關心國家時局，紀念“五四”的熱情，達到他們插手動亂，搞亂中國的目的。

5月3日

北京一些高校的部分學生繼續罷課，但大多數學生已不願再堅持下去。

上午，國務院發言人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鏐、中共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出席記者招待會，圍繞5月2日北京市一些學生向全國人大常委辦公廳、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遞交“請願書”

一事進行了答問，袁木同志說：“政府願意在不同層次、不同範圍內，通過不同渠道與各種不同觀點的同學對話。”他強調，“對話應建立在相互信任和誠意的基礎上，不應有先決條件”袁木指出：部分學生在“請願書”中共提出12條，核心問題是3條：第一，他們要求對話排除經過民主程序選出的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北京市學生聯合會和高校的學生會、研究生會，提出不同意由他們組織對話，而是要由在這次遊行中非法組織起來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對話（《北》（台）報導袁木表示政府不可能不承認合法的“全國學聯”和“北京學聯”而與非法的“北京學生高校自治籌備委員會”對話。）；第二個核心問題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爲談判對手，甚至超越政府之上；第三，“請願書”提出如此苛刻的條件，並限期答覆，還說如不按期答覆，就要繼續示威，這是最後通牒式的請願，是帶威脅性的。從“請願書”中可以看出，確實有人背後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動亂。

中午，北京一些高校的幾名學生來到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詢問對昨天遞交“請願書”的答覆。兩辦信訪局負責同志回答：“請願書”中提出的問題，國務院發言人在答中外記者問時已經答覆，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對對話問題一直採取真誠和歡迎的態度，希望學生盡快復課。

一些主張在中國實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特邀方勵之領銜，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回了《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政治宣言》，攻擊我國說：“對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專制傳統根深蒂固、特權勢力盤根錯節的病態社會，只在經濟上做些修正，而在政治體制上進行實質性民主改革，是無法解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鼓吹應在中國實行多黨制。從美國紐約的一封來信夾着一份署名“全國工農群眾聯合行動指揮部”的《看準目標、勇往直前——再造一次中國工農群眾南征北戰的輝煌成果》的傳單。傳單胡說：“牢記階級恨、莫忘血淚仇”，中國農民過去兩

千年來所反抗的是地主階級的壓迫，而現在所要反抗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所滋長的紅色資產階級和官僚階級。煽動人們起來顛覆社會主義制度。而廣東作家寄給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會的傳單上則鼓動學生“成立中國知識分子協會中央委員會，吸收全國各黨派的精華，建立新的人民中央”。

下午，中國人民大學貼出未署名大字報，題為《關於當前學生運動目標策略的建議——立足校園，面向社會》，稱：“要民主，爭自由，應在校園內首先取得突破。1.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2.民主選舉學生會；3.解除一切思想禁錮和政治教條的束縛”。還提出“新聞自由”、“民間辦報”等。

有100多名記者，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內集會，由《亞洲經濟日報》駐京記者主持，《經濟學週報》一些記者，將一份事先擬好的“請願書”，拿出來讓與會人商討。最後擬定的“請願書”，要求中共中央撤消上海市委對《世界經濟導報》的決定，要求政府與新聞界對話，有90多人即席簽名。

在極少數動亂策劃者、組織者的煽惑下，非法組織“高自聯”的頭頭繼續為策劃“五四”的非法活動而緊張活動。

14時30分至16時，非法組織“高自聯”在北京師範大學物理樓開會，研究“五四”遊行問題。有47所高校的“學生代表”參加會議。在表決5月4日是否去天安門廣場遊行的問題時，在場有41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會後，北京各高校的非非法學生組織紛紛在校內進行“五四”遊行的煽動。題為“五四行動”的傳單、大字報出現在許多高校。內容是：

“經高自聯47所學校一致同意，明天（5月4日）活動安排如下：

“1.8點從各校出發，遊行到廣場，沿途散發傳單，不演講，少喊“打倒”。

宣傳重點：

（1）支持改革，反對倒退。

- (2) 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治。
- (3) 要求對話，對話要講誠意。
- (4) 維護憲法的言論新聞自由，聲援《世界經濟導報》。
- (5) 集會、結社自由，高自聯合法地位。
- (6) 反對官倒、打倒腐敗。
- (7) 全國高校聯合起來。

“2. 下午4點，市高聯在廣場發表《五四宣言》，然後各校自由組織活動（集體活動結束）。

“另：住各校的外地學生代表上午7：30在師大門口集合。”

21時，“高自聯”頭頭王丹在北京大學主持了“北大自治會籌委會”召開的中外記者招待會，參加招待會的中外記者有20多人，並有400多北大學生參加旁聽。王丹在會上惡語攻擊：“袁木召開的對話實質是借對話來糊弄學生、愚弄百姓”。稱：“上次對話代表是‘兩會’（學生會、研究生會）委派的，他們不能代表廣大學生，參加對話會必須由籌委會委派”。狂稱：“袁木級別不夠，根本不配和我們對話。文革期間，造反派要見哪位領導人，他們不敢不見，誰拒絕了就把他揪出來，當然現在不能採取這種辦法”。接着，王丹宣佈“五四”上街遊行的目的：“1. 抗議袁木藉口對話來欺騙人民，向人民公佈籌委會對話的條件；2. 抗議上海市委干預《世界經濟導報》的違法行爲，要求欽本立復職；3. 遊行口號由‘高自聯’統一擬定，主要有以下幾條：要求真誠、平等地對話，發揚‘五四’精神，聲援《世界經濟導報》”。

21時30分，“高自聯”頭頭吾爾開希在北京師範大學“3.18”紀念碑前發表演講。稱：“有人告我，在共產黨中央一次高級會議上，有人要對我和北大的王丹提出起訴，對我起訴的罪名是反革命煽動罪。一個外國記者問我，聽到這一消息有甚麼想法，我回答：‘感到非常自豪’。我最近幾天沒在學校，我躲出去了，我告訴大家我幾乎出了四次車禍。我從北京飯店出來，有個記者告訴我‘快走’，我回頭一看，有人開車追我，一個香港記

者把我拉進車去”。吾爾開希還說：“聽到一個消息，今天，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的記者在魯迅博物館開會，準備發起簽名運動，支持《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明天將有重大行動”。

外地一些高校也掀起了煽動“五四”罷課、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大學生風波。

上海。一些高校繼續出現煽動罷課的大字報、標語、傳單、煽動“各高校從即日起無限期罷課，罷課期間，請不要進入教學區，可在宿舍、圖書館學習”。有的大字報煽動說：“政府欺我們學生軟弱，連四點要求都不屑於答覆我們，昨日參加遊行的學生們忍飢挨餓、腰酸腿疼，難道我們所付出的代價就白搭了嗎？不，我們今天要罷課，要全校罷課、罷教”。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的一些學生傳出消息：5月4日上午9時30分上街遊行，到市人大門口集中。

武漢。武漢大學、武漢工學院、中南財經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武漢工業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武漢水運工程學院、湖北大學、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鋼鐵學院、武漢糧食學院等13所大專院校都出現“五四”上街遊行的大字報或傳單。有的學生在準備標語、橫幅。

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商學院、河北工學院、天津紡織學院、天津輕工學院、天津財經學院、天津師範大學的部分學生在南開大學集會，商量五月四日上街遊行。

鄭州。一些高校出現大字報、傳單、煽動學生明天上街遊行。有的傳單詳細介紹了北京“學潮”的情況，稱“北京學生從24日已開始罷課”，煽動學生“向北京學生學習！起來吧！”

貴陽、成都、重慶、昆明、長沙、哈爾濱、瀋陽、長春、蘭州、大連、南京、杭州、蘇州等地的高校相繼出現了煽動學生五月四日上街遊行的大字報和傳單。

“五四”前夕，各地黨委政府，各高等學校為制止“五

四”的非法遊行，做了大量的工作。重慶市委提出了穩定局勢的具體措施：學校要組織幹部和教師骨幹深入到學生中做疏導工作，對學生遊行，要力爭勸阻在校內，一旦出校門就隨隊做工作，防止騷動，一旦發生要妥善處理。陝西省委要求各高校組織廣大幹部和教師深入教學班、學生宿舍進行說服、教育、盡力勸阻罷課、遊行等行爲，維護正常的教學和社會秩序。

5月4日

五四運動70周年紀念日。北京20萬各界青年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歡度自己的節日。在天安門廣場，有1萬名新團員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入團宣誓儀式，有數萬名青年來到勞動人民文化宮、中山公園、圓明園、官園等地參加各種遊園活動。

但是，北京一些高校的學生、教師在極少數動亂策劃者、組織者和北京市“高自聯”頭頭的煽動下，不顧各學校和執勤公安幹警、武警官兵的勸阻，又一次違反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法規上街遊行。由於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的發表和北京各高校黨政幹部、教師的辛勤工作，學生參加遊行的人數由27日的3萬多人減少到不足2萬人，（《悲》、《天》報導爲10餘萬；《北》（台）報導爲超過15萬名大學生；《八》引法新社消息稱學生加上市民約30萬。）有的學生是騎車或乘公共汽車到達天安門廣場的，街道上圍觀的群眾也大爲減少。遊行前，“高自聯”統一印發了《我們的口號》，主要口號是：

“對話對話，平等對話。

沒有誠意，等於空話”

“向《世經導報》致敬。

向欽本立先生致敬。”

“言論自由，聲援《導報》。”

“結社自由，捍衛籌委會。”

“支持改革，反對倒退。

貪污腐敗，懲辦不殆。

特權衙內，必須治罪”。

“全國高校，聯合起來。”

“發揚五四，爭取民主。”

遊行隊伍中，還有200多名（《北》（台）報導有300餘名來自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四十個以上新聞媒體的從業人員加入遊行。）首都各新聞單位的記者，他們打出的橫幅、標語主要有：“嚴正抗議上海市委撤銷欽本立職務”、“首都新聞界要求洗刷耻辱”、“不要逼我造謠”、“新聞要說實話”、“新聞屬於人民”、“開放報禁”等等。

15時許，遊行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北京“高自聯”頭頭周勇軍宣讀了所謂《五四宣言》。《宣言》稱：“70年前的今天，天安門前也曾聚集了一批莘莘學子，中國的歷史從此開始了偉大的篇章。”“這次學運是‘五四’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學生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是史無前例、極其成功的。學運的成績還表現在一大批高年級的學生和研究生成了學運的領袖，使整個行動為成熟、更為理智。”《宣言》吹捧“由47所高校代表選舉產生‘學生自治聯合會’是一個全新的組織，它對日後的民主改革肯定會大有意義，起到推動作用。”

宣讀《宣言》後，北京市“高自聯”的代表宣稱明日各高校復課。16時左右，遊行隊伍離開天安門廣場。在遊行集會過程中，由於黨和政府保持了十分克制的態度，維持秩序的公安幹警盡職盡守，沒有與遊行發生衝突。（《北》（台）報導外交人員表示，中共對學生示威活動採容忍的態度，是為了在亞銀年會其間向外界表現他們的自制。）

遊行結束後，許多學生感到疲憊不堪和厭倦，認為這次學潮該結束了，打算回去就復課。

下午，趙紫陽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22屆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時，擅自發

表了一通經過精心準備的同政治局常委決定，鄧小平同志講話和“4.26社論”精神完全對立的意見。在已經出現明顯動亂的情況下，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在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他還堅持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經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利用學潮策動動亂的情況下，他還只是說，“難免”“有人企圖利用”。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是鮑彤事先為他起草的。鮑彤還要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當天下午就立即廣播，並且要連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報》次日在頭版顯著地位發表，同時，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就播出了趙紫陽的講話。

20時至22時，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出現一批又一批的記者，要求採訪校黨政幹部、教師和學生，收集對趙紫陽講話的反映。高校的一些幹部和師生骨幹議論紛紛。

23時，北大“自治會籌委會”廣播通知：“鑒於目前形勢，明天繼續罷課。明天下午開籌委會，將下一步安排告訴大家。”北京師範大學“自治會”的頭頭也宣佈：“明天繼續罷課”。

全國30個城市有130所高校的約9萬名學生和一些教師上街遊行。

上海。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校約3000餘人（《悲》報導為逾萬）上街遊行。遊行呼喊的口號及標語是：“打倒官倒，清除腐敗”；“反對專制，反對獨裁，還我民主，還我人權”；“還找導報”等等。遊行隊伍有人演講，號召“全中國知識分子聯合起來”，並有學生宣讀“波士頓來電”。經各校做工作，於5日凌晨返。

武漢。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武漢工業大學、武漢鋼鐵學院、武漢體育學院等18所高校1萬多人上街遊行，並到省政府門前請願。遊行的標語、口號主要是：“紀念五四，興我中華”；

“學生萬歲、遊行無罪”；“聲援北京學生、支持七點建議”；“打倒官倒，打倒腐敗”等等。各高校學生到省政府門前匯集後，遊行組織者宣讀了“請願書”，主要內容是：

1. 嚴懲官倒，打倒貪官。
2. 新聞要盡早立法，新聞自由。
3. 重視教育，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4. 抑制通貨膨脹，平抑物價。
5. 為勇於說真話的《科技日報》、《世界經濟導報》平反。
6. 禁止對愛國青年實施無理迫害，保障學生的正當權力。

省政府辦公廳、信訪辦工作人員接受了“請願書”。17時20分，遊行隊伍返校。遊行造成交通嚴重阻塞，但沒有發生衝突。

南京。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校1000多人遊行到省政府，遞交了“請願書”，內容是：

1. 集體失職應集體辭職；
2. 75歲以上黨政軍領導全部辭職；
3. 中共經費開支不應由國庫無限開支；
4. 由各界人士成立聯合廉政委員會，監督政府查官倒；
5. 公開領導人住房、收入及子女情況；
6. 取消報禁，新聞自由，要求民辦報紙；
7. 省電台要如實報導北京“4.22”、“4.27”遊行請願真相；
8. 保證遊行參加者、組織者人身安全，不搞秋後算賬；
9. 南大85級一學生患恐懼症，學校要向學生說明真相；
10. 取消市政府禁止遊行的規定。

17時，遊行學生返校。

重慶。重慶大學、重慶建工學院、重慶師範學院、重慶醫科大學等校約有4000多人先後走出校門上街遊行，遊行打的橫幅是：“擁護中國共產黨”、“五四精神萬歲”、“支持北京學生行動”、“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等。遊行造成交通阻塞，但

沒有發生衝突。

西安。西北工業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西北大學等校約5000多人滙合陝西師範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校7000餘人，共計約12000餘人上街遊行。學生舉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發揚五四精神，爭取民主、自由”、“打倒官倒，反對腐敗”、“平抑物價”等橫幅來到新城廣場，向省政府遞交“請願書”後，陸續返校。

太原。山西大學、太原工學院、山西財經學院學校1000多人上街遊行，在五一廣場集中後，前往省政府靜坐，要求與省政府領導對話。隊伍的橫幅和口號有：“打倒官倒，打倒腐敗”、“要民主、要自由”等。下午，學生返回。

長春。吉林大學、吉林師範大學、長春地質學院、東北師範大學等校約5000多人上街遊行，口號是：“擁護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要民主，要自由”、“打倒官倒，打倒官僚”、“聲援北大大學生”、“提高知識分子待遇”。12時許，遊行隊伍返校。

杭州。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工學院、浙江商學院等校約6000餘人上街遊行到省政府門前。他們的口號主要有：“擁護共產黨”、“反對動亂”、“鏟除腐敗，打倒官倒”、“弘揚民主，愛國無罪”。傍晚，學生返校。

貴陽。貴州師大、貴陽醫學院等校1000多學生手拉手，走出校門遊行，學生遊行的口號是：“紀念五四”、“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敗”。經學校幹部，教師疏導，學生返校。

廣州。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校近800人上街遊行。口號是：“聲援北京學生運動”。“打倒官倒、腐敗”、“要求新聞自由”等等。學生遊行隊伍兩邊由學生組成的自行車隊保護，整個遊行沒有發生衝突。

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湖南大學、湖南財經學院、湖南醫科

大學等8所高校3000餘人上街遊行。口號是：“擁護黨的改革開放”、“拯救農業危機”、“維護憲法尊嚴”、“反對貪污、懲治官倒”、“新聞自由”、“民主自由萬歲”、“收回‘4.26’《人民日報》社論”、“支持北大學生的正義行動”、“抑制通貨膨脹”、“鄧小平語錄：老的不去，新的上不來”等等。

昆明。雲南大學、昆明工學院、民族學院，師範學院等校約1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到省政府請願。

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福州大學近千人抬着“發揚五四精神、反對黨內腐化”的橫幅，喊着“擁護中國共產黨”、“打倒官倒、打倒腐敗”、“聲援北京學生”等口號，先到福州“五一”廣場匯合後，遊行至省政府、省委門前，停留約半小時，經疏導後，學生返校。晚，廈門大學約600人也上街遊行。

蘭州。蘭州大學、甘肅師範大學、甘肅工業大學、西北民族學院等校近6000多人上街遊行至東方紅廣場。口號是：“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反對官僚，打倒官倒”、“聲援北京學生”。中午13時左右，學生離開廣場返校。6名學生代表到省政府遞交了“請願書”。

西寧。青海師範大學、青海民族學院等校約千餘人先後走出校門上街遊行。在遊行中學生呼喊的口號是：“發揚五四精神，爭取民主自由”、“打倒官倒、懲治腐敗”、“向首都大學生學習、致敬”、“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等等。其中，青海民族學院的300多名學生打出了“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標語。他們到達省政府後與省教育廳、民委的領導同志進行了短暫對話後返校。

石家莊。河北師大等校400餘人上街，在省政府停留十幾分鐘後返校。

大連。大連理工大學等校1500餘名學生遊行至斯大林廣場。

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紡織工程學院、天津民航學院等8所高校2500餘人，傍晚走出校門遊行。遊行隊伍打出的橫幅有：“擁護共產黨的真正領導”、“要求平等對話”、“紀念

五四”、“要民主、要自由”等等。遊行中一些人沿途散發《告天津同胞書》、《4.29對話聲明》、《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宣言》等傳單。次日凌晨遊行學生返校。天津大學一些學生反映：“基本目的已達到，部分學生不願再開下去了，部分學生持觀望態度，看北京學生如何行動”。

此外。成都、合肥、洛陽、寶雞、咸陽、湘潭、衡陽、婁底、保定等地也發生了小規模的學生遊行。遊行中，比較集中的口號是：擁護改革、開放、“紀念五四”、“民主自由萬歲”、“打倒官倒，打倒腐敗”、“新聞自由”等等。

在國內一些城市舉行遊行的同時，中國“民聯”分子、國民黨分子、還有少量的港台學生也組織了約有200人的隊伍，在聯合國附近廣場集合後遊到我駐紐約總領事館側門口示威。在遊行隊伍前面有的人舉着楊巍、魏京生、徐文立等人的照片，還有的人舉着“魏京生無罪”、“李鵬下台”、“鄧小平退休回家抱孩子”、“結束中國專制統治”等反動標語牌，並由“民聯”監委主席薛偉帶領呼喊反動口號。遊行結束前。倪育賢、蘭宜申、艾未未等人要求見領事館人員遞交信件，我領事館當即予以拒絕。此後遊行隊伍離去。

四、急轉直下（5月5日至5月19日）

由於趙紫陽同志5月4日亞行講話調子和中央關於制止動亂的方針截然不同，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們從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進行種種活動，北京、天津一些復課的學校重新罷課，並擴展到全國許多地方，他們甚至採取絕食這種更為激烈的對抗手段，使本來已經趨於平緩的局勢急轉直下，已經回落的動亂又日趨嚴重。

5月6日，趙紫陽同志又同當時中央主管宣傳和思想工作的胡啟立、芮杏文同志談話。他的這篇講話向新聞界傳達後，猶如火上加油，新聞輿論支持動亂的錯誤導向迅速加劇。5月9日，北京1萬多名學生再次上街遊行，聲援首都部分新聞記者的請願。

5月16日，趙紫陽同志會見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把動亂的矛頭引向鄧小同志，掀起了反鄧浪潮。

爲了進一步擴大事態，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玩弄兩面手法，一方面表示願意同政府“對話”，一方面又宣稱政府無對話誠意，發動了更能煽動群眾，加劇動亂的絕食請願活動。5月13日至5月19日，北京高校約300名學生，後擴大到約3000名，組成“絕食團”，在天安門廣場和新華門前絕食請願。同時，在天安門廣場設置多個廣播站，強化動亂輿論。一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紛紛走上前台。他們又是動員知識分子和社會各界參加聲援絕食學生的大遊行，又是發表所謂“緊急呼籲”、張貼大字報。這些人還多次到天安門廣場發表煽動性演說，並醞釀成立非法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由於學生的絕食引起了社會的同情，加上輿論的錯誤導向，北京多次發生各界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的聲援遊行（《悲》報導5月17日、18日的聲援遊

行都超過200萬人；《八》引法新社和美聯社消息，稱“ [18日] 遊行人數不斷增加，規模已超過昨日的100萬人。”）。舉世矚目的中蘇高級會晤也因此而受到嚴重干擾，一些國事活動日程被迫變更，有的被迫取消。首都出現了嚴重的無政府狀態，並波及全國許多地方。北京學生的絕食請願活動，引起全國66個城市約121萬人次上街遊行聲援；16個城市約2500名高校學生絕食聲援；80多所外地高校約5萬學生來京聲援。學生絕食期間，中央、地方和高校的負責同志，廣大幹部、教師和醫務工作者，竭盡全力，做了大量勸說和救護工作。全國沒有一名學生因絕食死亡。

這一時期的大小字報、傳單、標語、口號繼續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比較集中的內容是：1.要求否定“4.26社論”、承認學生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非法組織；2.攻擊鄧小平、李鵬同志、要他們下台。

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企圖借動亂之機，亂中奪權。他們散發傳單，公然宣稱要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籌委會”，取代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他們攻擊依法選舉產生的國務院是“偽政府”。有人聲言，“鄧小平已下台”，三天後要成立“新政府”。首都的局勢日益嚴重，許多地方陷入一片混亂和白色恐怖之中。

5月19日，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要求大家緊急動員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維護安定團結，以保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但由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當天，某些掌握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就洩露了會議內容；5月19日下午4時，又有人到天安門廣場，透露了部隊即將進城實行戒嚴的消息，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搶先調整策略，改絕食為靜坐，企圖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並於當晚組織力量，在北京各主要進城路口設置障礙，阻截軍車。

4月17日至5月19日，全國有近80個城市，500餘所高校的153

萬人次上街進行。

5月5日

《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趙紫陽同志5月4日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22屆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時的講話、大字標題、醒目提要，配有大幅照片。頭版下方配有該報記者編發的消息《首都校師生歡迎趙紫陽講話》。該報在《首都青年紀念“五四”70周年》的標題下，同時報導了首都青年紀念“五四”的活動，包括肯定北京大學等40多所高校數萬學生遊行示威的消息。其他一些報紙作了類似報道。許多教育部門和高校領導紛紛向上級領導部門打電話，詢問趙紫陽亞行講話為甚麼變調，與“4.26社論”精神截然不同；對《人民日報》關於“五四”活動的報導表示不理解。學校幹部和師生骨幹普遍認為“被出賣了”，心情十分沉重，工作上感到無所適從，完全陷入被動狀態。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造成嚴重的思想混亂，給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撐了腰、壯了膽，打了氣，成為動亂升級的轉折點。

經有關學校工作、京、津地區一些自4月24日起先後有學生罷課的高校開始復課。學生到校率不一，北京大學為50%，北京師範大學為30—40%，北京其它高校在80%以上；天津大學為92%，南開大學為50%。京、津地區教育部門和高校繼續加強復課的動員和組織工作，力爭恢復正常教學秩序。

9時40分，北京大學三角地出現題為《緊急通知》的大字報，稱：“何人宣佈的復課？你能對得起你的良心和海內外關心支持我們的華人同胞嗎？”煽動繼續罷課。

18時，北京大學“籌委會”在三角地貼出《復課宣言》，同意復課，但又稱復課不是屈服。同時貼出的《近期工作計劃》稱：同意市高聯復課決定；籌備和組織對話代表團；組織各界人士參加“五四”討論會；組織演講團到基層去宣傳；加強與全國各高校

的聯系；加緊籌建各系籌委會分會，準備大選。大字報剛貼出就被撕去。撕大字報的學生認為學潮的目的的一個也沒達到，表示不同意復課。隨後，不同觀點的學生利用北大28樓“籌委會”廣播站進行辯論，一些自稱是武漢、長沙等地的外地學生在廣播中鼓動說，北大是領袖、你們要堅持罷課、等等。

23時40分，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站廣播“籌委會緊急通知”：“1.5月6日繼續罷課（《北》（台）報導北京大學學生已決定於5月6日復課，北京師範大學則宣佈在5月8日復課，其餘各校均決定今天復課。）；2.明天上午各宿舍開展討論，三角地為主要討論場所。中午12時以各宿舍為單位進行投票，復課還是繼續罷課。下午4時公佈投票結果。晚上邀請人大、北大、清華、師大四校商量下一步工作計劃”。

青海民族學院500名學生於11時再次走出校門，遊行到省政府門口，15時30分逐漸散去。

5月6日

今天各報刊登了李鵬總理在昨晚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22屆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正、副團長、亞行行長等亞行高級官員及有關國家駐華使節的講話。李鵬總理說：“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中國的政局是穩定的，政將努力維護國家的安定，避免動亂，並將認真克服工作中的缺點，消除腐敗現象。”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部分學生繼續罷課。北京其他高校復課情況進一步好轉。

中午，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在三角地進行是否復課的辯論。13時20分，北京大學“籌委會”將關於是否復課的調查問卷發到每個學生宿舍，進行所謂“民意投票”。在1263張“有效票”中，贊成繼續罷課的佔64.2%、反對罷課的佔24%、棄權票佔11.8%。

14時，北京市“高自聯”部分成員在北京師範大學開會。會議根據北京大學的情況作出決定：1.先由北大和北師大聯合罷

課，再號召全市罷課；2. 活動以校園為主，辦講壇、出報紙、搞印刷，在校園內搞遊行示威活動。王丹透露，“高自聯”還有2萬多美元，是香港、台灣和外國記者以其它名義援助的。準備找四通集團公司支持一些印刷設備。

下午，項小吉（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沈彤（北京大學學生）等4人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北京交通大學、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北京語言學院、北京經濟學院、石油大學（北京）、北京戲曲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央美術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北京電影學院、北京機械工程學院、北京計算機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學生代表”的名義，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遞送了《北京高校對話團請願書》。這份有23所高校學生署名的“請願書”說：

“最近，北京及全國各地高校學生通過遊行請願等方式，反覆表達了同黨和政府對話的要求，黨和政府領導人也多次以不同方式表示願意同學生對話，共同商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我們作為北京高校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本着廣泛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的基本態度，急切請求盡快同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就當前的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改革的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等問題，進行真誠的建設性的公開對話。

“我們希望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代表盡快同我們確定時間、地點，就對話程序、事宜進行協商，以利對話的順利進行。

“我們請求，根據新聞自由的原則，允許新聞界對這次對話進行採訪，並向全國公開、準確地進行報導（我們準備5月8日下午3時左右前來聽取答覆）。”

趙紫陽同胡啟立、芮杏文就新聞工作進行談話，向新聞界放

了一把火。趙紫陽說，“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導，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甚至還說，“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他在這裏竟把明顯的反共反社會主義逆流說成是“國內人心所向”和“國際進步潮流”。這番講話，當天就向首都主要新聞單位作了傳達。

《人民日報》繼續在一版顯著位置刊登消息：《首都高校昨日起陸續復課 趙紫陽講話引起積極反響》

法國《世界報》載文評論趙紫陽亞行講話，指出：“這位黨的首腦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勢的發展變得對他有利了”。

青海民族學院學生會宣布：自今天起全體罷課，要求省主要領出來對話。

天津大學幾十名學生在校內集會，有人在演講時說，“中央內部有鬥爭”。天津民航學院一名從北京回校的學生說，“北京學生在5月15日戈爾巴喬夫訪華時還要有行動”。

5月7日

18時至19時30分，王丹在北京大學三角地又一次主持召開“民主沙龍”，煽動堅持罷課和挑起新的事端，引起千餘人圍觀。一自稱福州市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副教授沈澤宜的人在演講時煽動學生堅持罷課。王丹聲稱，要繼續罷課。並鼓動說，5月9日下午有部分記者要到記協去請願，希望得到廣大學生的支持。他還說，“現在記者起來了，同學們不要停下來。”

南開大學少數學生擅自成立《寬容》雜誌社，出版《寬容》雜誌。該雜誌社聲稱：“奉行自由、民主、科學、法制”的宗旨，對稿件“觀點不作要求”。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在校內貼出《公告》稱：“自治會的宗旨是廣泛宣傳民主思想及一切有利於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學術理論和成就，並通過各種形式的活動，探討和推進校園的民主化進程，最終推動全國的民主化進程。”

5月8日

7時40分，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說，“籌委會”作出繼續罷課的決定。但北大仍有50%的學生上課。

8時，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站廣播了《北京大學籌委會關於復課的條件》。11時，《復課條件》以大字報形式貼在三角地和中關村路口。北大“籌委會”提出的復課條件是：

1. 要求《人民日報》就4月26日社論公開糾正錯誤之處，給整個這次學生運動重新做公正客觀的評價。
2. 要求承認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
3. 要求國務院立即公布調查官倒的統計數字，成立審查官倒小組，着手懲治官倒。
4. 要求立即給《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復職。
5. 要求重新審議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

15時30分，項小吉等4名學生代表到國務院信訪接待站詢問遞交“請願書”後的結果。全國人大信訪局陳局長、中辦國辦信訪局鄭局長答覆說：爲了搞好對話，請學聯收集如何搞好對話的意見。兩位局長還表示，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將廣泛地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學生、教師、黨外人士接觸並進行對話。人大常委會領導同志歡迎同學生以及有關人士廣泛對話。

19時30分，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高自聯”的所謂《聲明》，鼓動學生“進行校園民主建設，如自治會的選舉、確認，保留校園自由講話，保留校園民主牆，絕不讓它輕易失去。要繼續對民眾進行宣傳，如進行普法，普及民主自由思想的基本常識，並可以文藝形式宣傳。總之——鬥爭仍在繼續，同學尚須努力！”

22時30分，北京師範大學300多學生在校內“3.18”紀念碑前集會。會上廣播了北師大“自治會”的決定：明天罷課一天。還廣播了“高自聯”的《通知》，主要內容有：進行校園民主建設，保住民主牆，搞自由論壇；要政府承認自治會合法化，自治會與學生會並存；等等。《通知》還煽動學生繼續罷課，宣稱：“五

四”宣佈復課是政治大周勇軍擅自作出的，“高自聯”要追究他的責任。

23時許，北京大學200多名（《八》報導為約1000名）學生舉着“堅持罷課，決不罷休”、“為民主忍痛罷課”、“爭自由求助恩師”等橫幅，呼喊“堅持罷課，師生團結”等口號，在教師宿舍區遊行。

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再次在校內張貼《公告》稱：“全國各地的愛國民主運動已進入一個新時期，現就有關問題請教校外關心學運的教師、學生：1.在當前形勢下，愛國民主運動走向何處？2.各國民主運動進程及其對我們的教益；3.校園民主制度的形成途徑。”

5月9日

13時50分，北京大學學生在中國人民大學校門口散發印有該校“籌委會”發佈的所謂《公告》的油印傳單。《公告》煽動說：“北大學生5月10日上午9點，組織自行車大遊行”。

14時許，約200名首都新聞工作者到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全國記協），遞交了一份要求“就中國新聞界近期發生的事情，與黨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負責同志進行一次對話”的聯名信件。首都30多家新聞單位（《北》（台）報導包括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以及“國家廣播電台”等。）的1013名記者和編輯簽了名。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1500多名（《八》引中新社北京電為近千名；《悲》報導亦為近千名。）學生打着“聲援新聞界的良心”、“聲援欽本立先生——中國的脊梁”等橫幅，呼喊“新聞記者，為民說話，爭取民主，不用害怕”等口號，騎自行車遊行到全國記協聲援。遊行學生向全國記協提出所謂“三點要求”（《北》（台）報導此三點乃新聞工作者向“全國記協”提交一封致中共中央的請願信的對話內容。）：1.當前情況違反新聞自由的原則；2.袁木所說的新聞自由、總編

負責制與事實不符；3.對欽本立的處理是錯誤的。隨後，遊行學生又騎車到人民日報社靜坐1小時。（《北》（台）報導學生高喊“人民日報欺騙人民”、“支持新聞記者請願”口號。）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選出同政府對話8人籌備小組，制定了對話提綱：

“這次對話有29所高校參加，成立了對話代表團。對話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 1.這次學生運動的性質；
- 2.由官倒、腐敗等現象所引起的政治體制改革；
- 3.突出新聞自由、出版自由；
- 4.人大負責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代表團擬定問題思路是：首先從現象入手，然後引入問題，加以分析，最後提出建議。具體問題綜合為以下幾點：

- 1.由胡耀邦的辭職所引出的黨內民主問題；
- 2.由《人民日報》等報導失實引出的新聞、出版自由問題，這個問題要從體制方面論證；
- 3.由官倒腐敗現象所引起的政治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問題；
- 4.由於黨和國家領導人不負責任、推卸責任所引出的國家權力結構問題；
- 5.由經濟利益分配不公平所引出的利益分配機制問題；
- 6.由掠奪性剪刀差導致農業危機引起的整體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 7.由國家四大機關運轉不正常所引出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綜合的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問題。”

晚上，北京大學“籌委會”在校內舉行所謂“新聞發布會”，宣讀了“高自聯”發表的一個聲明：5月4日周勇軍代表“高自聯”宣佈復課的決定作廢，將周勇軍開除出“高自聯”。

在新聞發佈會上，“高自聯”通知：5月10日中午，北京各高

校學生到中國政法大學集合，騎車環城遊行。《通知》說，“這次遊行的目的是：（1）給政府施加壓力，盡快答應學生對話條件；（2）支持新聞記者的請願，聲援欽本立；（3）向社會聲明學生沒有復課，仍有罷課。”21時30分，北京大學“籌委會”重申了上述內容。

20時許，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站播放李淑嫻的講話錄音。李揚言要對揭露她的陰謀活動的人和事提出上訴。王丹在廣播站發表演講，極具煽動性：“我現在是從籌委會退出了，甚麼都不幹了。不過，說在頭裏，可能過幾天要再出來。有人說我害怕，壓力太大了。如果我害怕，早就退出了。當初我何必站出來呢？……進入下一階段，應進入一些新的人手，保持我們組織的活力。……如果還要我的話，我還是要出來。面對鬥爭的黑暗，我個人覺得他們並不那麼強大。不要自己嚇唬自己，不就那麼幾百萬軍隊嗎？我們不是有10億人民嗎？……我剛才講這些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學在關鍵時刻站出來，加入‘籌委會’。”

“我們這次學生運動，作為愛國啟蒙運，有兩點：一是要啟群眾之蒙，主要是煥發各階層人們的熱情，我想這一點通過‘4.27’、‘五四’大遊行高呼口號，沿街散發傳單，已經達到這個目的；二是要啟自己之蒙，我們應該切實按憲法做起，不要管他允許不允許，只要憲法允許的，我們就應該做。憲法不是允許言論自由嗎？那麼對不起，我們就想說我們要說的話。憲法規定了出版自由，我們就能出版自己的報紙。你可以說不允許民辦報紙。但是，你代表憲法嗎？方勵之老師講‘壓力集團’，‘4.27’、‘五四’就是壓力過程，結果怎樣，誰輸了？是人民還是政府？下一階段主要任務是校園民主建設，……校園民主主要包括：學生自己辦自己的報紙，辦自己的廣播，辦一些講座。邀請哪些學者，不經過黨委或校領導來批。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民主牆，應該有與校方對話的機制。相信，我們今天的行動，歷史一定會給我們作出公正的判斷。”

南開大學貼出該校學生《5月8日17點20分長途電信局與北大通話》大字報，稱北大仍堅持罷課；要堅持到5月中旬戈爾巴喬夫訪華。該校學生“自治會”貼出所謂《公告》說：“由於目前形勢需要，因此我們準備成立一個學生對話代表團”。另一份《公告》煽動學生“自由、廣泛地進行各種集會，並結社和辦報，首先在校內形成一種民主氣氛”。

在蘭州的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大學、蘭州鐵道學院1000多學生，舉着“取消新聞封鎖，要求民主對話”、“打倒官倒、官僚”等橫幅上街遊行至省政府。

在太原的山西大學、山西礦業學院等校約1800名學生打着“民主萬歲！”“懲治官倒”的橫幅沿太原市主要街道遊行。部分學生企圖衝擊省委省政府大院。此前，自5月4日凌晨開始，太原市每天均有學生上街遊行。

5月10日

14時，按照“高自聯”和各校學生“自治會”的通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11所北京高校的1萬名（《八》報導為數千名）學生打着“聲援首都新聞工作者”、“新聞要說實話”等橫幅、標語，騎自行車上街遊行，遊行學生先後到中央廣播大樓、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等單位門前，呼喊“新聞自由！”“聲援《世界經濟導報》！”等口號。學生遊行經過二環路等交通要道，致使北京主要路口交通一度中斷。

晚上，中國人民大學工會青年部在校內舉行報告會。戴晴、包遵信等在會上發表煽動性演講。戴晴在演講中說，“4.27遊行”，學生取得了勝利，“從1989年4月27日開始，我們國家統治了中國人上千年之久的權威統治，從此就要結束了。”

中午，南開大學出現署名“天津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和“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題為《和平民主進京》的大字報。聲稱“學生運動正處在關鍵時刻。爲了把本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推

向新的高潮，天津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決定組織‘和平民主請願團’於5月14日（周日）騎車進京。”進京的“目的是：①歡迎戈爾巴喬夫先生訪華；②聲援北人，敦促政府盡快與學生進行平等對話；③要求深化政體改，加快民主化進程。”晚上，天津“高自聯”在南開大學召開天津各高校學生“自治會”頭頭會議，正式宣佈：5月14日天津赴京“和平民主請願團”共有500人參加。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向北京通報了上述情況，北京學生表示歡迎。天津市有關部門和高校開展工作，勸阻“請願團”進京。

山西大學出現由5所高校組成的所謂“學生聯合自治會”的緊急通告，宣佈各高校開始總罷課，組織學生上街遊行。8時20分，山西大學、山西財經學院、山西礦業學院、太原工業大學等校3000多學生打着“打倒官倒”、“打倒腐敗”、“省委大樓天下第一，人民生活倒數二”等橫幅、標語，分東西兩路遊行至省委、省政大樓前。10時左右，遊行學生有計劃地衝破了為保衛當天在太原召開的，“兩會一節”（山西省國際經濟技術洽談會、進出口及外地商品交易會、民間藝術節）而設立的三道警戒綫，阻斷了藝術節的文藝表演隊伍，衝散了“兩會一節”開幕式會場。12時30分，千餘名學生不聽勸阻。衝入外賓住地迎澤賓館院內，要求對話。15時左右，遊行學生轉移到省委、省政府門前示威，衝擊機關大院。

海南大學100多學生（《八》報導為500多名）於凌晨2時上街遊行，到省委門口靜坐，要求省政府領導出來對話。遊行、靜坐學生呼喊“還我健康”、“打倒官僚”、“打倒老板”等口號。20時，海南大學、海南醫學院約2000名學生繼續上街遊行，並多次衝擊守衛省委大門的武警戰士隊伍。遊行學生呼喊口號，仍然要求與省領導對話。

萬里委員長主持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會議決定，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議於6月20日左右在京舉行。委

員長會議建議本次常委會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滙報；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滙報；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的議案等。

5月11日

14時許，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一份署名“46樓部分研究生”的所謂《緊急建議》的大字報。“建議”策劃採取激烈行動，使事態升級：

“鑒於目前的嚴峻形勢，我們建議破釜沈舟，採取如下緊急措施：

“A. 集體絕食，具體時間、地點可商量。

“B. 竭盡北京高校之全力，於戈氏訪華之日遊行進駐天安門，作最後拚搏。成敗在此一舉，同胞們一起努力。”

19時，北京大學“籌委會”在二教203教室舉行新聞發佈會，由天津“高自聯”二名成員介紹天津學生情況。北大“籌委會”宣佈：學生要求對話，政府在一個星期內答覆；“高自聯”總部移到北大；希望大家簽名要求戈爾巴喬夫來北大演講。20多名外國記者和300多名學生到會。

15時35分，同濟大學學生、1986年學潮的骨幹分子曹建華等“決策組”成員在復旦大學召開記者招待會。世界經濟導報、青年報、中國婦女報、上海電視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等單位記者出席。會上宣佈組織七人“請願團”，以“上海高校聯合會”名義赴京“請願”。“請願”內容是：1. 恢復《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的聯務；印發《導報》439期原版；2. 修改市人大通過的遊行條例；3. 就欽本立的問題同江澤民對話；4. 要求新聞自由。同時，要質問國務院：《導報》錯在哪裏？欽本立錯在哪裏？甚麼叫總編負責制？甚麼叫新聞自由？會上還宣佈：取消“上海高校學生聯合會”名稱，啟用“上海遊行組織者”新名稱。這些人發誓說：“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會後，有關學校做工作勸阻無效，

七人“請願團”乘162次列車赴京。

太原學生繼續遊行。上午，山西大學、山西醫學院、太原重型機械學院、山西經濟管理學院、太原電力專科學校等校6000多名學生遊行到省政府大樓門前靜坐，要求與省長對話。一些學生誣蔑“兩會一節”是“官倒聚會”。省委、省政府辦公廳負責同志出面與學生對話。

海南大學學生繼續上街遊行。20時50分，2000多名學生打着“打倒官倒”、“自由萬歲”、“懲治貪官”等橫幅，呼喊口號，在海口市遊行。

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王忍之於11日至13日分別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同新聞界座談對話。胡啟立等認為，新聞改革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

5月12日

10時許，北京大學約200名學生頭纏白條布，騎自行車到全國記協，參加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舉行的新聞發佈會。

下午，王丹、吾爾開希、熊炎等“高自聯”頭頭決定採納絕食這一“破釜沉舟”的激烈方式加劇動亂。他們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高校貼出征集參加絕食的簽名大字報，稱：13日中午12時集合去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希望同學們報告參加。絕食的目的是：1. 要求新聞自由，取消報禁；2. 促使政府與學生對話；3. 促進民主化進程。王丹、吾爾開希、熊炎等近百人在大字報上簽名。

15時許，北京大學部分學生在校內塞萬提斯像前舉行第17次“民主沙龍”。包遵信作有關民主人權的演講。

19時40分，上海七人“請願團”抵京，十餘名北京學生高舉“熱烈歡迎上海學生首批請願團”的橫幅，在北京站內迎接。隨後“請願團”成員到達北大，受到北大“籌委會”組織的歡迎。赴京途中，列車每停靠車站，學生就把“請願團”的橫幅掛到窗

口，進行宣傳煽動。列車到達天津時，他們下車張貼題為《黑狼擋道70年》的傳單。

21時30分，北京大學200多名學生打着橫幅、旗子到北京農業大學串聯，煽動該校學生“罷課到底”。

同濟大學組織遊行的頭頭曹建華等人在229教室召集200—300人開會，着重議論如果赴京“請願團”失敗了，如何爭取與上海市委對話等問題，並醞釀成立一個叫“民主論壇”或“民主研究會”的組織。

太原市上千名高校學生繼續上街遊行。位於臨汾市的山西師範大學有3000多名學生和部分教師打着“打倒官倒”、“打倒腐敗”、“除了良心，一無所有”的橫幅，沿臨汾市主要街道遊行，“聲援”太原的學生。

在首都各新聞單位負責人座談會上，傳達了趙紫陽5月6日同胡啟立、芮杏文的講話。這樣，《人民日報》等許多中央報刊便對遊行、靜生、絕食等採取充分肯定、積極支持的態度，作了大量的甚至言過其實的報道，新聞界的遊行、請願、簽名等活動大量增加，並與學生進一步結合在一起。

外交部發言人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美國之音”報導中國政府拒絕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想去北京一所大學（即北京大學——編者注）發表講話的要求，是“毫無根據”的。中蘇雙方根本沒有談過這個問題。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回答記者關於“聽說學生們要在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時遊行示威，並要求同他對話，請問政府對此有何反映？”的提問時說，我們希望通過對話的辦法，依照合理的途徑，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使問題逐步得到解決。

5月13日

2時，北京市“高自聯”頭頭提出了對話的要求，4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就答覆同意。但天明之後，“高自

聯”頭頭又自食其言，取消了這次對話。此前，5月8日、11日、12日，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幾次5月6日送交“請願書”的學生商量對話的有關事宜。

上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負責人通知5月6日送交“請願書”中的兩名北京高校學生；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將於5月15日繼續同北京高校部分學生座談對話。他們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參加人數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一個20人的名單，政府同意後，又要求增至200人，還沒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責“政府對話毫無誠意”。

上午，李鵬總理到首都鋼鐵公司，與工人和幹部座談對話。李鵬同志指出，我們要順利地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在國內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李鵬說，黨和政府正在研究一系列有力的措施，通過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來解決目前社會上和我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8時30分，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署名“首都高校自願絕食者”的《絕食宣言》：

“各位親愛的同胞，在繼前幾次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之後，今天，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

“絕食原因：

“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

“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代表團的對話。

“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報導。

“絕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真誠平等對話。

“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5月13日下午2點出發。

“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

“口號：不是動亂，立即平反！

馬上對話不許拖延！

為民絕食，實屬無奈！

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

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援我們！”

9時30分，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了“絕食行動方案”：

1. 11時30分糾察隊在南校門集合。
2. 絕食團中午12時出發，13時到達師大宣誓、誓師，通電中外記者、中外紅十字會和全國政府。
3. 紀律：除水和飲料外，不進食任何食物，不准帶巧克力等食品，否則你不要參加。

北京大學住在21樓的部分青年教師在南校門佈告欄上貼出題為《緊急募捐》的大字報，聲稱要用捐款在燕春園飯館（北大伙食處培訓中心）為絕食學生“餓行”

10時30分，北大“絕食團”100多人，頭扎白布條在燕春園進行“絕食宣誓”，誓詞是：“我宣誓，為了促進祖國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繁榮，我自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的指揮，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宣誓結束後，吃部分青年教師為他們準備的“餓行”飯。北大作家班學員為絕食學生寫的橫幅“壯士已去，盼回還”立在燕春園飯館內，絕食學生一批批在橫幅前照相。

12時20分，北京大學學生“絕食團”約400人（其中簽名絕食的160人左右，其他人是糾察隊、救護隊、宣傳隊、後勤隊等）向北師大進發。各校絕食隊伍在北師大匯合後集體出發。

18時20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醫科大學、北京農業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北京經濟學院、北京機械工業管理學院、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13所首都高校的300多名（《北》（台）報導為1000餘名學生絕食。）絕食學生以及3名上海

七人“請願團”學生，在2000多名學生的“護送”下到達天安門廣場。百餘名學生來到新華門前靜坐。在天安門廣場，學生舉行演講，散發傳單。圍觀群眾達3、4萬人（《悲》報導為2萬人。）

17時40分，絕食學生再次宣誓後宣佈：絕食開始。

18時，王丹、王超華、馬少方三名“高自聯”頭頭在歷史博物館西側台階上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王丹宣讀《絕食宣言》，王等二人回答了記者的提問。王丹聲稱：“這次絕食請願活動，同學們已經決定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21時，北京市政府安排的市紅十字會的醫務人員和市急救中心的兩輛救護車進入廣場附近。醫務人員開始救護工作。

22時，北京大學校內貼出由226名北大教師簽名的給黨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公開信》建議：

1. 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人盡快與首都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對話，以求盡早妥善解決問題。
2. 應當盡早對這次學潮的性質作客觀、公正的評價，以安民心、黨心、不應採取拖延政策。
3. 應當高度重視這次絕食請願活動，以認真、謹慎和人道主義的態度，採取一切措施，保障學生的身心健康。

當晚，嚴家其、蘇紹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學貼出《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報，動員知識分子參加他們準備發起的聲援學生絕食活動的大遊行，為動亂火上加油。

22時左右，中國人民大學院內貼出署名“人大教師”的《再也不能沉默》的大字報，稱：“嚴家其、劉再復、包遵信、蘇紹智等知名學者發起首都知識分子大遊行”，“5月15日下午2點在復興門立交橋集合步行到天安門”。“人大的教師們、教授們，不能再沉默了，拿出我們的良心、勇氣和社會責任感吧！！讓我們書寫歷史！！！”

太原機械學院1000多名學生乘702次火車從郊區到市內後，遊行至政府大樓前，要求與省主要領導人對話。

5月14日

2時3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等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返校。但學生仍堅持絕食。

上午，北京原已復課的高校再次停課。萬餘名學生遊行至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

中午，北京大學“部分教師”貼出《倡議全體教師罷教》的大字報，提出：若今晚11時以前政府不答覆學生的要求，15日將罷教。

16時45分，李鐵映、閻明復等（《北》（台）報導李為教委會主任，閻為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另有監察部長尉健行與學生代表會談。）中央領導同志中共中央統戰部禮堂與首都20多所高校學生推舉出的對話代表、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代表進行了座談對話。李鐵映、閻明復回答了學生們提出的一些問題。19時20分，由於參加對話的學生堅持要為動亂平反和電視進行現場直播，並以此為繼續對話的先決條件，對話被迫中斷。學生的絕食請願仍未停止。一些高校領導人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返校。

18時，戴晴、于浩成（原群眾出版社社長）、包遵信、李澤厚（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李洪林、嚴家其、蘇曉康（北京廣播學院講師）、溫元凱、劉再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等12人，為給絕食者撐腰打氣、與絕食學生的代表晤談，並向學生代表宣讀了他們發出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隨後，這些人又前往天安門廣場，向地場的絕食請願學生再次宣讀這份《緊急呼籲》。《緊急呼籲》要求：

1. 要求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宣佈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參加學潮的學生“秋後算帳”。
2. 我們認為：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組織，政府應當承認。
3. 反對以任何藉口、任何名義、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

採取暴力，誰這樣做誰將成爲歷史罪人。

《緊急呼籲》還說，“爲了中國改革的長遠利益，爲了避免發生親痛仇快的事情，爲了使中蘇最高級會晤能夠順利進行，我們懇請同學們發提這次學潮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出天安門廣場。我們相信同學們是能夠自己做出明智判斷的！但我們鄭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點，我們將和同學們一道爲實現上面三點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

溫元凱、戴晴、蘇曉康等人還在天安門廣場發表煽動性演講。

溫元凱說：“今天下午我們12位大學教授、學者憑着社會責任感，自動匯集在一起，商量了今天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態，我們12人在下午就已向新聞界表示了對學潮的整個看法，要點如下：

“1. 我們認爲4月15日以來的學生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而且它將開創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潮流的新紀元。學生運動無罪。

“2. 我們認爲，通過大部分學生民主選舉程序選舉出來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的，政府應給予承認。

“3. 我們反對以任何藉口、形式對學生採取暴力行動，而且應該保護任何一個參加學潮的學生，不得打擊報復。”

溫元凱還說，“我們經過研究，如果政府不答應條件，我們將和同學一起行動。”

戴晴在演講中說，“從4月15日到現在，你們取得了1987年甚至上百年都沒有取得的勝利。經過你們的行動，取得了社會進步。我們絕對不能有小小的技術上的閃失，而使同學們取得的成就付諸東流。如果沒有你們，全國人民就不會看到現在中國人民會這麼成熟，對民主要求是這麼迫切，這是你們取得的第一個成就。如果沒有你們，怎麼會有新聞記者要求新聞自由，也不會有這麼多報紙不再用新華社的專稿，而用他們自己的稿件，這也

是你們的功勞。如果沒有你們，領導人也不會跟你們對話，也不會來這裏看你們，這也是你們的勝利。”

蘇曉康說：“你們已經取得了非常偉大的勝利。你們第一次在中國教會、正在教會人民和政府如何進行現代政治運動、現代民主運動。你們比政府、比官員、比文化精英聰明得多。4月15日以來，學生運動最值得稱讚的就是你們的理性精神。現在的政府和執政黨，正是民主政治表現得非常無能。我還想說，正因為如此，你們大家要講理性，要教會他們。我們還有沒有理性？（學生高喊：“有”）。那好，如果政府作出讓步之後，我們能用我們的理性回答他們。”

北京高校數百名學生絕食請願的消息傳往外地，各地高校學生開始“聲援”活動。

山東。12時，青島海洋大學4000多名學生打着“青島海洋大學生聲援北京學生絕食鬥爭”橫幅遊行到青島市委所在地，並遞交了大約250人簽名的請願書。學生提出：要求新聞媒介如實報導他們的“聲援”活動，要求與市長對話。

遼寧。中午，遼寧大學2000多名學生打着“聲援北京學生”的標語上街遊行。

陝西。延安大學校門出現煽動性大、小字報，號召學生“聲援北京”，罷課、罷餐、遊行示威，並要求解散學生會，成立學生“自治會”。晚飯時，絕大多數學生罷餐，同時決定第二天罷課。

上海。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校出現一批大字報，傳播北京《絕食宣言》和絕食情況。復旦大學出現求復旦學生今晚開始絕食的大字報。華東師大有大字報提出15日開始為期兩天的絕食“聲援”。

江蘇。南京大學法律系黨員教師張中秋公開表示“退黨”。

天津。20時許，天津高校學生“和平民主請願團”共700餘名學生不聽勸阻，騎自行車到京，進入天安門廣場。天津一些學生

加入絕食請願隊伍。

5月15日

凌晨，天安門廣場聚集3萬餘人（（八）引美聯社消息亦為3萬餘），其中多數是學生，預定的清場工作未能進行。（《北》（台）報導中共日前已正式宣佈將自15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8時30分以及16日上午8時至中午，關閉天安門廣場。）歡迎戈爾巴喬夫來訪儀式被迫改在首都機場舉行。

8時30分，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邀請首都高校50多位學生同李鐵映、閻明復等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的負責人在政協禮堂座談對語。一些學生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希望中央對這次學潮作出正確評價。

李鐵映說，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已在多次講話中肯定了廣大同學的愛國熱情和善良願望。但是目前整個事態還在進一步發展，有些事情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李鐵映希望廣大同學用自己冷靜、理智的行動，讓實踐和時間對這次學潮作出評價。

閻明復說，我除了對學生在4月27日、5月4日上街遊行未向政府申請並得到批准這一點表示遺憾外，對整個學生運動的主流是肯定的，但對這期間出現的一些問題也感到憂慮。現在一些學生正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國家的形象，我希望同學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自己是有理智的。

北京石油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師範學院、北京農業大學、北京經濟學院、北京大學、北京科技大學、中央民族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在座談對話中發表了意見。座談對話進行了近3個小時，中央領導同志反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請願活動，但未能奏效。

12時15分，中央電視台《午間新聞》節目播放送了戴晴等12人發出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光明日報》也顯著位置摘要刊登。

16時許，嚴家其、包遵信等（《北》（台）報導學者費孝通、馮友蘭也有參加。）人在打着“中國知識界”大字橫幅的引導下，帶領數萬名（《北》（台）報導為1萬餘名）首都知識界人士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向已在廣場絕食的學生表示聲援。遊行隊伍中有中國科學院一些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60多個單位的教授、講師、研究人員，也有博士、碩士生和職工。嚴家其、包遵信、徐剛（詩人）、鄭義（《老井》作者）等人對絕食學生發表煽動性演講。

包遵信說：“我們的政府到現在還沒人出來講話，這是一個無能的政府，你們的肩上承擔着中國現代化的希望，中國民主化的希望，今天首都200多個單位、4萬知識分子參加遊行，對你們表示支持，向你們表示敬意，崇高的敬意！今天我們支援你們，同時我們也發表個聲明，我們向你們表示：我們4萬知識分子在你們的鼓舞和感召下也站起來了！爲了全中國的自由，全中國的民主化，同你們戰鬥在一起！最後，我還是代表4萬知識分子向你們表示崇高的敬意！”

鄭義說：“今天，首都的知識界代表整個中國知識界走到了街頭，作爲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站起來了！所有參加絕食的同學們，所有參加這次偉大愛國民主運動的同學們，你們是我們的老師。是你們教育了我們，使我們站起來了，我們跟着你們走！今天我們遊行的隊伍有好幾里地長，我們的隊伍有好幾萬人，這顯示了我們知識分子的一種獨立的力量。我們要繼承魯迅先生，要挺起脊梁做人，要和民主的先驅們，要和我們親愛的同學們戰鬥在一起。”

嚴家其說：“我，我們願意和同學們一起。我們和同學們一起渡過困難時期。你們一定會勝利！希望你們會勝利！中國的民主一定會實現！同學們萬歲！”

徐剛說：“我們不會忘記今天這個時候，我們相聚在天安門

廣場，被人看不起的臭老九站起來了！站在學生們的面前，對學生說，你們是我們的老師。我們把眼淚灑在長安街上，為這個苦難的民族擔心。我相信我們的苦難將會結束，我們的明天將會到來。勝利是屬於大學生的！”

北京學生的絕食請願活動，繼續在各省市引起極大反響。

（《悲》報導，當天進入天安門廣場支援學生最多人時人數達80萬；《北》報導，由於當天天安門廣場聚集了50餘萬人，歡迎戈爾巴喬夫儀式改在北京機場舉行。）

陝西。8時，延安大學16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聲援北京學生行動”等口號。11時，遊行學生衝擊延安地委大院，遞交了“請願書”，並要求對話。14時，學生衝破武警戰士的警戒綫，進入地委辦公樓內。13時30分，漢中陝西工學院800餘名學生在收看中央電視台報導的北京學生絕食消息後，攔截車輛到漢中市遊行示威。

黑龍江。下午，黑龍江大學8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沿途呼喊“聲援北京學生”、“打倒官倒”、“打倒腐敗”等口號。

安徽。18時，安徽大學700餘名學生走出校園，遊行到中國科技大學、安徽農學院。三校近1000人遊行到省政府。

河北。20時，唐山工程技術學院4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示威。

河南。20時30分，鄭州市千餘名高校學生在省委門口遊行，隨後又遊行到省政府門口，表示“聲援”北京學生，要求與省委、省政府領導對話。

四川。20時30分，重慶大學研究生12宿舍開始掛出“聲援北京學生！同學們，積極行動起來，為自由、民主、科學而吶喊！吶喊”等標語、橫幅。21時後，宿舍內有人將“美國之音”廣播放大播出。22時，四川大學、成都科技大學、華西醫科大學等校2000多名學生先後上街遊行。遊行學生手挽手，學生糾察隊維持秩序。學生一邊遊行，一邊呼喊“聲援北京”、“打倒官倒”等口號。

湖北。23時、22時30分“美國之音”播送了北京學生絕食及中央領導與學生座談對話消息後，武漢大學幾百名學生遊行致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兩校共約1000名（《八》引中新社北京電為12所高校約8000名）學生打着橫幅、呼喊“打倒袁木”、“打倒官僚”、“打倒腐敗”等口號，到省政府門前靜坐、發表演講、要求對話。

天津。23時，南開大學、天津大學4000—5000學生在校內集會，“聲援”北京學生。

上海。晚上，從北京趕回上海的七人“請願團”成員在復旦大學、華東師大發表演說，煽動上海學生“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之後，500餘人在復旦校內遊行。

甘肅。23時30分，蘭州大學千餘名學生呼喊“聲援北京”、“消除腐敗”、“打倒官倒”等口號，從校內遊行到蘭州中心廣場。

江蘇。南京大學部分教師貼出致校領導的公開信，“聲援”北京學生絕食行動；並拍電報給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轉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及全國學界，表示“聲援”。

山西。太原及臨汾、榆次、太谷等地、市所在地的高校學生近8000人，分別步行、乘汽車、火車聚集到太原市，遊行至省政府門前和五一廣場。學生呼喊的口號是“打倒官倒”、“打倒腐敗”、“要求對話”、“聲援北京”等。

遼寧。遼寧體育學院、遼寧師範學院、遼寧航空學院等校4000餘人遊行至省政府門前。

5月16日

1時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對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發表廣播講話。指出，當前，中蘇高級會晤已經開始。希望同學們以大局為重，不要做有損於國家尊嚴和利益的事情。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希望同學們盡快返回學校。我們也希望學

校領導、老師、家長做好勸說工作，動員同學們回校。

2時，北京語言學院教師陳明遠到天安門廣場對絕食學生發表演講。陳明遠說，“學生的請願和十年動亂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在我們的基本民主權利，在我們的人權，在我們的憲法得不到保證的情況下；我們迫不得已才罷課了”。“我們的基本要求，首先就是希望政府能夠理解我們。在全國人民都理解我們的情況下，希望政府能正式宣佈我們這次學生運動是一次正義的、愛國的、民主的和平請願，是一次民主運動，而絕不是動亂”。

13時起，北京新聞界（《北》（台）報導“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記者，手舉一本記者證入場；《人民日報》的記者更高舉一幅“旗幟鮮明反對四月廿六日社論”的橫條；而《工人日報》的部分記者及編輯在場外伸出支援學生的標語。）科技界、教育界、文藝界、醫務界、企業界及民盟等（《北》（台）報導參加遊行還有數百名“中華全國總工會”組成的“工會支援團”，和首都鋼鐵廠的工人。另外，還有“中國民航”的職工和建築工人。）一些單位的人員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悲》報導參加絕食人數已逾3000名；《八》引人民日報訊，從北京市急救中心獲悉，截至今天下午6時，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已有617人被送至醫院和急救中心搶救，留院247人。）當天，遊行參加者累計達10多萬人次（《天》報導為數十萬）。北京大學附中、北京72中、105中等中學的一些師生也參加了遊行。中央民族學院30-40名青年教師組成“絕食團”到天安門廣場絕食。

下午，北大貼出一份140餘人簽名的《北京大學教授支持南京大學教師來電聲明》的大字報，稱：“鑒於目前局勢發展嚴重，鑒於何東昌在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中所表現的冷漠和無能，以及他對十年教育重大失誤所應負的主要責任，我們北大教授堅決聲援南京大學教師倡議，敦請何東昌先生馬上辭職。有人還把這個《聲明》貼到國家教委汽車隊門柱上。

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趙紫陽有意把矛頭引向鄧小平同志。他在會見的一開頭就說，“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了中國黨的這個“決定”。這個談話發表後，局勢進一步惡化，遊行示威的人數和對鄧小平同志的攻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17時40分左右，閻明復到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發表講話。閻明復說，“你們沒有權利這樣自我摧殘。未來是你們的，改革要你們進行下去，你們沒有權利這樣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你們的要求的達到。”“你們要愛護自己，等待正義的裁判的這一天就要到來了。我請求你們，我可以和你們一起靜坐，請求你們能夠愛惜自己，要為國家保存我們這些力量，保存你們自己。不是為了你們自己，甚至不是為了你們的家長，而是為了我們的國家。你們的精神已經感動了全國，你們以自己英勇的行為證明了你們的決心。我相信，包括我們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會，一定會很快地對整個局勢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斷。希望同學們在這幾天內，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我希望同學們，特別是廣場絕食的同學們，能夠到醫院去，能夠回到學校去。如果同學們對我講的話不相信的話，我願意作你們的人質，與你們一起回到學校去。”（《北》（台）報導閻明復稱將向中央高層反映、討論人民日報4月26日的社論。）

18時許，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外語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農業大學等校10位大學校長通過廣播發出公開信，“真誠地希望廣大同學、教師和社會各界人士，本着對參加絕食同學的生命健康負責，對國家前途負責的精神，共同努力，引導事態向着理智、秩序的方向發展，不要使同學們付出不必要的代價。”（10位之中，有些是副校長，信中還提到“我們希望黨和

政府的主要負責人盡快與同學們直接見面和對話；《北》（台）報導中共中央電視台在晚上七時卅分報導了此事。”）

20時，北京大學部分教師在校園圖書館前集會。下午成立的“北大教師後援團”負責人張炳九袁紅冰等在集會上宣讀了《北大教師就目前局勢告全國同胞書》和朱德熙等10教授簽名的《緊急呼籲書》，要求黨和政府“肯定這次學潮是愛國的、民主的行動，不是動亂”。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校的部分教師發表“罷教”聲明。

當日，在北京大學三角地召開了所謂“中國知識界新聞發佈會”。鄭義宣讀的《5.16聲明》（由巴金、艾青等1000多名知識分子聯名）鼓吹：“面對當前的學生運動，黨和政府的某些領導人是不夠明智的”，“將極可能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職務”是“完全錯誤的做法，是對憲法的極大漠視。”“不實行新聞自由，不准民間辦報，一切關於開放改革的願望與允諾只能是一紙空文。”“把這次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是錯誤的。”“解放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實質就是壓制和打擊不同的政治見解。”等等。

到今天為止，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學生中，已有600人次暈倒（《北》（台）報導超過500名學生，在絕食80多個小時後不支送醫急救，但加入絕食行列的學生增加至3000人以上，另有17位學生開始絕水。）現場救護絕食學生的22所醫院和醫學院師生呼籲，要求市紅十字會迅速採取措施，以保證絕食學生的生命安全。同時，1200名絕食學生聯合簽名，對市紅十字會及各醫院幫助他們的醫務人員表示最高的敬意。19時，“高自聯”常委熊焯等人與市紅十字會負責人會面。熊焯等人拿出一份寫給國際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北京紅十字會的呼籲書，聲稱要請國際紅十字會進行干預。後經反復做工作，“高自聯”才與市紅十字會達成協議：從17日凌晨1時起，由市紅十字會全部接管對絕食學生

的監護、搶救、治療工作。

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常委中的多數同志認為，面對險惡的形勢，絕對不能退讓，只能更加堅定地反對動亂，制止動亂。趙紫陽仍然堅持退讓。他當時還提出，向學生承認4月26日社論是錯誤的，可以說社論稿曾發到朝鮮經他批准，由他承擔責任。這是他要弄的另一手腕，受到常委多數同志的拒絕。

當天，北京以外地區上街遊行人數達10餘萬，波及20多個城市，近百所高校。主要是：

南京。5時，南京大學30多名學生搶佔了校廣播站；7時，播出《罷課》宣言，隨後學校切斷廣播電源綫。該校部分學生組成糾察隊，阻止師生上課。12時50分，南京大學1000多名學生走出校門，向鼓樓廣場方向遊行。

成都。四川大學部分學生及一些社會閑雜人員共300餘人，衝擊並佔領四川大學廣播站，至9時人群散去。中午，成都科技大學等校3000-4000名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抗議”凌晨警察打人（凌晨2時，警察清理在省政府前靜坐的200多名學生時，有10多名學生受傷）。

重慶。晚上，重慶大學1000多名學生在沙坪壩區遊行示威。

合肥。8時，安徽大學5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

新鄉。10時，河南師範大學中文系86級90多名學生罷課。12時30分，該校近千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到新鄉市政府遞交“請願書”，提出要省委、省政府發電聲援北京絕食學生、改組河南日報社等八條“要求”，限17日17時前答覆。

鄭州。十餘所高校的9000多名學生陸續上街遊行，並在省委、省政府門前靜坐示威，要求與省領導對話。

保定。河北大學、河北農業大學、華北電力學院等校2000多名學生遊行至保定市政府前示威。500多名學生強行登上火車赴京“聲援”。

太原。山西財經學院60多名學生自中午開始到省政府門前絕食請願，“聲援”北京絕食學生。

上海。13時，復旦大學幾百名研究生（《八》報導有3000餘學生參加，但沒有提研究生。）上街遊行。該校部分教師、中層幹部參加“聲援”北京學生簽名。晚上，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校4000-5000人上街遊行，其中70餘名學生宣佈“絕食”。學生提出與市領導對話要求。

武漢。中南財經大學、湖北醫學院、湖北省教育學院等校1000餘名學生遊行至省政府門前，與15日在那裏靜坐的學生匯合。15時許，華中師大等校2000多名學生加入靜坐隊伍。15時30分，華中師範大學廖寶斌、武漢大學劉向陽（均為86年學潮的骨幹）等向省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16時前與省政府對話，否則上長江大橋靜坐。16時45分，劉向陽等人在與省政府代表商談的同時，指派人將靜坐學生帶往長江大橋。18時30分，2000多名學生在武昌橋頭靜坐，長江大橋公路交通全部中斷。21時許，湖北大學、華中理工大學等校2000餘名學生遊行到武昌橋頭。

青島。13時，青島海洋大學2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21時，青島建工學院300餘名學生遊行。

西安。下午，西北大學一些學生在西安交通大學校門口搞募捐、演講活動，煽動罷課，號召赴京“聲援”。

漢中。13時30分，陝西工學院1200多名學再次到地委、行署前遊行示威。

長春。15時30分，吉林大學、吉林工大等校37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70多名學生帶着募捐款乘火車赴京。

沈陽。下午，20所高校25000多名學生遊行至省政府廣場。遊行活動持續到17日凌晨4時多。

杭州。浙江大學2000多名研究生上街遊行，呼喊“無能者下台！”“聲援北京絕食！”等口號。

蘭州。13時，蘭州大學1500多名學生遊行至東方紅廣場。呼

喊“不惜生命，聲援北京絕食！”等口號。

天津。下午，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師範大學等校學生陸續到天津東站廣場靜坐、發表演講、呼喊口號，晚飯後人數達到400多。這天，截止19時，天津高校1500多名學生乘火車抵達北京。

廣州。晚上，華南師範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等校2000多學生遊行聲援北京學生。

海南。晚上，海南師範學院1200多名學生再次上街遊行。23時30分後，海南醫學院、教育學院、電視大學等校學生也陸續匯集到省政府大門前。學生多次衝擊省政府大門。有的學生向警察扔瓶子、鞋子等物品。雙方未發生衝突。

哈爾濱。哈爾濱工業大學、黑龍江大學、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等12所高校的近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其中哈工大等校的遊行經過哈爾濱市公安局批准。

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所謂“愛國運動學生組委會”在校內公佈其“綱領”。“綱領”包括綱領、任務、章程等。“綱領”稱：聲援北京的絕食鬥爭，嚴格與北京學生運動保持步調一致，與呼市各大、中專院校保持一致。

長沙。23時，長沙鐵道學院等近10所高校1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17日晨6時30分散去。

5月17日

凌晨，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書面談話，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停止絕食，盡快恢復健康。但學生的絕食請願仍未停止。

1時，北京市紅十字會的80名會員、16輛救護車和兩輛大轎車，按照市紅十字會與“高自聯”達成的協議準時到達廣場。

4時許，“高自聯”單方面撕毀協議，宣佈市紅十字會不受歡迎

迎，將前來救護的醫務人員趕出了廣場。後在一些學生的質問下，“高自聯”才請回了醫療救護人員。

從上午起，聲援學生的隊伍打着橫幅，呼喊口號，陸續走進天安門廣場。遊行人數達幾十萬之多。（《悲》報導為逾200萬群眾；《北》（台）報導遊行人數達100萬人，工人和其他階層的群眾，明顯超過了學生人；《天》報導遊行人達100萬人以上；《八》引北京《人民日報》報導：“從早到晚，數百萬人自發地湧上街頭。”）在聲援隊伍中，有高校的教授、教師，中小學教師和中學生，有新聞、出版、科技、法律、公交財貿、商業、郵電、市政、飲食、工廠、企業、醫療、國家機關等（《北》（台）報導包括“首都鋼鐵”、“國務院”、“外交部”、“中共中央黨校”、“中宣部”、“求是雜誌”、“中國石油”、“北京低壓電四廠”、“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兵器部三一八廠”、“人民解放軍文職人員”、“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和“光大公司”等職員。）許多部門、行業的職工，還有民主黨派和宗教界人士。廣場有外地赴京的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河北大學、華北電力學院等高校學生10000餘人。遊行隊伍中，攻擊鄧小平同志的橫幅、標語急劇增多。下午，天安門廣場傳出鄧小平已經辭職的謠言，一些人抬着棺材遊行，燒毀鄧小平同志的模擬像，在天安門廣場放鞭炮，“慶賀勝利”。同時，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充斥了“擁護趙紫陽”、“趙紫陽萬歲”、“趙紫陽榮升軍委主席”等標語、口號。在這前後，咒罵鄧小平同志，攻擊李鵬同志的標語、口號鋪天蓋地，有的要求“鄧小平滾下台”，有的提出“李鵬下台，謝國安民”。

嚴家其、包遵信等人聯名發表《5.17宣言》，把攻擊的矛頭直指鄧小平同志。《宣言》稱：“清王朝已滅亡76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佈，中國的一切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個獨裁者說話，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

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100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現在起，同學們100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佈，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藏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宣言》還叫嚷：“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

清華大學校內貼出署名“經四班部分學生”的惡毒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他們的聲音顫抖，我們的靈魂顫抖》。大字報惡毒地說，“一個垂暮的老人，一個既非中央委員，亦非人大常委的人，卻代表着我們的黨和國家，去同一個年富力強的國家元首、黨的總書記舉行高級的首腦會晤。這就是中國的形象。這就是中國的現實。”

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刊登王丹寫的《中國：學生將為民主戰鬥到底》。這篇文章暴露了王丹等人製造動亂是早有預謀、決心借助海外敵對勢力的嘴臉。王丹寫道（譯文大意）：“自共產黨執政40年來”、“人民被剝奪了民主、自由和人權”。“政治體制的改革，自然會影響執政黨的根本利益，要執政黨放棄既得利益是難以使其進行改革的”因此，“感到有必要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充滿自由思想的人一直在討論這一計劃，而且這一計劃在過去幾年中逐漸成熟。在1989年‘五四’運動70周年和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之際，終於爆發了這場運動”。王丹還說，“我非常尊重那些為在中國實現民主而在國外奮鬥的同事們”，“我希望你們用更大的熱情來支持大陸的民主運動”。

上午，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致鄧小平同志的公開信》，徵集簽名。《公開信》要求鄧小平“公開承認‘4.25’講話以及‘4.26’《人民日報》社論的重大失誤，以緩解當前的局勢”。北大近百名教師簽名。下午，北大發現一份由中文系黨員副教授曹文軒等4人署名，題為《黨員起來抵制獨裁》的大字報，稱：“決不承認鄧小平非組織的不經過政治局正式討論決議的任何個人指令！”

12時，民盟主席費孝通（《悲》報導，費孝通於日前曾向中共中央提出緊急動議，要求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動議，討論學運問題，但遭中央否決。）民主建國會主席孫起孟、民主促進會主席雷潔瓊、九三學社主席周培源致函趙紫陽，認為“學生的行動是愛國運動”。“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盡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冰心、艾青、夏衍、錢鍾書、馮牧等30多位作家今天向中共中央發出緊急呼籲，要求中央負責人與學生直接對話，澄清事實，肯定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並把對話實況進行現場直播。）

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全國學聯和全國婦聯等機關、團體、學校也發出呼籲。有的呼籲學生停止絕食、黨和政府主要負責人盡快與學生對話，也有的要求中央否定“動亂”的定性。

晚上，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一些學生到首鋼家屬區呼喊“請首鋼工人支援我們”的口號，煽動工人罷工。

22時許，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先後到北京協和醫院、北京醫院和同仁醫院看望絕食病倒住院的學生。

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於勸阻學生強行登乘進京列車的緊急通知》。

國家教委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勸阻學生絕食、罷課、遊行等行動，要極力防止外地學生赴京串聯。

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開會。趙紫陽同志固執己見，堅持退讓，多數同志堅決反對他的意見。鄧小平同志堅決支持中央常委中多數同志的意見。會議決定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對此，趙紫陽說他無法執行，提出辭職。當受到嚴勵批評後，他雖然撤回了辭職請求，口頭上表示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但實際上卻進行了完全同黨相對立的分裂活動。某些掌握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出於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當天就泄露了戒嚴的機密。

當天，全國（北京除外）有27個城市的170多所高校、近30萬學生“聲援”北京絕食學生。其中，遊行人數在萬人以上的城市

有：上海、哈爾濱、西安、武漢、長沙、南京、石家莊、蘭州等。

上海。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上海工業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文通大學、中國紡織大學、上海醫科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20多所高校部分大學生、研究生和教師，解放日報社、世界經濟導報社、文匯報社、上海人民廣播電台、上海電視台等16家新聞、出版單位的少數職工，共3萬餘人上街遊行。絕食學生增加到近200人。遊行隊伍中出現“小平，誰下台？”“爲了憲法貞操”、“學生絕食垂危，政府人性何在”等橫幅、標語。

武漢。24所高校近萬名學生先後走出校門，到長江大橋靜坐，公路交通再次中斷。遊行隊伍中出現“工人聲援團”、“湖北社會科學院”、“華工教師聲援你們”、“長江日報支持你們”等橫幅。15時47分，20多名學生站在長江大橋京廣鐵路線上，致使兩列火車停駛。16時30分，列車恢復正常運行。

長沙。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中南工業大學等20多所高校1萬餘人上街遊行。湖南日報、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單位部分人員參加遊行。部分學生衝進了省委辦公樓。“湖南日報聲援團”在省長辦公樓前宣讀《呼籲書》，要求中央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高校學生自治會，保障新聞、出版自由。

西安。西北大學、西安礦業學院、西北政法學院等29所高校約25000學生上街遊行。陝西師範大學、西北大學等5所高校近千名教職工也參加了遊行。政法學院、西北電訊工程學院、西北大學、西北工業大學等7校250餘人先後宣佈絕食。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各系推出十多名學生代表，100多人在勸阻無效的情況下乘火車赴京“聲援”北京學生。西安新聞界、社科院、科技界等單位部分工作人員參加了“聲援”活動。

哈爾濱。21所高校2萬多名萬生沿不同綫路在市內遊行並聚集省政府門前。少數高校幹部和教師參加遊行活動。遊行學生在省政府門前高喊口號，發表演講；宣佈成立“哈市高校學生聯合

會”推舉了臨時負責人；並宣佈各高校舉行無限期罷課。遊行隊伍中出現“我們不要皇帝”、“鄧小平下台”、“打倒獨裁”等攻擊性標語、橫幅。一些學生在遊行途中募捐。

西寧。青海師範大學、青海教育學院、青海醫學院等校1萬餘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到省政府門前靜坐。靜坐學生串聯成立了所謂“青海省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蘭州。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大學、西北民族學院、甘肅教育學院等12所高校上萬名學生上街遊行。中科院蘭州分院、新聞界的一些職工參加遊行。

石家莊。1萬餘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850名學生不顧勸阻乘火車赴京。

鄭州。河南大學、河南師大等十多所高校數千名學生到省政府門前請願示威。遊行學生衝擊省政府大院，向警察投擲瓦片和土壤。11時15分，1000多名學生沖擊省政府大院請願。

天津。近2000名高校學生赴京。天津市累計赴京學生已達8000餘人。

杭州。11所高校的6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一些高校教師和職工參加遊行。浙江大學十多名學生宣佈絕食。

此外，廣州、貴陽、合肥、保定、太原、重慶等地各有數千高校學生上街遊行。

5月18日

5時許，趙紫陽、李鵬、胡啟立、喬石到北京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看望因絕食病倒的學生，希望同學們盡快結束絕食，到醫院接受治療。這時，被送進醫院的學生已達3504人，有32人病情嚴重，天安門廣場隨時有爆發大規模流行病的可能。

5時50分，北京市公交總公司70輛讓絕食學生避雨的通道式公共汽車駛進天安門廣場。此前，17日下午5時，市紅十字會接到市政府的通知，18日將有雷陣雨，要求市紅十字會幫助解決絕食學

生的避雨問題。市紅十字會提出用大轎車避雨的方案，並馬上與“高自聯”和學生絕食指揮部聯系，但直到深夜12點多，高自聯的常委郭海峰才出面答覆。18日凌晨2時許，“高自聯”才同意用大轎車讓絕食學生避雨，並要求70輛大轎車必須在6時開進廣場。市公交總公司克服種種困難，70輛車必須在6時開進廣場。市公交總公司克服種種困難，70輛大轎車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

11時至12時，李鵬、李鐵映、李錫銘等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絕食學生代表。李鵬同志說，現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在這方面，政府責無旁貸，有責任。希望同學們結束絕食，盡快到醫院去接受治療。李鵬強調指出，北京已經出現秩序混亂，並且波及到全國。這幾天，北京已經基本上陷入了無政府狀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對全國人民負責的政府，我們不能對這種現象置之不理，我們要保護廣大同學的生命安全，要保護工廠，保護社會主義的成果，保護我們的首都。李鵬總理還說，現在有一些機關的工作人員、市民、工人上街遊行，表示聲援。有不少人是在那裏鼓動學生繼續絕食。這樣做，我是不贊成的。李鵬再次呼籲學生停止絕食，盡快到醫院接受治療。（《北》（台）報導這次對談的失敗，是因為李鵬對學生代表談話時態度強硬，完全漠視學生提出任何要求，反面以近乎命令口吻，要求學生立刻從天安門廣場解散，各自返回學校，造成議談的學生領袖不滿。）

《科技日報》刊登“學者代表曹思源”（四通公司發展研究所所長）等12人、“學生代表王丹”等9人聯合提出的《四點建議》：

“1. 鑒於中央集體討論，取得一致意見之後處理問題的工作程序，對於處理當前學生絕食這樣的緊急情況已經不適合，不利於迅速靈活地解決問題，必然坐失良機，造成局勢日益惡化，損失日益擴大，故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授權一名常委處理學生絕食問題。

“2. 建議被授權處理問題的政治局常委迅速接受絕食學生提出的兩點要求，即肯定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不是動亂；中

央領導與學生公開對話，電視、廣播作現場直播。

“3. 在前兩條的基礎上學生結束絕食行動，撤離天安門廣場。

“4. 對學生運動的直接參加者、組織者、支持者不以任何形式打擊報復。”

下雨前，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絕大多數學生安全進入大轎車內。

下午，北京各界數十萬人（《悲》、《天》報導為200萬；《八》與及《北》引《光明日報》北京訊都報導為上百萬人。）繼續上街遊行。遊行隊伍中產業工人居多。許多人乘坐卡車、轎車等車輛遊行。長安街交通混亂，處於無政府狀態。（《北》（台）報導人數達200萬以上，車輛有幾萬部之多，但秩序良好。所有的人員，車輛都聽學生指揮。）遊行橫幅、標語、口號集中攻擊鄧小平和李鵬同志。

不少單位到天安門廣場捐款。如全國總工會向北京市紅十字會捐款10萬元用於救治絕食學生，四通公司捐款5萬元，農工民主黨捐款1萬餘元。

部分首都新聞工作者在昨天和今天的遊行中散發了《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代“請戰”真相》的傳單。這份要北京市領導同志下台的傳單稱，“強烈要求北京市委向人民交代‘請戰’真相：

“一、通過新聞媒介，公布市委對4月學生運動的分析、匯報材料和‘請戰’。要求中央授權的全過程，及“4.26”萬人大會上李錫銘、陳希同等講話的全部內容、向各區縣局（總公司）部署‘反擊’的具體步驟。

“二、公佈市委、市府在學潮中，制訂及實施不准向學生供水、不准提供食品、不准募捐、不准接待學生、不准圍觀等措施的全過程。

“三、市委、市府要對自己在學潮中的錯誤立場及重大責任

問題明確表態。

“四、要求李錫銘、陳希同盡快同市屬新聞單位代表直接對話，討論真正實行總編輯責任制、取消新聞管制等迫切問題。”

國家教委通過電視、廣播和報紙發出通告，要求各地勸阻中、小學生上街遊行。

由於北京高校部分學生的絕食請願活動進入第六天，加之新聞輿論連日來的錯誤導向，上海、南京、成都、長沙、武漢、哈爾濱、沈陽等地發生較大規模遊行。

據不完全統計，今天外地上街遊行的學生達50多萬，波及全國30多個主要城市、300多所高校；北京以外14個城市出現高校學生絕食請願，總人數約2500人。

上海。上百個單位、5萬多人（《北》引《光明日報》為10餘萬）上街遊行。其中大、中專學校50所，學生44000人，紡織、船舶、機船、輕工等系統的20多家工廠、2000多名職工參加了遊行。還有少數新聞、出版、科研、文化及機關工作人員。王若望胸前掛“鐵石心腸，可嘆可悲”牌子，背後寫着“救國救民，先救民心”，在絕食學生中表現十分活躍。絕食學生已達350人，48人暈倒，均送往醫院治療。

天津，數萬人（《北》引《光明日報》為最少5萬）上街遊行。遊行隊伍以工人，幹部、科技人員、新聞工作者、中學生等為主體。南開大學部分師生抬着骨灰盒、花圈遊行（天津盛傳北京已有絕食學生死亡）。

杭州。數萬人遊行到武林廣場。遊行隊伍以工人、幹部、中學生佔多數。300餘名高校學生在武林廣場絕食。浙江美術學院4名學生攜帶8000元捐款赴京。

蘭州。各高校罷課。參加遊行近10萬人。遊行隊伍中有工人、新聞工作者，以及大、中、小學校的師生。遊行隊伍打出“反對垂簾聽政”、“廢除終身制”、“聲援北京”等橫幅、標語。300多名高校學生絕食，十餘人暈倒。

陝西。10個地市中，有9個地市遊行、靜坐，幾個地市發生衝擊黨政機關事件。西安地區遊行請願的單位和人數劇增。5萬餘人聚集新城廣場遊行，參加遊行的包括大中專學校、中學、新聞出版、文藝團體、工廠企業、民主黨派、政府部門及社會各方面人士。絕食學生已增加到1400人。遊行人群情緒激烈，衝擊省府和省委機關，並衝入省公安廳內。5000多人湧進西安火車站，要到北京請願。許多學生和社會閑雜人員揚言臥軌。3000餘名學生強行衝上西安至北京的280次列車，列車被迫誤點5個小時，無法開出。

江蘇。除個別市外，各市均有高校學生上街遊行。南京地區28所高校4萬多名學生有組織地進行了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幾十名高校學生絕食。遊行隊伍打出“結束老人政治”、“聲援北京”等標語。

哈爾濱。2萬餘人（《北》引《光明日報》為3萬餘）上街“聲援”北京絕食學生。參加遊行的有高校師生及幾千名科技界、新聞界的工作人員、中專和中學學生等。哈爾濱工業大學1000多名教師，包括200多名教授、副教授，也上街“聲援”。哈工大等校70餘名學生上午在省政府門前組成“志願絕食團”宣布絕食。絕食學生下午增至近200人。

沈陽。3萬餘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社會各界都有人參加遊行。出現“沈陽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已形成10所高校學生的聯合行動，活動形式已從單一遊行向遊行、罷課、靜坐等多種形式發展。780名學生已赴京“聲援”。

拉薩。西藏大學400餘名學生和少數青年教師在校內集會，要求上街遊行（拉薩仍處戒嚴期，禁止集會、遊行活動）。學生衝出校門，在離校門口約300米的拉薩市政府門口發表演講，“聲援”北京，一名女生呼喊“打倒黨中央”，但無人響應，學生返校後宣佈罷課，直到北京學生絕食請願活動結束。

此外，長春、成都、南寧、呼和浩特、福州、昆明等地均有

數萬人上街遊行。（《北》引《光明日報》報導，武漢有10餘萬，合肥5萬，西安數十萬；另《北》引中新社北京電報報，廣西南寧有2萬，四川有數十萬。）

5月19日

5時許，趙紫陽、李鵬等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趙紫陽告訴學生學潮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他還說，“你們還年青，來日方長”，“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些話，既表明了他堅持同黨相對抗的態度，又傳遞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的信息。

北京高校一些幹部、教師繼續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他們呼籲，“聲援”絕食的報導該降溫了，各界人士不要再搞所謂的“聲援”了。

北京街頭仍不斷有“聲援”隊伍出現。由於李鵬同志昨天與學生會見時表明了政府對所謂“聲援”的不支持態度，遊行人數有所減少。天津、保定、石家莊、濟南、大連、西安、鄭州、蘭州、太原、呼和浩特20多個城市都有高校學生強行登車赴京，在京外地高校學生已超過5萬人。北京的社會秩序嚴重混亂。天安門廣場環境衛生狀態令人擔憂。

據不完全統計，5月15日至5月19日，北京共有700多個單位參加遊行，其中：高校和成人高校等近60家，中專、技校30多家，職業高中、中小學120多家，新聞單位50多家，文化部門40多家，科研機構50多家，中央、國家機關50多家，市屬機關、單位20多家，民主黨派9家，宗教界3家，工廠、企業、商店、飯店、公司160多家，醫院13家及其它。外地80多所高校學生來京，來自15個省、市、自治區。

9時30分，天安門廣場出現署名“北京市工人自治會籌委會”的《首都工人宣言》傳單，稱：“中共中央、國務院必須在24小時內無條件接受絕食學生的兩條要求，否則，我們將從5月20日上午

結束絕食，改為靜坐。

在絕食過程中，黨和政府保持了極其克制的態度，竭盡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學校幹部、教師、各級領導幹部直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勸阻學生絕食。其次是協助紅十字會，先後調配了100多輛救護車，抽調數百名醫護人員，晝夜守護在絕食現場，並動員52家醫院騰出近2000張病牀，保證因絕食暈倒或致病的學生及時得到救治。三是提供各種物質，盡可能減少絕食學生的痛苦和保證他們的安全。北京市抽調人員和車輛，通過紅十字會，晝夜為絕食學生送飲水，提供食鹽和食糖；安裝自來水，調出灑水車，配備了臉盆、毛巾，供絕食學生洗滌；調來充足藥品，交由紅十字會分發，調運草帽6000頂，北京軍區應北京市要求送來1000條棉被，供絕食學生避暑御寒；搭起了臨時廁所，清掃絕食現場；18日大雨前，抽調78輛大通道公共汽車，400多塊厚木板，供絕食學生避雨、防潮。在長達7天的絕食期間，沒有發生一起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的事件。

21時50分，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站再次廣播，煽動說，趙紫陽已下台，中央決定出動軍隊進京戒嚴，同學們快到天安門廣場支援，到各路口阻攔軍車去。在這前後，其他一些高校“自治會”的廣播站也播了類似的內容。在極少數人的煽動和組織下，許多不明真象的高校學生和市民對戒嚴很不理解，情緒激烈，湧向各主要路口堵截部隊。

22時，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京召開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李鵬同志代表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會上講話。李鵬說，黨中央和國務院要求大家緊急動員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會上宣佈了中央關於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的決策。趙紫陽同志拒絕出席大會，把他同黨鬧分裂的態度公開暴露在全黨、全國和世界面前。楊尚昆同志也講了話。（楊尚昆講話時再三強調軍隊並非對付學生，只為維持秩序。）李錫銘同志

在會上介紹了最近一個時期北京發生動亂的情況。

各地“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遊行繼續進行，但人數減少。北京學生宣佈停止絕食的消息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後，各地絕食學生停止絕食請願。據不完全統計，今天有26個城市、20多萬學生參加了遊行。其中，上海、天津、南京、成都、昆明、南寧等地遊行人數在萬人以上。

濟南至北京的298次客車，因600餘名學生進入車庫登上列車，造成了車體不能出庫，列車被迫停開。三棵樹開往北京的18次特快列車，因1000多名學生上車，晚點6小時開車。福州高校部分學生在福州車站臥軌，阻攔客車，中斷行車5個多小時。

上海。前往外灘市府門前“聲援”北京和上海食學生的高校學生遊行隊伍絡繹不絕。20多所中學、師範的師生和個別小學的教師、學生到外灘“聲援”。有的遊行隊伍中抬出花圈，播放哀樂（“美國之音”造謠說，北京已有學生死亡）。同濟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校和遊行隊伍中出現矛頭指向鄧小平和李鵬的橫幅和標語，如“我們不要痴總理！”“垂簾聽政何時休！”“打下傀儡、拆掉後台！”等。至下午3時，因絕食送進醫院治療的學生累計188人次，仍在醫院接受治療的學生77人。市紅十字會在絕食圈內安排了6個檢查、治療點和60名醫務人員，派救護車11輛，防疫車1輛。

青島。青島海洋大學等高校和中專近2萬名學生到滙泉廣場集合，遊行“聲援”北京學生。11時30分，海洋大學學生楊海在滙泉廣場召集各校學生“自治會”頭頭開會，決定成立“青島高校聯合自治會”。各高校校園大字報增多，一些大字報、口號矛頭對着李鵬和共產黨。海洋大學出現“打倒李鵬”等口號，建工學院有大字報稱，要“加強各民主黨派的力量，並聯合起來在政治上與共產黨對抗”。

北京市各單位傳達、學習李鵬等同志在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廣大幹部和群眾、高校師生表示擁護李鵬同志的講話和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要求制止動亂，恢復安定團結的局面。許多高校幹部的師生骨幹激動地表示：李鵬同志的講話重申了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意見和決策，進一步明確了鬥爭的方向，鼓舞了鬥志，堅定了信心，決心團結群眾將反對動亂的鬥爭進行到底。但是，也有少數幹部、教師不理解。北京大學三角地出現一份署名“英語系教師朱荔”的《退黨聲明》，稱：“我鄭重宣佈退出由鄧小平、李鵬所把持的中國共產黨。他們強姦了廣大共產黨員的意願，違背了我入黨時的信仰和願望，我決定退黨，和人民站在一起”。中央美術學院召開黨委緊急擴大會議，發出致北京市委並即呈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的電報。稱，“會議決議：以愛護黨，愛護人民的赤誠之心，呼籲和懇請立即撤回從外地調到北京的軍隊，以避免可能發生的流血事件和事態不可設想的惡化。我們建議，黨中央和市委緊急動員各級黨組織和共產黨員們站出來帶頭維護首都的秩序和保護學生的安全”。

在極少數人的煽動下，在“絕食”期間沒有上課的北京高校學生仍沒有上課，堅持上課的學生，今天起也沒有正常上課；部分學生無視戒嚴令，繼續在豐台、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古城、清河等進城路口和部分市民一起阻截軍車；還有些學生在路口設置路障和檢查站，盤查過往軍車和軍人，試圖阻止戒嚴部隊進入城區。（《北》（台）報導群眾與中共軍人及警察發生數次正面衝突，警察開始用電棒攻擊學生與群眾至少造成50人以上抗議者受傷。）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學生自治會”廣播站晝夜不停地散佈“部隊要進城鎮壓學生”、“高校要被軍管”、“萬里從國外打電報批評李鵬”等謠言，呼喊“打倒腐敗的軍政府”、“打倒李鵬偽政權”等口號，煽動學生和市民，去圍堵軍車，去天安門廣場“保護”靜坐學生。北京大學等校非法組織的糾察隊在學校各門口設崗，擅自檢查出入人

員的證件。

在極少數人的鼓惑下，數萬（《悲》報導為20萬）北京和外地高校學生置戒嚴令於腦後，繼續在天安門廣場靜坐請願，（《悲》報導，天安門廣場學生原於昨晚停止絕食，改為靜坐，播出李鵬講話後，凌晨1時40分20萬學生全體絕食，以示抗議。）廣場上非法組織“高自聯”、“工自聯”的廣播站不時播放“軍隊化裝進城了”、“今晚要空降5個師”等謠言，引起在場學生和市民的陣陣騷動。

由一伙社會歹徒及不明真相的市民組成的“飛虎隊”，駕駛數百輛摩托車，在城區各街道及天安門廣場周圍橫衝直撞，傳遞情報，散佈謠言，進行煽動。

非法組織“高自聯”、“工自聯”和“絕食團”聯合發表了《首都全體工人和學生的聯合聲明》，在天安門廣場和其他地方廣為傳播，進行顛倒是非的煽動：“我們聲明如下：

“第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即召開臨時大會，罷免國務總理李鵬，罷免國家主席楊尚昆，以及追究其他一切與人民為敵的現政府官員的法律責任。同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組織特別法庭，依法公審這些暴君。

“第二，反對軍管，呼籲北京市民抵制軍隊進城。如果軍隊進城，我們首都工人將同全市人民一道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已經絕食八天的幾千名學生。同時也呼籲絕食同學迅速停止絕食，沒有必要為這些暴君作出不必要的犧牲。我們工人階級感謝這些值得中華民族驕傲的大學生，歷史將永遠記住他們。我們將以天安門廣場為戰場，用我們的身體保護大學生及其他絕食者和靜坐者。我們將以我們的血再建一道巴黎公社牆。

“第三，反對獨裁者愚弄軍隊，呼籲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官兵調轉槍口，對準這幾個暴君。我們的原則是，人民的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子弟兵是保護人民的。

“第四，我們不承認國務院總理簽發的關於對北京部分地區

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校5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打倒李鵬”、“打倒腐敗政府”等口號。

江蘇。南京有6所高校的6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等口號。

湖北。武漢有5所高校的一萬多學生上街遊行，呼喊“反對鎮壓”、“打倒獨裁”、“不怕流血”等口號，並造成長江大橋公路橋交通一度中斷。

湖南。長沙有3所高校的4000多名學生遊行至省政府，呼喊“反對獨裁”、“反對法西斯”、“打倒李鵬”等口號。

上海。復旦大學等校1萬餘名師生上街遊行，呼喊“反對戒嚴”、“反對鎮壓”等口號。

中國留美學生聯誼會聯合會向國內發來《告全國同胞書》，稱：“我們代表全體留美學者學生緊急呼籲：堅決反對軍事管制，堅決反對鎮壓愛國民主運動。李鵬應立即引咎辭職，立即讓趙紫陽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政府立即和廣大學生和人民群眾進行公開的直接的平等的對話，接受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合理要求。”

5月21日

晨，北京一些高校的學生受部隊要進駐高校謠言的影響，紛紛在學校周圍的路口設置路障和檢查站，非法查驗過往車輛；在校門口設崗，查驗進校門人員的證件。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一些高校非法組織的廣播站繼續晝夜不停地散佈謠言，轉播“美國之音”。今天北京高校出現的謠言主要有：“萬里、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支持學生運動”；“徐向前說，誰向老百姓開槍，我把誰槍斃”；“本來今晨2點戒嚴部隊要行動，由於老師和鄧大姐都來反對，行動未成”；“上海市政府已聲明脫離現政府，10個省市已響應”；“部隊進駐高校後，要實行三光政策”；“中辦一個副主任在廣場對學生說，你們再堅持兩天，等萬里回來和趙紫陽一起，打倒鄧小平和李

鵬”；“首鋼工人給中央下了一個通令，內容是如果24小時內不答覆學生的兩條要求，22萬工人就要罷工，上街聲援學生”等等。

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草擬好立即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的建議書，稱：“在此緊急頭應通過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持《建議書》首先找到胡績偉同志。胡績偉同志審閱後加上一句話：“如果暫時不能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召開在京常委委員非正式緊急會議”。胡簽名後，同意由他出面，並委托社會發展研究所辦理徵集簽名事宜。四通研究所各方聯繫，或打電話，或發加急電報，要求在《建議書》上簽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員見了《建議書》，在上面簽了名；有的委員沒有見到《建議書》，由四通研究所代簽，名之曰委托簽名；有的委員在與四通研究所進行電話聯繫時，本人不同意，四通研究所盜用了本人的名義也給簽上了名。此《建議書》共簽了38個人的名。

8時，北京“高自聯”頭頭吾爾開希在北京師範大學“自治會”廣播站發表廣播講話，稱：“再堅持兩天，一個光明的共和國就會誕生了。”

下午，北京“高自聯”召集50多所高校“自治會”的頭頭開會，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動的問題。會上，對撤不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問題爭論十分激烈。對此問題投票表決時，32票讚成撤離，14票反對，2票棄權。會上提出的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口號是：“擁護黨內改革派，打倒黨內保守派”；撤離的方式是：“遊行、宣傳、回校後繼續罷課。”但是，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決議由於幕後人物的干預未能付諸實施。同時“高自聯”宣傳部的頭頭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知識界今天上午開會，一致決定堅決支持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堅決同李鵬“偽政權”鬥爭到底。

下午，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等在北京師範大

吉林。長春有6所高校6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取消戒嚴”、“李鵬下台”等口號。高校流傳大量關於北京學生的謠言。

廣東。廣州十餘所高校的萬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踐踏憲法決沒有好下場”、“打倒李鵬”、“鄧小平下台”等口號。遊行學生向市民散佈香港電台的新聞記錄。

四川。成都、重慶各有2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反對鎮壓”、“李鵬下台”、“鄧小平下台”等口號。

雲南。昆明一些高校的15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反對北京戒嚴。非法組織“雲南省愛國學生運動組委會”宣佈成立。

安徽。合肥高校裏傳說“王丹死了”、“北京死了一些學生”，一些高校的萬餘名學生和社會上其他人共數萬人上街遊行，呼喊“打倒李鵬”、“小平下台”、“紫陽出來”等口號。

5月22日

鄧穎超同志發表《致首都同學市民的信》：“幾天來，我不斷接到各方面的來電、來信和電話，他們向我反映北京市出現的情況和他們的心願。我也對北京近一個月來出現的局面極為關切、極為焦慮。我想大家誰也不願意這種局面再繼續下去了，大家都希望安定團結。這幾天，社會上謠言很多，對我的謠傳也不少，希望大家不要相信。”“我作為北京的市民和大家一樣有責任自覺維護首都的安定和榮譽。”“我懇切希望你們要相信黨，相信人民政府，相信人民解放軍。這次解放軍奉命進駐北京是爲了維護首都的社會秩序，保證大家有一個正常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環境。我希望廣大同學和市民給予大力支持。希望廣大同學盡快返回學校，恢復正常的學校生活。”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關於盡快恢復首都正常秩序的通告》：“一、現在社會上有不少謠言，是極少數別有用

心的人故意製造的，企圖攪亂人心，激化矛盾。這是不能允許的。廣大人民群眾要明辨是非，謹防上當。二、最近湧入北京市的外地人員明顯增多……希望這些人員盡快離開北京，返回原單位。各有關方面要積極做好工作。三、各機關、團體、工廠、學校、商店和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要堅守崗位，堅持生產，做好工作。所有學校都應堅持正常教學。四、奉命執行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任務的部隊，要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各有關方面和人民群眾要積極配合，盡力支援。五、交通警察應堅守崗位，盡職盡責。其他人員不得擅自設崗設卡，擾亂交通指揮。當前有些人攔阻車輛，強行檢查，設置障礙，必須立即停止。”

北京東城、西城、海淀、崇文、宣武等五個城市郊區組成7萬多人的“首都維護秩序工作隊”，分赴一些地區清理路障、疏導交通、維持秩序。北京市172條公共電汽車綫路中，有66條全程或區段恢復行駛。

對不明真相群眾的不理解，戒嚴部隊採取了克制的態度，一些受阻的解放軍部隊仍在原地待命，也有一些部隊奉命向後移動。

一些高校學生繼續上街設置路障、檢查車輛；一些學生跑到街頭巷尾演講、傳播各種謠言、搞“募捐”；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少數學生到首鋼工人宿舍區煽動工人罷工。一些高校反映，宣佈戒嚴以來到閱覽室自習的學生開始增加。高校中繼續流傳謠言，主要有：“首鋼工人要上街遊行，聲援愛國民主運動”；“政府明天要組織工人糾察隊，歡迎解放軍進城”；“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要組織人製造打、砸、搶事件，為鎮壓學生製造藉口”；“解放軍三總部的2000餘名官兵發表聲明要求鄧小平辭去軍委主席職務，李鵬下台，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全國舉行大選，肯定學生是愛國民主運動”，等等。高校中非法組織的廣播大肆廣播謠言和攻擊性文章，甚至稱李鵬、楊尚昆同志為“民族敗類”，叫囂要“永遠開除他們的黨籍”。

內蒙古。呼和浩特一些高校近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李鵬下台”、“擁護紫陽”等口號。遊行後，有1000多名學生要強行乘車來北京，造成列車暫時停開。

貴州。貴陽十餘所高校的42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打倒獨裁”、“李鵬休息”、“紫陽回來”等口號。

廣東。深圳大學等校近萬名師生（《八》引路透社消息為10萬人，為深圳特區人口20%，示威發動者為學生。）上街遊行，呼喊“李鵬不下台，深港無前途”等口號，成立了深圳大學聲援北京緊急協調委員會。廣州一些高校的萬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鄧獨裁、李奴才、楊蠹才、快進棺材”等口號。

吉林。“吉林省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長春宣佈成立。

雲南。昆明一些高校2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成立了“雲南省愛國學生運動組委會”。

鄭州一些高校的2000餘名學生，合肥一些高校的1000餘名學生，企圖強行乘火車赴京，造成列車被迫停開事件。

天津、南京、上海等地一些高校出現個別黨員以支部或個人名義張貼反對北京戒嚴，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南開大學元素所的研究生，以學生黨支部的名義貼出題為《致中共中央》的大字報，稱，“我們呼籲：一、建議中央馬上免去李鵬同志政治局常委職務；二、建議中央提請人大常委會免去李鵬同志國務院總理職務；三、建議中央提請人大常委會任命趙紫陽同志臨時主持國務院工作；四、建議立即撤銷北京的戒嚴令。”

一些地方和高校繼續加強制止動亂的工作。湖南省教委發出第一號通告，要求各高校認真組織復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教委發出通知，要求各高校學生堅決無條件復課。上海各高校召開黨員幹部會和民主黨派座談會，動員力量制止動亂，組織學生復課。青島海洋大學召開黨委擴大會，黨委提出四項要求，要求黨員把思想統一到李鵬同志“5.19”講話精神上來，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決制止當前高校的混亂局面。

5月23日

鑒於天安門廣場目前理境惡劣，隨時可能發生大規模的疾病暴發流行，中國紅十字會發出緊急呼籲，希望仍在廣場上的高校學生盡快撤離廣場，市民特別是老人、兒童不要前往廣場。

由於公交工人努力排除路障，維修車輛和設備，北京已有100多路電汽車恢復正常運營，停駛三天多的地鐵也於10時38分開出第一趟列車。在有關部門和工人、市民的積極疏導下，全市街道基本暢通。

13時許，極少數人又一次煽動和組織北京一些高校的師生和知識界、文藝界、新聞界的部分人員及工礦企業的少數工人共約數萬人（《天》、《北》、《血》與及亞洲週刊出版的《驚天動地的一百日》均報導為100萬人；《八》引自北美華文報刊為“估計人數已達200萬，另又引新華社北京電為100萬人；《北》（台）報導除了《人民日報》400多名員工外，參加遊行的單位，還有“中國新聞社”、“中國作家協會”、“中國舞蹈家協會”、“文化出版社”、“《團結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等”總計人數超過100萬。）在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呼喊“撤出軍隊”、“取消戒嚴”、“維護憲法”、“保障人權”等口號，還有些口號矛頭直指黨和國家領導人。

14時，湖南瀏陽官渡中學教師裕鳴飛等4人用油墨沾污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毛主席畫像，當場被周圍的大學生和群眾抓獲，並被扭送公安機關。

一些所謂“文化精英”用“首都知識界”名義，發表了完全顛倒黑白，矛頭直指國務院和戒嚴的《告全國同胞書》：

“自4月15日以來，中國大地上正發生着一場以北京青年學生為先導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引起了國內外的極大關注。目前，這場運動正受到李鵬等一小撮反動勢力的阻撓，面臨着中途夭折的嚴重危機。同胞們，這場運動的成敗，關係着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和前途，關係着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前途。……”

天津。多數高校的學生未復課。許多學生三五成群到各個工廠演講，煽動工人罷工。一些被優化下來的工人與學生聯繫密切。

陝西。西安20所高校的3500餘名學生先後衝擊火車站，企圖強行乘車赴京，造成當日36次、280次列車被迫停駛事件。

河南。“扒車赴京聲援的熱潮”在繼續升溫，又有2000餘名學生分別從汲縣、安陽、焦作、信陽車站強行乘車赴京，赴京學生總數已超過7000人。

江西。南昌3所高校的千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聲援北京學生”、“新聞自由”、“反對強權”等口號，一些高校出現非法組織“學生自治會”。

寧夏。在赴京聲援回來的少數學生的煽動下，銀川2所高校的200餘名學生強乘170次列車赴京。

廣東。廣州一些高校的3萬餘名師生遊行至省政府，香港的300餘名學生也趕來參加。遊行師生呼喊“鎮壓學生運動的人絕沒有好下場”、“李鵬下台”、“反對軍管”等口號。遊行師生紛紛在傳：“北京已有45名學生死亡”。

四川。成都、重慶一些高校的數萬名學生和數百名教師上街遊行，呼喊“反對戒嚴”、“打倒李鵬”等口號。一些學生到工廠串聯，煽動工人“組織起來，罷工”。一些學生強乘火車在省內一些城市間串聯。

貴州。貴陽一些高校的1000多學生上街遊行，呼喊“李鵬下台”、“鄧小平辭職”、“不要垂簾聽政”等口號。高校裏充斥了各種謠言。

國家教委通過新華社發出《緊急呼籲》，希望各界勸導高校學生盡快復課。《緊急呼籲》指出，教學秩序無法維持的狀況“如果繼續下去，各年級學生課業的損失是難以彌補的。”“如果大批畢業生不能按時離校，將影響到1989年的招生工作，使錄取的新生無法按期入學。”“教委將會同各高等學校盡一切努力來彌補

已經造成的損失。”“但目前事態的發展，已經不是單靠高等學校和教育部門所能解決。”爲此，國家教委“鄭重地籲請社會各界，首先是教育界、新聞界以及所有的學生家長，以各種方式勸導沒有復課的學生立即上課。”

共青團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團組織協助黨委和有關部門，做好要求赴京同學的勸導工作。

5月24日

各高校先後召開幹部會議，學習李鵬、楊尚昆、李錫銘同志在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統一思想認識，認清鬥爭性質，制定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

長安街上及天安門廣場周圍不時有一小批一小批遊行隊伍出現。

針對外地關於北京一些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的謠言，北京急救中心披露，截止5月24日晚6時，全市32所醫院救治學生9158人次，留院觀察8205人次，至今無一人死亡。

爲維持動亂據點，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設在天安門廣場的廣播站不時播放謠言和攻擊性文章，加強反動宣傳。“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北》（台）報導，由柴玲出任總指揮，部下設糾察隊，後勤部、宣傳處、外事處等單位。）今天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保衛天安門廣場誓師大會”。會上，“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宣佈成立。王丹代表聯席會議作時局聲明，發表了題爲《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的煽動性演講。他聲稱：“1989年4月，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由北京大學生引發，全國各界人民廣泛參加的偉大愛國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他顛倒是非說：“目前，由於李鵬等一小撮人的倒行逆施，北京出現了動亂的局面。……我們並非沒有失敗的可能，但是同胞們，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如果讓李鵬一小撮堅持倒退、堅持反人民的人得逞，他們就會秋後算帳。他們會從所謂‘清

北京市“高自聯”開會，制定了兩套行動方案。決定用最激烈的方式向政府發起進攻，並決定派出5個宣傳團到全國各地串聯，在全國搞統一行動。“高自聯”頭頭吾爾開希、陳真等帶15人於早晨乘火車去天津，並擬進一步南下上海。

北京多數高校雖未上課，但在教室、閱覽室裏自學的學生進一步增多，有的高校此類學生已佔到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8時11時，北京“高自聯”的宣傳車到一些高校進行煽動，稱，“今天下午將舉行全市環城大遊行，迎接萬里委員長回國，敦促早日召開人大特別會議，罷免李鵬。”

香港《文滙報》上，刊登出57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議程包括罷免李鵬總理的新聞報導，製造聲勢，煽動推翻政府，造成嚴重後果。簽名材料由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提供，並將5月17日、18日、21日三次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委員合在一起，通知了香港《文滙報》駐北京辦事處劉銳紹。

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爲了“堅持下去”，又一次組織了非法遊行。14時許，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周圍出現了遊行隊伍，但遊行隊伍比較鬆散，人數約爲2萬人左右，呼喊“召開人大”、“罷免李鵬”等口號。從遊行隊伍所打的橫幅和旗幟看，有高校師生，有來自科研、衛生、文化、新聞等一些單位的工作人員，有少數企業工人，還有外地來京串聯的學生。

一些地方仍不平靜。

上海。20餘所高校的萬餘學生上街遊行，公開打出了非法組織“上海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旗幟。遊行隊伍在人民廣場長時間停留，表示要向因健康原因提前結束在美國訪問回國的萬里委員長請願，“要求召開人大特別會議，罷免李鵬，解除戒嚴令。”華東師範大學少數黨員教師不聽校黨委的再三勸阻，打出“華東師大共產黨員旗幟鮮明地反對專制政府”的標語和學生一起遊行。該校20多位教授今天聯合發表看法，稱“當前的學生運

動是愛國民主運動”。

天津。一些高校的萬餘名學生在市內繁華地區遊行，呼喊“罷免李鵬”，“解除戒嚴令”等口號。一些高校學生到工廠和社會上進行煽動性演講。

湖南。長沙一些高校的學生和廠礦工人共約1萬餘人上街遊行。長沙的27所高校中的25所停課。遊行隊伍到達省政府時提出要與省政府對話。對話要求主要是：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承認北京戒嚴是錯誤的，提出清理“官倒的措施。”

四川。成都高校萬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人大開會，罷免李鵬”，“粉碎李鵬搞政變”等口號。由於高校學生中盛傳現在北京坐車吃飯不要錢，上千學生聚集在成都車站，要求強行乘車來京。

陝西。西安的新城廣場有200餘學生靜坐，鐘樓有100餘學生靜坐，有數百名高校學生遊行。總體說，西安局勢趨於平緩。高校學生都看着北京，有些學生說，“北京不解決，我們不復課”。

黑龍江。哈爾濱多數高校已復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學生上課。商學院等校1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

湖北。華中理工大學、湖北工學院等校300餘名學生遊行到漢陽立交橋靜坐，使漢陽至漢口的交通一度堵塞。同濟醫科大學等校有少數學生上街遊行，要求召開人大特別會議。

5月26日

嚴家其、包遵信在香港一家報紙上發表《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告李鵬書》一文。文章誣蔑李鵬總理5月20日簽署的戒嚴令是“極為嚴重的違憲行爲”，公然煽動推翻依照憲法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並提出推翻合法政府的策略和步驟：第一步，“必須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決定“廢除戒嚴令”；第二步，“近期召開全國人民代表

“聯繫人：華夏子。

“截止時間：根據事態發展而定。

“請願內容：（1）要求撤離所有部隊；（2）為這次愛國民主運正名，是救國而不是動亂；（3）將所有不義之財上交國庫；（4）釋放所有政治犯；（5）要求昏庸無能的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罷免職務，歡迎辭職；（6）要求保護全國人民的民主權利；（7）要求代表真理的趙紫陽主持工作；……

“口號：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開除公職；不怕砍頭坐牢；真理萬歲；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民族精神永存；民主萬歲。”

各地仍有人挑起事端。

上海。各種煽動性的校園演講活動明顯增多。在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大等一些高校出現各種形式的集會演講活動。演講人有學生，也有教師，還有校外人員。上海教育學院政教系一黨員教師在復旦大學對近700名學生發表演講，稱，“學生運動要堅持下去，現在是該拿出勇氣的時候了。要進一步喚起民眾，不管任何高壓，都要堅持鬥爭、堅持宣傳、直到人大召開。”還提出，“學生應該到工廠去、到各地去。”上海交通大學“學生自治會”貼出題為《關於時局的聲明》的大字報，稱，“權力鬥爭結束，李鵬腳跟站穩。”煽動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將革命進行到底！”

陝西。西安一些高校的萬餘名學生聚集在新城廣場，參加“陝西高校民主愛國運動聯合會”成立大會。

湖北。武漢地區20所高校的40餘名“學生代表”在武漢大學開會，宣佈成立“武漢地區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會上決定將洪山禮堂一帶建成像天安門廣場那樣的“根據地”。

江蘇。南京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等校千餘名學生在南京遊行。

四川。300餘名高校學生在成都火車站要強行乘車赴京，經工

作未能成行。

雲南。雲南師範大學近400餘名學生在昆明遊行，要求解除北京戒嚴。

天津。14所高校的200餘名學生在車站廣場靜坐。

各地教育部門和各高校繼續開展制止動亂工作，穩定高校局勢。吉林省教委發出關於搞好高校正常教學秩序的通知，省屬院校都已復課。經工作，吉林省“高自聯”宣佈解散。江蘇各校幹部、教師集中做學生復課的動員工作。天津部分高校學生表示了復課願望。吉林、山東、河南等省教育部門和一些高校的幹部、教師接到國務院關於制止學生乘車赴京的緊急通知後，來京做勸導學生離京返校工作，已有一些學生離京返校。

5月27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在上海發表書面談話。他指出：“種種情況表明，確實有極少數極少數人在搞政治陰謀，利用學潮、蓄意製造動亂，嚴重干擾了北京乃至全國許多地方正常的社會、生產、工作、生活和教學、科研秩序，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嚴重的違反憲法的行爲。對此，廣大公民包括青年學生要高度警惕。我認爲，對於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的愛國熱情必須加以保護，對他們在學潮中的過激言行不予追究。對於煽動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必須予以揭露。”他還說：“我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重要決定，完全同意李鵬同志和楊尚昆同志5月19日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國務院根據憲法第89條賦予的權力，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是符合和維護憲法的，這對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是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支持國務院採取的這一堅定措施。我相信政府能夠妥善地解決問題。我們的人民要信任自己的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做好維護首都正常秩序的工作。”

許多外地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的高校學生，在學校幹部、教師的勸導下離京返校。但是，在撤除樹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旗幟問題上遇到很大阻力。一些學生表示“人可以走，旗幟不能撤。”仍有少數外地高校學生強行乘車來京，加入廣場靜坐隊伍。香港“北上學生聯會”等一些組織在天安門廣場設立“物資聯絡站”，並向全港市民緊急呼籲，盡快捐輸各類物資，包括毛毯、睡袋、通訊器材、現金等。

北京各高校普遍加強工作，動員學生復課，少數市屬院校已部分復課。但一些高校的非法組織的廣播站繼續為動亂加溫。10時，北京大學“籌委會”（《北》（台）報導是“北京市高校聯合自治會”發出通知，該會是在26日晚間召開常委會議，在1票缺席、8票贊成下通過此決議。）廣播站稱，“28日將舉行全球華人大遊行。北大隊伍將於28日上午9時半在南校門集合。遊行口號是：‘打倒李鵬’、‘罷免李鵬’、‘要民主、要自由’、‘肯定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其他高校非法組織的廣播站也廣播了相同的內容。

北京師範大學主樓門前貼出嚴家其、包遵信寫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告李鵬書》的大字報。

北京“高自聯”、“外高聯”、“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知識界聯合會”、“工自聯”、“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工人糾察隊”、“北京市民敢死隊”等非法組織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名義，提出了為動亂加油打氣的《首都各界聯席會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聲明》認為，“這次學運和民運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場人民民主運動。‘四五’以來歷次學運和民運的偉大之處在於：它在過去、現在、將來都將是一場獨立不依、根本不依執政黨內部鬥爭為轉移的人民民主運動。執政黨和政府的任何領導人或任何集團都不可能也沒有力量來左右這場運動。”《聲明》攻擊李鵬等同志說，“李鵬總理以及何東昌、李錫銘、陳希同等領導人之所以在這場運動中如何不得人心，根本原因恰在於此，開始就完全

無視人民群眾的心願，對這場運動採取否定及反對甚至鎮壓的完全否定態度。”《聲明》吹捧趙紫陽說，“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對於執政黨的腐敗以及官倒現象，無疑有重大責任。但是在訪朝歸來時，他發表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講話，表明了一個政治領導人對這場民主運動應有的正確態度，同時也確實創造了一條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及條理性。因此，這一講話精神得到了社會各界普遍的良好反映。也使人民群眾對趙紫陽採取了比較肯定的態度，並希望事態在趙發表講話的基礎上得到解決。”《聲明》揚言，“不管黨內鬥爭如何，這次學運和民運都將始終不渝地堅持自立的目標。”

各地，不少高校學生希望盡快復課。但是，一些非法組織仍在積極活動，事態沒有平息。

上海。上海大學等10所高校已基本恢復正常上課，復旦大學已開始有少數學生上課。但是，在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十幾所高校中出現了海報、公告、通告一類的大字報，稱、28日要舉行“全球華人大遊行”。16時，一支十餘人的“北京高校赴上海宣傳隊”在外灘講演。中國紡織大學出現《評小平》、《再講小平》的大字報，把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同志。

江蘇。南京仍有少數高校學生上街遊行，但非法組織的號召力已大為減小，遊行隊伍長時間集中不起來，連口號也喊不起來。

陝西。在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建築工業學院等校發現貼有通知學生28日10時參加“全球華人大遊行”的大字報。14時陝西財經學院統計系破格提拔的一青年副教授，在西安交通大學作了題為《當前形勢發展的經濟背景》的講演，指名道姓地說：“中國最大的官倒是鄧樸方”，認為“本次學運比‘五四’運動更偉大”，“揭開了中國歷史上新的一頁。”

吉林。吉林大學的340名學生遊行到市委門口靜坐、演講。本次遊行計劃搞幾千人的規模，但召集不起人。各高校復課情況明

顯好轉。已有5所高校的學生非法組織宣佈解散。

雲南。昆明的8所高校1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白天睡覺晚上遊，晚上睡覺白天遊，李鵬不倒天天遊”等口號。各高校復課情況明顯好轉。

河南。省教委派了77名高校幹部來北京做勸導學生返校工作。據他們統計，河南高校赴京學生總數為2150人，現已返回230人。

遼寧、陝西等地赴京動員學生返校的高校幹部也已到京。

5月28日

10時起，北京農業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方工業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學生約6000多人陸續上街遊行，響應所謂“全球華人大遊行”14時許，北京高校學生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廣場上靜坐的一些外地高校學生及北京各界的一些人員也加入遊行隊伍，人數最多時約2萬。（《天》報導的北京示威人數為近10萬，《八》引法新社與美聯社電云“數以萬計，其中來自外地的學生約8萬。”）遊行隊伍鬆散，橫幅、旗幟、標語較多，沿途呼喊“解除戒嚴”、“罷免李鵬”、“召開人大”等口號。使長安街上的交通一度中斷。傍晚隊伍陸續散去。

20時，北京“高自聯”頭頭王丹通過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站發表廣播講話，煽動“沒有事的同學去天安門廣場堅持。”北京市東城區和宣武區街頭分別發現署名“中國各族人民、社會各界的知名人士聯合絕食請願團籌備組”的傳單，鼓噪組織第二輪絕食。北京一些高校的非法組織的廣播站也紛紛廣播類似內容的《絕食宣言書》。傳單和《絕食宣言書》與5月26日發出的《絕食請願書》基本相同。《宣言書》稱：“絕食請願內容：1. 請求政府迅速撤兵，廢除‘軍管’和‘戒嚴’”令。2. 必須為學生民主愛國運動正名，是‘救國’，不是‘動亂’。真誠支持全國民族人民的民主救國

運動，絕對不允許以各種藉口予以打擊和鎮壓。3. 要求新聞和言論自由，大赦國內言論政治犯。4. 要求迅速將不義之財上交國庫，交出‘官倒’子弟，人人報帳，歡迎有錯即改，歡迎真誠的領導和領袖。5. 要求迅速清理整頓中央政府的裙帶幫。6. 要求立即改組中央政府，老的退休，淘汰昏官、庸官和惡官，選拔人民真正的公僕掌管國事。7. 要求對專權瀆職、昏庸無能的李鵬、楊尚昆等人予以撤職。並歡迎自動辭職。8. 國家不能群龍無首，要求能代表人民利益的趙紫陽同志主持工作。9. 要求盡快修改憲法。10. 反對專權者和機會主義者趁機發動兵變和政變。11. 要求保護全國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准鎮壓和‘秋後算帳’。我們的誓言：“爲了真理和正義，爲了民主救國運動的徹底勝利，不怕開除黨籍、公職，不怕開除幹部隊伍、丟掉領導職務、不怕砍頭和坐牢。我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不惜爲整個民族利益而獻身！”

各地也有人響應所謂“全球華人大遊行”。

上海。20所高校及中科院、市社科院等約12000人參加所謂“全球華人大遊行”，打着“我們沒有話說”、“有心報國，無門伸冤”、“爲民主、爲自由，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一息尚存、我們要吶喊”、“我們敢於頂着壓力幹”等標語，先到人民廣場，後到市府門前。一些遊行組織者稱，“此次學潮失敗了，被政治鬥爭取代了”。鼓動學生“明天全部回老家、6月24日全國人大開會後聽消息，26日返校。”

江蘇。南京一些高校的近萬名學生在北京前去串聯的學生的煽動下，參加所謂“全球華人大遊行”，呼喊“召開人大”、“罷免李鵬”等口號。

天津。南開大學等校的1000餘名學生參加了所謂“全球華人大遊行”，呼喊“打倒獨裁政府”等口號。遊行隊伍經過車站廣場時，原在廣場靜坐的200餘名學生隨隨撤離。

湖北。在武漢的武漢大學、武漢工業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華中師範大學、中南財經大學等校2000餘名學生參加所謂

“全球華人大遊行”、呼喊“全球華人同步大遊行”、“打倒偽政政”、“爲鄧小平送行”等口號。

黑龍江。在哈爾濱的哈爾濱工業大學、黑龍江大學等校4000餘名學生遊行，呼喊“打倒李鵬”、“反對戒嚴”、“全國人民團結來，反對獨裁、反對人治”、“還我總書記”等口號。

四川。在成都的8所高校的2000餘名學生參加所謂“全球華人大遊行”，呼喊“李鵬下台”、“鄧小平下台”等口號。有些隊伍還抬着花圈，說是爲北京師範大學死去的絕食學生致哀。

浙江。在杭州的浙江大學等校4000餘名學生參加所謂“全球華人大遊行”，呼喊“召開人大”、“罷免李鵬”等口號。

陝西。西安的10所高校5500餘名學生參加所謂“全球華人大遊行”、呼喊“罷免李鵬”、“完了？沒完！”、“我們不是權力鬥爭的工具”、“爲捍衛人權而戰”等口號。設在新城廣場的“西安高校學生民主愛國聯合會”的廣播站稱，“經過一個月的靜坐、絕食、遊行，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喚起了民眾。現在決定改變鬥爭策略，靜坐學生撤出新城廣場，回到學校以罷課方式繼續鬥爭。”廣播後，原在廣場靜坐的數百名學生絕大多數撤離廣場。

5月29日

北京部分市屬高校的部分學生開始復課。看到自己的學生曠日持久地罷課，北京大學中文系馮鐘芸等8名教授、副教授心急如焚，寫信給學校黨委，希望同學們能盡快復課。他們勸導學生說：“一個多月的事實，清楚地表明，採用罷課、遊行和絕食等手段，能充分表現群情激憤和希望的殷切，不能切切實實地解決具體問題，並且容易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曠日持久，於事無補。”“從長遠考慮，當機立斷。一面復課，一面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多種渠道、多種層次，與黨和政府各級領導人進

行對話，謀求問題的妥善解決。”

天安門廣場出現一批由香港“捐送”的嶄新的旅遊帳篷。
為給動亂打氣，極少數人又在玩弄新的花招。

上午，北京大學出現署名“生物系研究生彭嶸等10人”的題為《倡議書》的大字報，稱：“為了抗議李鵬等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無法無天愚弄人民，強姦民意等一系列劣性，我們號召北大以及全社會每一個熱愛民主自由的熱血男兒用各種特殊方式來表示我們極端的憤慨和絕望。這種特殊方式就是剃光頭。昔日反清義士以剪辮子表示他們追隨革命，推翻帝制的決心。今天，我們毅然削去滿頭烏髮，顯示我們追求民主、反對獨裁專制之充分信念。”同時，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站播出所謂“空校運動”的建議，煽動學生“在一周之內撤出學校，回家鬧革命。”清華大學非法組織“學生自治會”廣播站播出題為《掀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評論員文章。文章稱：“中國正面臨前進還是後退、光明還是黑暗的歷史關頭”、“我們應該做好以下幾項工作：第一，廣泛發動群眾，特別是到全國各地宣傳；等二，天安門的旗幟決不能倒下；第三，經常舉行遊行示威活動；第四，掀起全國範圍內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不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多層次、多渠道的。既可以表現為罷工、罷市、罷課、罷教、示威、遊行等激烈的行爲，也可以表現為怠工、躲避、敷衍等消極抵抗，可以表現在拒買國庫券、提取存款等具體手段上。一句話，只要每個人都千方百計地和偽政府過不去，每個人都一點一滴地破壞，瓦解這個本來就很虛弱的紙老虎。那麼，李鵬，楊尚昆垮台必指日可待。”

16時，北京市海澱區副區長及中關村街道幹部來到北大“自治會籌委會”廣播站，向這裏的頭頭指出，28樓所設廣播站是非法的，長期擾民，並嚴重影響了交通。要立即停止廣播，拆除喇叭。這位頭頭表示，回去後將南門的喇叭拆除。晚，西南門的喇叭不響了，但南門的喇叭仍在廣播。

18時30分，中央美術學院等10所藝術院校的少數學生將一座高5米的所謂“民主之神”的塑像分塊運到天安門廣場，並搭腳手架進行安裝。按“高自聯”策劃者原來的意圖，要在天安門廣場樹起一尊“自由女神”像，後又改為“民主之神”像，企圖用美國的民主、自由作為他們的精神支柱，並煽動更多的人在天安門廣場“堅持下去”。

《人民日報》等報刊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等新聞媒介均發表消息，說明近幾天來，“各地群眾對仍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甚為關切，不斷給黨中央、國務院來電來信，要求轉告這些學生盡快撤離天安門廣場，回校復課。”

極少數人在北京發起的“空校運動”波及各地。

上海。上午，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高校出現《上海高校自治聯合會通告》，稱：“從今日起，開展‘空校回家’運動。”並提出四條具體要求：1. 立即解除新聞封鎖，解除戒嚴，撤出軍隊；2. 否定‘4.26’《人民日報》社論及李鵬‘5.19’講話，承認這次運動為民主愛國運動；3. 政府立刻同學生及群眾代表進行實質性對話；4. 人大立即開始進行《新聞法》的立法工作。若政府不能滿足這些要求的話，學生將堅持這一鬥爭形式直至最後勝利。”10時，華東師大近千名學生在校內集會，對是否應該搞“空校”運動的問題進行辯論。上海工業大學“學生自治會”的一些頭頭發起“赴京簽名”運動，簽名的人數已有400餘人。學校立即出面勸阻學生不要再搞“赴京簽名”運動。

江蘇。在南京的一些重點高校發現有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20餘名學生前去進行串聯活動。這些學生在與各校“學生自治會”取得聯繫後，在學生中發表演講，煽動學生參加所謂“空校運動”。

湖北。北京“高自聯”的“民主自由宣傳團”近20人到達武漢。19時40分至21時40分，武漢地區15所高校非法組織的頭頭開會，“民主自由宣傳團”的7名成員也參加會議，並“介紹”北京

情況。

湖南。長沙一些高校“學生自治會”宣傳，“由於官僚們把學生運動引入權力鬥爭的渠道，鬥爭告一段落”。“準備在6月20日人大常委會會議期間、法國革命200周年期間、國慶40周年期間再搞新的行動。”

四川。成都市“高自聯”發表《告別宣言》，“運動已取得勝利，要轉入校內罷課。”

黑龍江。多數高校已正常上課。哈爾濱地區的林大、電工、東農等校的“學生自治會”宣布解散，同時又宣稱，“爭取民主的鬥爭將長期堅持下去。”

各地高校進一步加強了復課工作。上海同濟醫科大學四位教授發出致學生的公開信，語重心長地勸說學生們“顧全大局，盡快復課，恢復學校正常教學秩序。”上海已有近20所高校的部分學生開始復課。天津一些高校教務部門發出復課通知。有關高校正針對所謂“空校運動”做相應的勸導工作。湖南省教委發出關於復課的第三個通告。一些高校上課率已超過80%。在省政府前靜坐的學生已大部分撤離。四川大多數高校已基本復課。重點高校上課率為20-40%，一般院校上課率為80-90%以上。

據《人民日報》報導，近期來進京離京學生達37萬人次。現在，北京學生大量減少，離京返校學生日逾3萬。今天來京學生僅為100人。

國家教委黨組向各省、市、自治區教育部門和委直屬高校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門和各校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下達的《關於傳達中央領導同志講話的通知》，做好傳達通氣工作。強調，“要通過通氣交底把絕大多數黨員和思想政治工作幹部團結起來，堅定地站在黨在立場上，參加這場鬥爭”；“團結廣大教師和民主黨派人士”；“對學生中立場基本堅定的黨員和積極分子，要十分重視，充分放手讓他們去做爭取大多數同學的工作”；“對出現的非法組織的頭頭要區別對待，加以爭取、分

化”；“對不少學生和少數教師中的思想扣子要加以解除”。
“並轉發了某高校開展思想工作，幫助學生解開思想的扣子的《參考提綱》。”

5月30日

高達7米的所謂“民主之神”塑像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安裝完畢，吸引了數以萬計的圍觀者。在“民主之神”像揭幕時，“高自聯”的頭頭讀了表明他們設立“民主之神”真實目的的《民主之神宣言》：

“親愛的同學們，戰友們，同胞們；

“今天在人民的廣場，高聳起一尊人民的神像，她就是‘民主之神’，我們把她獻給絕食團的勇士們，奉獻給廣場上的戰友們，奉獻給全國百萬大學生們，奉獻給全北京、全中國、全世界支持我們這次民主鬥爭的人民。……

“久違了，民主之神。70年前，我們的前輩曾高高呼喚過你的名字。爲了你，難道我們還要等70年嗎？民主之神，一切專制壓迫下人民的渴望。民主之神，已是廣場大學生和億萬人民民主的象徵。民主之神，你是挽救中華民族的希望。民主之神，你是1989年中國民主潮的靈魂。今天你莊嚴地站在廣場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民主運動的大崛起已開始了一個新紀元。……我們堅信真正民主到來之日，我們一定會再來廣場，樹立起一座雄偉、高大、永遠的民主之神像。這一天會到來的。中國人把民主之神永遠掛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在紀念碑的台階上召開有中外記者參加的消息發布會，“外高聯”頭頭李錄代表指揮部講了他們的打算。他感到，“現在局面已到了一個緊急關頭。”“學運發展處於一種非常悲哀的境地。”他叫嚷：“我們認爲目前的政府已失去了對話的資格，我們希望恢復對話，但要政府答應四點：一、撤消戒嚴令；二、撤回軍隊；三、保證不對參加這場運動的任

何人進行任何形式的秋後算帳；四、實現新聞自由、公開報導。只有政府答應以上要求，我們才能與政府對話。（《北》（京）報導學生發言人姚立在天安門廣場的記者會中表示，中共政府已拒絕四點建議。）今後，我們仍堅守廣場，進行各種和平形式的鬥爭，同時發動更廣大的同學參加到這場運動中來。”

上午，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一些高校出現非法組織北京“高自聯”的《通知》，繼續煽動學生實行“空校戰略”，離校回家搞宣傳、“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推進民主愛國運動”。一些高校在校學生數目已明顯減少。

19時20分，北京“高自聯”頭頭王丹在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站發表廣播講話，說甚麼“今後，要把鬥爭的注意力放在校園民主建設上，要使學生自治會組織合法化，繼續辦好民主沙龍，還要成立新的社團。”“各界都要成立自己的組織，要成立知識分子同盟，獨立工會、農會，要尋找瓦文薩式的人物。”

22時許，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站稱，公安部門抓了北京“工自聯”的一名負責人。（《悲》報導，首都工自聯三名負責人沈銀漢、錢玉民和白東平〔《八》報導為向東平〕給公安警察帶走；《天》報導，三名支持學生的工人領袖被捕；《北》（台）報導29日傍晚“北京市工人自治籌委會”的兩位常委錢玉民、向東平分別自鐵路局下班時，被公安帶走。30日、凌晨1時許，“工人自治籌委會”副總指揮的“中國民航”工人沈銀漢在北京飯店西側街道上失蹤。一位目擊者對記者說沈是被幾名不明身分人士架走。）“籌委會”頭頭熊焱號召同學們去衝公安局，以支持“工自聯”。24時許，北大約200名學生打着“打倒暴政”、“抗議政府綁架工人”等橫幅，走出校門到中國人民大學等校煽動學生遊行，響應者寥寥無幾。（《血》報導為數百名；《悲》報導為近千名；《八》報導為約2000名。）次日2時，北京大學遊行學生多數返回學校。少數會同其他高校的一些學生和社會閑雜人員衝擊市公安局，並靜坐示威。

北京市天安門管理處就在天安門廣場搭設“民主之神”像一事發表聲明。“天安門廣場是我國舉行政治性集會和迎賓活動的重要場所，是非常莊嚴肅穆的地方。現在有人把甚麼‘女神’像搭設在天安門廣場，是極不嚴肅的，也是違反北京人民政府1981年11月1日通告的。我們天安門管理處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保護好天安門廣場，所以，我們堅決反對一些人這樣做。我們相信，全國人民也會堅決反對的，請一些人立即停止這種活動。”

外地高校復課情況有新的進展。浙江、河北、湖北、山東、黑龍江、四川、安徽、陝西等地大多數高校基本復課。上海、天津等地有部分高校部分學生復課。各地高校赴京學生大部分已返校。但受所謂“空校運動”影響，上海、天津、江蘇等地一些高校在校學生開始減少。北京“高自聯”派遣的“南下民主宣傳團”繼續在江蘇、上海、湖北等一些地區的高校中活動。山西太原仍有7所高校千餘名學生在五一廣場集合後遊行、呼喊“紀念‘五卅’”、“抗議太鋼公安處逮捕參加遊行的工人”等口號。

5月31日

在各地教育部門和高校的共同努力下，天安門廣場上靜坐的北京和外地高校學在減少，有些旗幟下已無靜坐學生。但北京“高自聯”和“外高聯”的頭頭虛張聲勢，組織學生保護旗幟，不讓帶走。據不完全統計，天安門廣場及新華門前仍有22個省、市、自治區的180所高校所樹的300餘面旗幟。非法組織頭頭派“糾察隊”守衛“民主之神”像，企圖靠它繼續吸引一批批圍觀群眾，以支撐“陣地”門面。

北京和外地的一些報刊、電台、電視台均轉發了天安門管理處關於搭設“民主之神”像所發的聲明、以及一名女中年知識分子要求北京市人民政府採取制止措施的書面意見。

由於北京各高校幹部、教師的努力，各校畢業班學生和大多數研究生已復課，市屬高校的大部分本科生也陸續復課。一些高

校向離校回家的外地學生發出通知，要求學生盡快返校上課。

上午，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站廣播，“目前中國毫無民主可言，讀書也沒有用處”，煽動學生“無限期罷課”。為準備暴力行動，廣播還鼓吹，“以後，‘籌委會’應以兵團建制，還要通電全國統一行動。”

由首都新聞界、知識界、文化界舉辦的《新聞快訊》刊載了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的《紅旗不倒，正義必勝》的文章。文章鼓吹“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牢牢地守住天安門廣場，繼續把這個最重要的政治中心掌握在我們手裏，這樣我們就可以掌握運動的主動權。……天安門已經成為全國民主運動的中心和象徵，是我們最重要的陣地，是民主革命的聖地。只要天安門廣場的紅旗不倒，人民心中的希望之火就不會熄滅，我們就會繼續對李鵬政府施加巨大的壓力，迫使其垮台。”

下午，北京大學三角地出現題為《佈告》的大字報，煽動學生“晚9時在三角地集合，去市公安局靜坐，抗議公安局逮捕工人”。晚，“籌委會”廣播站又反複廣播了這則《佈告》。直到21時50分才集合了30餘人，打着一橫幅，騎自行車去市公安局靜坐。（《悲》報導為“學生連同數千名工人組成近萬人的隊伍遊行往北京公安局”但沒有說明其中有多少人是從北京大學去的；《北》（台）報導，1萬餘名學生和工人聚集在北京市公安局前。）23時許，“籌委會”廣播站造謠說，“市公安局迫於壓力，無條件釋放了‘工自聯’的三個領導人。”同時，廣播了所謂“台灣最新消息”，稱，“台灣10萬人民在遊行示威，聲援大陸學生運動。李登輝總統說除聲援外，其它方面也要支持。”並稱，“政府說，我們學生運動中台灣特務也來了。如果這個人是搞人權的，搞民主的，就是特務，我們也歡迎。”這個廣播當場引起許多群眾的強烈不滿。

20時，天安門廣場周圍有北京和外地高校學生1000餘人遊行，抗議警察拘捕3名“工自聯”常委及少數“飛虎隊”成員。

北京郊區順義縣、大興縣、懷柔縣的數以萬計的農民、職工、教師和機關幹部分別集會並遊行，抗議極少數人製造動亂。這些遊行和集會是經過公安部門批准的，《（八）引法新社和美聯社北京電說，有很多參加者說是官員要求他們參加的；《北》（台）報導該次遊行是中共官方發起的。）遊行隊伍舉的橫幅和呼喊的口號主要有：“堅決反對動亂”、“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同志的講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人民解放軍萬歲”、“打好三夏這一仗”。

國家院辦公廳發言人就極少數學生仍在新華門前靜坐發表談話，希望靜坐的學生不要無視政府的勸告、要遵紀守法，盡快結束靜坐。司法部魯堅副部長、冶金部徐大銓副部長和中國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有關負責同志和部分教授、講師也再次對所屬高校靜坐的學生做工作，勸說他們離開。經工作，有些學生離開了新華門，但中國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仍有一些學生按照“高自聯”的指示堅持靜坐。

據國家教委新聞宣傳處今天發佈的消息，國家教委於5月29日召開辦公會議，要求高校學生盡快復課。並決定，今年畢業的研究生、本科生、專科生在不降低要求的情況下如期畢業。今年的高考時間不變。

上海。各高校堅持上課。但在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幾所高校，一些本校和外來人員竭力進行干擾，有的撕毀學校張貼的有關復課的通告，有的咒罵上課的學生是學賊。復旦大學個別人揚言要組織“敢死隊”，採取強行手段阻止其他學生上課。同濟大學的所謂“民主協會”，逐日到各學生宿舍了解不上課學生的人數，予以公布，給上課的學生造成很大壓力。加上“空校運動”的影響，復旦、同濟、華東師大都有2000—3000千學生離校回家。

天津。多數高校已復課。一些高校受所謂“空校運動”影響，大批學生離校回家。下午，南開大學非法組織“學生自治

會”主席在校內貼出《辭職聲明》，稱，“學運取得初步勝利，樹立了大學生形象，喚起了民眾意識；改革派之所以在鬥爭中慘敗，是由於其力量弱，保守派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武器戰勝了改革派；學生運動發展到今天，應主動撤退，整頓組織，搞好宣傳。”

湖北。各高校均已復課，上課率有明顯提高，三分之一的高校上課率在90%以上。北京“高自聯”組織的“南下民主宣傳團”已離漢前往廣州。

吉林。全省42所高校已全部復課。其中36所已恢復正常。復課情況最差的吉林大學上課率僅為10%，先後赴京的2000多名學生已有95%返校。吉林工業大學“學生自治會”的頭頭宣佈退出“學生自治會”。不少高校的學生非法組織已經解散。

河南。全省高校已全面復課，近半數高校上課率在90%以上。河南大學、鄭州大學上課率分別為30%。

江蘇。絕大多數高校上課率超過50%，南京大學上課率為20%。不少高校開始清理校內張貼的大字報。北京“高自聯”派遣的“南下民主宣傳團”仍在一些高校頻繁活動，在他們的煽動下，一些高校的數百名學生組織了徒步赴京請願團，擬於明日出發。

浙江。各高校均已復課。受所謂“空校運動”影響，一些高校學生離校回家，上課率有較大回落。

山西。多數高校已復課，但學生非法組織仍在繼續煽動學生搞“華東師大倡議的‘非暴力的空校運動’”。太原工業大學“學生自治會”舉行所謂“民主法制如何進行下去”系列講座。

6月1日

北京各新聞單位報導了北京大學中文系馮鐘芸等8位教授、副教授關於呼籲學生復課的消息。8時，一些“民主鬥士”撕去“民主”外衣，在大字報上稱“8位教授、副教授是李鵬的寵兒”。還

有些人貼出聯名公開信，要求中文系主任立即解聘這8位教授、副教授。還有人當場打聽這8位教授、副教授的住址，表示要給他們點顏色看。

《北京日報》發表一位外地大學生離京時的反思文章《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文章作者是某省師範大學三年級學生，一個月曾兩次來京。面對廣場上的現狀，經過反思，他決定離去，並留下這篇文章。他指出：“民主和自由的實施，也有一個過程，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這一點我們必須明白。事態發展下去，將會出現我們所無法預料的、不可控制的、同時大家又不願看到的局面”。“天安門廣場上事態發展已走向與原來願望背離的方面，確有少數人在煽風點火。作為受着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不應受到蒙蔽。廣場上流短飛長，令人目不暇接，可經過冷靜一想，純屬子虛烏有”。“我們外地大學生可不要被人當成槍桿使！”“請大學生們——我同齡人自尊自重自愛，不要再做那些有損於國格、有損於自己的事了”應盡快“離京返校”。

晚，北京大學出現大字報，一些人又一次撕去“民主”偽裝，提出為抗議《北京日報》刊登“一位外地大學生離京時的反思”文章，6月2日到《北京日報》門口，火燒6月1日《北京日報》。這張大字報剛貼出，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廣播：提議火燒《北京日報》的大字報是幾個同學所寫，北大“籌委會”完全支持。

為了給情緒日益低落的受蒙蔽的青年學生打氣，一直躲在幕後的一些黑手和“社會精英”走上前台。晚，劉曉波在北京師範大學門口發表了絕食演講。他說：“現在政府一再強調極少數極少數人，所謂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來就是類似我這樣不是學生身分的人。但我想說，我是一個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當黑手，我反而以當黑手為自豪、為驕傲，為榮光！”“我明天下午要去絕食，是由我發起的、有著名歌星侯德建”。“我們抗議以李鵬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專制的軍事管制去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我想借這

次絕食，告訴國內外的輿論，所謂的一小撮就是這樣一類人，他們不是學生，但是他們是公民，他們有權利、有義務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劉曉波等人將於6月2日去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消息，立即被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等一些高校非法組織的廣播站擴散。

22時50分，在北大南門外等處有人散發署名“北大宣傳部”的題為《無耻的政府》的鉛印傳單。傳單稱“據悉，政府6月2日將組織各部門、各單位黨團員70萬人大遊行，擁護李鵬、楊尚昆講話，支持戒嚴令。……這次政府搞的遊行，純屬強姦民意。……我們呼籲廣大人民團結起來，不要被政府的威脅嚇倒，堅決抵制這次遊行”。

各地高校復課情況繼續好轉，這種發展趨勢使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感到不安，他們極力要挑起新的事端，造成繼續煽動不明真相的學生的新的契機。

江蘇。南京十幾所高校近800名學生，在北京“高自聯”派遣的“南下民主宣傳團”和省、市非法學生組織的組織、煽動下組成“南京高校聯合赴京民主長征隊”於9時在南京鼓樓廣場集合出發。事先省、市和有關高校幹部教師做了大量勸說工作，但都被學生拒絕。據參加“長征隊”的學生講“這次徒步赴京的目的是：沿途宣傳民主，喚起民眾，6月18日抵京，掀起新的高潮，對即將召開的人大常委會會議施加壓力。”江蘇省有關高校派人隨隊做勸說工作。

四川。凌晨1時許，四川工業學院百餘名學生在成灌公路上攔車進城時發生車禍，一名學生當場死亡，五人受傷。事發後，少數人煽動1000餘名學生將學校桌椅搬到成灌公路上，封鎖交通長達10小時。同時，四川工業學院非法組織召集成都各高校非法組織的代表來校，商議如何就此事擴大事態問題。

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校有人煽動搞所謂“不合作運動”。上午，南開大學出現一份煽動搞所謂“不合作運動”的大

字報稱：“1. 抵制購買今年的國庫券；2. 把銀行存款取出，摧毀李鵬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3. 開展空校運動，師生都回家。口號是‘李鵬不下台，我們不回來’。”同時，出現一份題為《激進同盟會宣言》的大字報，稱，“學運到了關鍵時刻，一切願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仁人志士應該站起來，團結在一起，將這次愛國民主運動進行到底。”“激進同盟會的綱領是：實現國家真正的民主化；真正實現確定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實行多黨制；實現新聞自由。”“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將學運從低潮引向高潮。”

安徽。合肥地區安徽大學等4所高校近千名學生，晚上在市府廣場為離京返途途中墮車死亡的安徽大學學生劉玉根開追悼會。會上有人借謠言煽動學生鬧事。當晚，安徽電視台新聞節目播放省教委大學生管理處負責人就安大學生劉玉根死亡問題答記者，及時澄清了有關謠言。

湖北。武漢大學“學生自治會”在校內舉行紀念“6.1”慘案42周年的校內集會遊行活動，有人在會上做煽動性演說。晚，武漢水利電力學院200多名學生舉着“抗議中央電視台播放武漢高校復課報導”的橫幅，上街遊行。

國家教委就所謂“空校運動”向各地教育部門和教委直屬高校發出通知，強調要動員各方面力量，勸導學生盡快復課，並堅決制止學生的串聯和煽動活動。

6月2日

14時，北京大學、北京科技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近1000名學生騎車遊行到《北京日報》社。遊行隊伍打着“問題就出在黨內——李鵬、楊尚昆”、“支持李鵬腐敗政府”、“《北京日報》胡編亂造”等橫幅，呼喊“貪污光榮”、“腐敗有理”、“鄧小平萬歲”、“李鵬萬歲”、“楊尚昆萬歲”、“跟着李鵬走，每人九塊九”等口號，在《北京日報》社門前，點火燒了一些6月1日

出版的《北京日報》，表示對《北京日報》刊登《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一文的抗議。燒完報紙後隊伍散去。北京大學有200名學生領了背心，到天安門廣場去當糾察。

16時，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劉曉波、四通公司工作人員周舵、高欣（《北》（台）報導其為《師大周報》前主編）及侯德建等四人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前宣佈開始48—72小時絕食，引起萬餘人圍觀。他們在紀念碑前發表了《“6.2”絕食宣言》。《宣言》稱，“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是尋找真的生命。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高壓下，中國知識界必須結束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議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宣言》宣稱，絕食的旨在於“爲了抗議戒嚴和軍管”；“呼籲學生和政府以和平談判協商來解除雙方的對立”；“呼籲全社會應及時地放棄旁觀者和單純的同情態度”；推進“逐步形成民間的政治力量和對政府決策的制衡”；呼籲“政府和學生都要進行冷靜的自我反省”；“告訴國內外的輿論界，所謂的‘一小撮’是……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等等。

《北京日報》刊載了北京市總工會6月1日發表的要求趕快取締非法組織“工人自治聯合會”的聲明。聲明嚴正指出，“工自聯”的所作所爲，是“企圖分裂工人階級隊伍，公然破壞正在恢復的首都正常秩序的非法活動，從根本上違背工人階級的意願。”“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有關部門立即採取措施，取締上述非法組織。”

新華社6月2日發出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撰寫的《認清動亂的實質和戒嚴的必要性》一文。文章用大量的事實從極少數人製造動亂是早有預謀的；極少數人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極少數人製造這場動亂是周密策劃的，是有國內各種政治勢力插手的；極少數人採取造謠煽動等極其卑劣的手段，使事態不斷惡化；極少數人肆意踐踏民主法制，造成社會秩

序的嚴重混亂等方面，回答了爲甚麼說北京發生了嚴重動亂。文章解答了既然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已經在19日晚停止絕食，爲甚麼還20日實行戒嚴；既然北京的秩序基本恢復正常了，還有甚麼必要實行戒嚴等問題。文章還澄清了群眾中存在的一些糊塗認識。例如，是不是在學生絕食期間，如果政府對他們熱情關懷，多做工作，事態就能緩解，也就沒有必要實行戒嚴了；戒嚴部隊是不是來鎮壓學生、鎮壓群眾的等等。

晚，北京外語學院非法組織“學生自治會”廣播站的廣播中公然喊出煽動反革命暴亂的“打倒4700萬黨徒”。“打倒無產階級專政”等反動口號。

22時55分，中央電視台“建國40周年攝製組”借用完畢的一輛三菱牌吉普車，返回部隊途中在木樨地發生翻車事故，造成行人3人死亡、1人受傷。窺測時機已久的暴亂策劃者、組織者，抓住這一偶然的交通事故，加緊策劃製造反革命暴亂。（《悲》報導：六月一日深夜至六月二日凌晨之交，一輛沒有車牌的警車疾駛經過復興門外大街，撞倒一輛三輪車後衝上行人道，先後撞倒四人，至少三人當場死亡（其中女死者爲煤礦學院女教師）。一名險被撞倒的市民責問司機爲何超速行駛，對方兇蠻答道：“沒有你的事！我要趕去執行任務。”市民急將傷者送往醫院，幾分鐘後就有警車到來增援，將肇事二名警員帶走。事件目擊者說意外發生前已有多輛吉普車高速駛過。市民又從肇事汽車內發現武警服裝、警棍、刀等物。數千名市民因不滿警車撞死人不顧而去，自發遊行往天安門廣場，恰遇上軍隊企圖進入廣場。遂加入堵截。）

四川。成都一些高校出現署名爲“成都高校自治聯合會”的《空校宣言》，稱，“1989年6月2日，成都高校自治聯合會集體表決，全數通過了空校決議，決定‘提前回家，提前開學’。”《宣言》還稱，“就空校對這場愛國民主運動的作用來說，是爲了表示堅決罷課，是對北京學生運動的強大支援。”

江蘇。“南京高校聯合民主長征隊”的先遣隊到達安徽滁州。江蘇省政府、教委及有關高校的幹部隨隊伍做工作，勸回40餘名學生，

據不完全統計，自5月20日至6月2日，我國在國外的留學生先後參加遊行、集會的約20000多人次。其中，在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各有數千人，在聯邦德國、挪威、瑞典、愛爾蘭、丹麥、荷蘭、意大利等國各有幾百人。在泰國、孟加拉的50多名留學人員也曾到使館前遊行。一些遊行、集會是由國民黨勢力直接策動的。如5月27日在舊金山舉行的千人示威遊行。國民黨勢力和“民聯”分子公開合流，有的民聯分子擔任當地留學生遊行的副總指揮。我駐外使館的同志在複雜的局面下，堅守崗位，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有一些留學人員相當冷靜，專門寫信表示，“反對以任何理由製造動亂”。也有的留學人員懷着十分複雜的心情對使館工作人員說，“我們是反對上街遊行的，但爲了避免遊行過程發生意外，防止留學人員隊伍組織上分裂或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我們只好違心地出面組織”。

六、力挽狂瀾（6月3日至6月9日）

在極少數策劃者、組織者的預謀操縱下，自6月3日起，北京的動亂演變成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爲了捍衛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捍衛神聖的憲法，捍衛莊嚴的首都，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重大決策，戒嚴部隊、公安幹警、武警部隊一舉平息了這場暴亂。

極少數人利用6月2日晚發生的一起翻車撞死行人的交通事故，大造謠言，說是進城戒嚴部隊開道車故意軋死學生，煽動不明真相的學生和市民，阻擋解放軍進入市區執行戒嚴任務，從6月3日凌晨起，在建國門、南河沿、西單木樨地等數十個路口相繼發生設置路障、攔截軍車、圍困和毆打戰士、搶奪槍支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的暴亂，有些暴徒還圍堵和沖擊國家機關和重要部門。當日傍晚，事態進一步惡化。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在天安門廣場分發菜刀、匕首、鐵棍、鐵鏈和帶尖的竹竿等凶器；叫囂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他們進一步策劃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時機，煽動更多的人上街，發動更大規模的打、砸、搶、燒，造成一個群眾暴動的態勢，一舉奪取政權。

在這萬分緊急的關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力挽狂瀾，命令在首都郊區待命的戒嚴部隊向城區開進，平息反革命暴亂，在開進過程中，面對暴徒混雜在不明真相的群眾中的複雜局面，戒嚴部隊紀律嚴明，以極其克制的態度、忍辱負重，從容推進。然而，少數暴徒卻對進城部隊瘋狂進行打、砸、搶、燒、殺。爲迅速平息暴亂，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戒嚴部隊迫不得已鳴槍開道，進行反擊，強行開進，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也有一些群眾遭誤傷或被暴徒擊傷。在天安門廣場的清場過程中，沒

有發生死亡的情況，勝利完成清場任務，取得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初步勝利。在整個暴亂期間，有1000多輛軍用汽車、裝甲車、警車被砸毀和燒毀，戒嚴部隊、武警官兵、公安幹警負傷6000多人，死亡數十人。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後，國際敵對勢力加劇了反華大合唱，國內仇視黨和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進行了瘋狂反撲。“美國之音”等海外新聞媒介和國內極少數人編造和散播了諸如“血洗天安門廣場”之類的謊言。在短短的幾天裏，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街頭巷尾曾一度被謠言所籠罩。極少數人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學生和市民抬花圈游行、開追悼會、阻斷市內交通和鐵路運輸，企圖搞亂全國。上海、成都等地出現了嚴重的騷亂：一些暴徒縱火焚燒列車、商場，襲擊維持秩序的武警戰士和公安幹警。

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中國人民頂住了國際敵對勢力的巨大壓力，堅決打擊了反動勢力的反撲和掙扎。繼北京取得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初步勝利之後，各地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6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第十號通告，明令“高自聯”、“工自聯”等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自動解散，其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其頭頭必須立即投案自首，對拒不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此後，各地也先後取締了非法組織。全國局勢迅速趨於穩定。

6月9日，鄧小平同志接見了北京戒嚴部隊軍以上領導，發表了重要講話。對制止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作了深刻的精闢的總結。

6月3日

日凌晨起，極少數暴亂的策劃者、組織者把北京地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推向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

凌晨，戒嚴部隊按既定計劃繼續向警戒目標開進。極少數人借剛剛發生的交通事故，竭力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阻截部隊。

零時至1時許，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非法組織“自治會”廣播站突然大喊大叫起來，稱，“戒嚴部隊開始大批進城，其先導車在木樨地撞死了3人，撞傷1人。事態萬分緊急，請同學們趕快行動起來。”在這前後，一批批學生和市民大喊大叫地趕往建國門、南河沿、西單、木樨地等幾十個路口設置路障、攔截軍車、毆打戰士、搶奪軍用物資。曹各莊附近12輛軍車被攔。從燕京飯店門前經過的戰士被強行搜身。電報大樓前的軍車輪胎被扎穿，並被隔離墩圍住。

拂曉前後，永定門橋頭的軍車被推翻。木樨地軍車車胎被扎穿。朝陽門400多名進城的戰士被歹徒用石塊亂砸。六部口、橫二條一帶軍車被攔截，戰士被圍困。

7時前後，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鑽進被圍困的軍車內，搶奪裝有子彈的機槍和其他槍枝彈藥、軍用物資。從建國門到東單，以及天橋附近，進城部隊被零星隔斷，遭到圍攻、毆打。在建國門立交橋上，有些戰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戰士被打得遍體鱗傷。

上午，虎坊橋一帶的進城部隊被沖，戰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傷的戰士在送往醫院途中被截，急救車被放氣，傷員被綁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輛軍車被圍，在戰士轉移彈藥時，前往救護的民警被打傷。

中午，被攔阻在府右街南口、正義路北口、宣武門、虎坊橋、木樨地、東四等路口的解放軍戰士，有的被打傷、有的鋼盔、軍帽、雨衣、水壺、挎包被搶。有的路口，壓縮餅乾、罐頭等撒滿一地。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輛滿載槍支彈藥的軍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多次解圍均未成功。這車槍支彈藥如被搶走或發生爆炸，後果不堪設想。爲了保護首都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武警部隊施放了催淚彈，搶回了彈藥車。

下午，一伙暴徒圍堵和衝擊國家機關和重要部門。他們衝入人民大會堂，衝中宣部，衝廣播電視部，衝中南海的西門和南門。保衛這些機關的武警戰士和公安幹警數十人負傷。

在暴徒瘋狂進行打、砸、搶、燒、殺的同時，許多幹部、群眾挺身而出，保護了部隊大量裝備和人員。

17時，非法組織“高自聯”“工自聯”的少數人，在天安門廣場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鏈子和帶尖的竹竿，聲言“抓住軍警就要往死裏打”。“工自聯”在廣播中大肆叫囂，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還有一伙暴徒糾集上千人，推倒西單附近一個建築工地的圍牆，搶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鋼筋、磚塊等，準備打巷戰。

在這萬分緊急的情況下，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不得不下定決心，命令駐守在首都周圍的戒嚴部隊，向市區開進，平息暴亂。

18時半，在大部隊進城前，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了《緊急通告》，《通告》說，“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這個《通告》，通過電台、電視台和各種廣播器，進行了反復廣播。

21時許，“高自聯”頭頭吾爾開希在北京師範大學“自治會”廣播站發表廣播講話，叫囂“同學們要拿起家伙自衛”。同時，北京大學“自治會籌委會”組織部貼出《公告》，稱，“學運處於低潮，要組織民眾宣傳車去宣傳。”中國人民大學等校“自治會”廣播站反復煽動學生和市民去圍堵軍車。

22時，奉命向城內開進的各路戒嚴部隊先後進入市區，但在各路口都受到嚴重阻攔。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部隊仍然採取了極其克制的態度，少數暴徒利用這種克制發動駭人聽聞的打、砸、搶、燒、殺。面對暴徒混雜在不明真相的群眾中的複雜局面，解放軍指戰員寧願自己挨打負傷，甚至犧牲，也不輕易動用武器自衛。許多戰士被打成重傷，有些戰士被活活打死，大批軍車被燒毀。

22時至23時，從翠微路、公主墳到西單一綫，有12輛軍車被

燒，有些人用卡車運來磚頭，向戰士猛砍。一些暴徒把無軌電車推到路口，放火燃燒，阻斷了道路。有的消防車趕去救火，也被砸燒、燒毀。

23時前後，虎坊橋3輛軍車被砸，1輛吉普車被推翻。安定門立交橋上的軍車被圍堵。崇文門大街一個團的戰士被圍堵。建國門立交橋30輛軍車被圍堵。北京煤炭工業學校以西300多輛軍車被圍堵。為保證軍車前進，有的戰士和指揮員下車做疏導工作，被圍攻毆打，有些被強行綁架，不知去向。被打傷的，有尉官、校官，也有將軍。在南苑三營門受阻的軍車，為避免衝突，往東繞行，至天壇南門再次被堵，許多軍車被砸、被燒。珠市口一輛軍車被堵後，一幫人爬到車上，下邊有個幹部模樣的人勸他們下來，當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戒嚴部隊在這種極其艱難危險的情況下，強行開進，在迫不得已時，開槍示警，自衛還擊，擊斃了罪有應得的暴徒，也有一些群眾被誤傷、被暴徒傷害。各支部隊陸續到達預定地點。

9時，北京“高自聯”的“南下演講團”到復旦大學“展覽”北京“學運”圖片，圍觀者較多。中午，“演講團”召集復旦“絕食團”同學開會，鼓動他們“堅持到底”。19時，“北京學生南下宣傳隊”到上海鐵道醫院演講，介紹北京“學運”情況。近24時，復旦大學“自治會”廣播站廣播一則《緊急通告》稱“北京形勢緊急。同學們要保持警惕，注意事態發展”。“要以游行集會來反對政府用催淚瓦斯鎮壓學生”。“如果政府製造流血事件，我們要有組織地全面堵塞上海交通來向政府施加壓力”。

南京高校部分學生參加的“民主長征隊”在滁州師專住下，開會討論下一步行動方案。經工作，參加“長征隊”的學生已有200餘人返校。

凌晨1時許，太原重機學院200多名學生在校園內游行，呼喊“反對復課”，“回家、回家”等口號，煽動搞“空校運動”。山西農業大學“自治會”宣佈解散。

昆明的15所高校已全部復課。

6月4日

1時前後，戒嚴部隊先後進入天安門廣場。

凌晨2時左右，“高自聯”常委、秘書長郭海峰與一伙暴徒攜帶着汽油等物，準備燒毀停靠在天安門城樓附近的軍用車輛，進而燒毀天安門城樓。郭海峰一伙暴徒當場被抓獲。

從凌晨1時半起，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的《緊急通告》，說明北京已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要求北京公民遵守戒嚴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這個通告在天安門廣場用高音喇叭進行了反覆播放，時間長達3個多鐘頭。這時，在廣場圍觀的群眾多數已迅速離開，停留在廣場靜坐的青年學生只有數千人，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3時左右，他們派出代表向戒嚴部隊表示，願意自動撤出廣場，戒嚴部隊表示歡迎。

4時半，天安門廣場上廣播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同時，廣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正常秩序的通告。通告說：“一、凡在廣場上的所有人員聽到廣播必須立即撤離現場。二、如果有人違抗和拒不執行此通告，仍繼續滯留廣場，戒嚴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強行處置。三、清場後，天安門廣場由戒嚴部隊嚴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愛國之心、不願意國家動亂的廣大學生和群眾，要積極配合戒嚴部隊執行好清場任務。”同時，戒嚴部隊指揮部派出偵察分隊直插紀念碑底座，一舉搗毀“高自聯”的廣播站，又乘勝衝進“高自聯”指揮部，繳獲一部861電台、一台錄音機、8台擴音機、3本記錄本及部分反動傳單。

停留在廣場的數千名學生聽到通告後，立即集結隊伍，佈置

了手拉手的糾察隊，於5時前後，打着各自的旗幟開始有秩序地離開廣場。戒嚴部隊在廣場東側南口開出了一條寬闊的通道，保證了學生迅速、順利、平安地離開。這時，還有200餘名學生堅持不走，武警戰士按照通告的要求，強制他們離開了廣場。5時半，清場任務全部完成。整個清場過程，包括搗毀“高自聯”指揮部，廣場沒有死一人，包括最後強制離開的。

極少數不甘心失敗的暴亂的策劃者、組織者和暴亂分子瘋狂反撲。

在天壇東側路、天壇北門、前門地鐵西口、前門東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單、復興門、南禮士路、木樨地、蓮花池、車公莊、東華門、東直門，以及朝陽區的大北窯、呼家樓、北豆各莊，大興縣的舊官鄉等地，數十個路口的數百輛軍車被燒毀，有的戰士在車內被活活燒死，有的跳下車後被活活打死。在雙井路口，70餘輛裝甲車被圍，其中20餘輛車上的機槍被暴徒拆掉。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們對解放軍戰士發動了滅絕人性的殘殺。在長安街上，一輛軍車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擁而上，猛砸駕駛室，將司機活活砸死。劉國庚烈士在西單十字路口以東30米處被打死，又被澆上汽油焚燒屍體。崔國政烈士被一伙暴徒從崇文門過街天橋上扔下，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懸掛於過街天橋。李國政烈士被暴徒殘害後，屍體被懸掛在阜城門立交橋的欄杆。王其富等6名烈士乘坐的車輛途經翠微路口時，遇到暴徒和不明真相群眾的攔截。為不撞傷群眾，他們冒着危險減慢車速，一伙暴徒乘機向車上扔石塊、燃燒瓶和火把。由於車後輪被暴徒設置的三角釘扎破，車輛翻倒，油箱爆炸，被擠壓在車內的王其富等6名同志被燒死在車內。據統計，在暴亂中，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有軍用汽車1000多輛，裝甲車60多輛，警車30多輛，公共電汽車120多輛，其他機動車70多輛。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6000多人，死亡數十人。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

科技大學等校“自治會”廣播站反覆播送“血洗天安門廣場”等謠言，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對抗平息反革命暴亂。有的說，“長安街上血流成河，據北京紅十字會統計，死亡人數為2600人”；有的說，“天安門廣場被血洗，死亡人數在3萬以上”。一些自稱是死裡逃生的“目擊者”，連哭帶喊地訴說，“裝甲車衝向人群”，“一些解放軍戰士以殺人取樂”，等等。他們煽動學生和市民起來與政府鬥爭到底。北京師範大學等校“自治會”向人群贈送黑紗，煽動不明真相的學生和市民以佩帶黑紗表示對“政府暴行”的抗議。

在極少數人的煽動和鋪天蓋地的謠言的蠱惑下，北京一些高校的學生情緒非常激烈。有的學生說：“現在政府瘋了，我們也被逼瘋了”；清華大學一些學生逼着學校領導表態，並動手打了校長；北京大學等校個別學生到處找汽油和化學藥品，表示要找部隊拼命；有些學生抬着被誤傷者的屍體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語言學院等校遊行；有的學生四處張貼傳單，到街頭路口傳播謠言；極少數學生參與、甚至組織焚燒軍車。

下午，有幾個暴徒駕一輛搶來的裝甲車在復興門立交橋邊行駛邊開槍。晚，雙井地區有暴徒打黑槍，還有人以每支260元的價格出售“五四”式手槍，市內有的地區也有人從樓上向下打黑槍。

一個自稱“中國保衛人權同盟”的反革命組織散發了《告全國人民書》，它攻擊我平息反革命暴亂是中央領導人。“憑藉在軍隊中篡奪的權力發動了一場反革命軍事政變”。宣稱：

“鑒於以上事實，中國保衛人權同盟號召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以及解放軍指戰員，團結起來，為平息反革命政變而鬥爭。”

“第一，號召尚能自由活動的十三屆中央委員，七屆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趕赴廣東，成立臨時中央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平息

這場反革命武裝政變。

“第二，號召解放軍官兵爲了人民的利益，爲了黨和國家的前途，站在人民的一邊，號召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團結起來，開赴北京平叛。

“第三，號召中國共產黨員，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及全國人民團結起來，開展各種形式的鬥爭（罷工、罷市、罷課），粉碎政變集團妄圖統治中國的陰謀。……”

晚，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發表廣播講話，指出，“從6月3日凌晨開始，一小撮暴徒在我們偉大祖國首都北京，挑起了一場嚴重的反革命暴亂。爲了保衛社會主義制度，保衛人民政權，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果斷決策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和首都公安幹警、武警部隊一起，以勇敢無畏的精神，一舉粉碎了這場反革命暴亂。這是我們在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粉碎反革命陰謀的鬥爭中取得的一個初步勝利。”他向全市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全體市民呼籲，“立即行動起來，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與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密切協作，堅決徹底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他強調，“在這起反革命暴亂中，極少數挑動者和策劃者已經十分明確地提出了他們的政治口號和組織綱領。他們狂妄地叫囂“要把4700萬黨徒全部消滅乾淨”，要顛覆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人民政府。在這種極端嚴重的緊要關頭，黨和政府忍無可忍，已經沒有什麼退路可言，只能採取非常措施，堅決粉碎這起反革命暴亂，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如果有人還要堅持頑固立場，不思改悔，繼續策劃和製造暴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必將繼續採取果斷措施，堅決打擊，嚴懲不貸。”

“美國之音”和其他一些西方新聞媒介開始就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一事大造謠言，掀起反華鼓噪。他們散佈：“軍隊把坦克開進廣場圍困學生，用機槍掃射他們，死者數以千計，軍隊把屍體送走，消屍滅迹……”

各地高校一時謠言四起，一些師生公開收聽和播放“美國之音”。受謠言的煽動，一些地方高校學生情緒激烈。極少數動亂、暴亂的策劃者、組織者和暴亂分子不甘心失敗，企圖在全國各地斷絕交通，癱瘓城市，製造種種事端。

上海。14所高校的3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屠殺人民，不得好死”、“打倒李鵬，討還血債”等口號。在極少數人的煽動下，一些高校學生在全市交通要道設置了50多處路障，致使千多輛車輛被堵，18條公交綫路被迫停駛，還有一、二百公交車輛輪胎被刺壞或放氣。

湖北。多數高校基本沒有上課，武漢18所高校學生13000餘人上街遊行，抗議北京學生被“鎮壓”，遊行隊伍到達長江大橋時，公路、鐵路交通一度中斷。

黑龍江。哈爾濱一些高校的5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反對暴力鎮壓”、“打倒李鵬”等口號。

山東。山東大學近1000名學生抬着花圈遊行，呼喊“反對暴力”等口號。

浙江。杭州地區一些高校的4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反對暴力鎮壓”等口號。

吉林。長春一些高校的1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抗議屠殺北京大學生”、“反對法西斯”等口號。

山西。太原的4所高校近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中國人民站起來”、“暴力鎮壓、含笑流血”、“打倒李鵬”等口號。

甘肅。蘭州大學1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一些學生衝進蘭州車站，臥軌阻擋火車，使鐵路交通一度中斷。

四川。成都一些高校的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在人民南路廣場與武警戰士發生衝突，引起社會秩序混亂。一伙歹徒衝擊市人大和市政府機關，毆打公安幹警和武警戰士，砸壞和燒毀電車、警車、清潔車十多輛。21時許，燒毀人民東路派出所以及交通崗亭多處，搶劫多家商店。

有3000名留學生和海外華人在我駐美使館前舉行抗議集會。我留學人員和部分華人設一演講場地；國民黨勢力及“民聯”爲主的一伙人另設演講場地。後者的集會，不少人舉着青天白日旗，呼喊“打倒共產黨”等口號。並當場焚燒中國共產黨黨旗。同時，在美國的舊金山等地，在英國、瑞士、挪威等國也有幾十、數百名留學生到我使館前遊行示威。少數留學人員中的黨員在遊行時，當場宣佈退黨。

6月5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指出：“眾所周知，一個多月來，政府對極少數人蒙蔽群眾製造的動亂一再採取忍讓、克制的態度。但是極少數人以爲政府軟弱可欺，變本加厲進行活動，終於發動了反革命暴亂。”

“面對這種嚴重局面，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採取果斷的措施，堅決平息這場暴亂。爲避免誤傷好人。從3日下午開始一再發出緊急通告，勸說廣大學生和市民不要妨礙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在平息過程中，戒嚴部隊又盡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極少數暴徒置若罔聞，對戒嚴部隊發動瘋狂襲擊。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一些傷亡，其中多數是解放軍和武警戰士。這是我們很不願意看到的。但是，不這樣做，暴亂就不能平息，那就要發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幾千萬先烈用生命換來的人民共和國就可能被顛覆，社會主義建設和10年改革的成果就可能毀於一旦。全國就可能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因此，果斷地平息這場暴亂，完全是正義的行動，是符合首都人民和全國人民的願望和根本利益的。

“依靠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和武警官兵、公安幹警的英勇鬥爭，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的積極配合和支持，我們已經取得了平息暴亂的第一步勝利。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反革命暴亂還未完全平息，極少數暴亂分子是絕不會甘心失敗的。他

們還會伺機反撲，製造種種事端。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務必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團結一致，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保衛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果。只要他們膽敢繼續搗亂下去，我們就同他們鬥爭到底。我們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有強大的人民民主專政，有幾千萬共產黨員，有幾百萬忠於黨忠於人民的解放軍，有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的大力支持，我們完全有力量有信心徹底戰勝他們，徹底平息這場暴亂。”《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廣大人民群眾和各界愛國人士，一定要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明辨是非，顧全大局，迅速行動起來，挺身而出與製造暴亂的極少數人作堅決的鬥爭，而不要做任何親痛仇快的事情。要相信黨和政府有能力制止暴亂，共產黨員要處處以身作則，起模範帶頭作用。廣大幹部職工要堅守崗位，搞好生產，保障供給，積極維護社會治安和社會正常秩序。各級黨組織，要加強正面疏導和思想政治工作，耐心教育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不要輕信和傳播謠言，不要進行任何形式的串聯，為穩定局勢創造安定和良好的社會環境而鬥爭，同心同德把建設和改革繼續推向前進。”

北京高校中謠言繼續流行，一些高校的少數學生在校內設置靈堂，為“死難學生和市民”開追悼會。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廣泛流傳“解放軍馬上要進駐高校”、“軍隊內部發生分歧，互相開火”等謠言，師生人心惶惶，一些學生離校躲避，北京師範大學等校的一些學生交出槍41支，子彈2箱。據了解，極少數學生手中還有武器，有的比較頑固不肯交出。大多數高校清除了校內的全部大小字報。人民大學的“北京之音”等非法組織的廣播站已停止播音，但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非法組織的廣播站還在播音。據截止到今日的統計，北京各高校在暴亂中死亡的學生數為23人。

“美國之音”和其他西方新聞媒介繼續製造和擴散的謠言。散佈說，在平息暴亂過程中“最少死了2萬人”：“軍隊已開至大

學區和市區鎮壓，到處可聞槍聲，北京已成爲一座恐怖城市……”，等等。反華鼓噪在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很快發展成一股反華浪潮。

極少數人繼續在各地挑起事端。

上海，16所高校的7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討還血債”、“反對暴政”等口號，並在全市交通要道設置120多處路障，封鎖公交車場，破壞公交車輛，堵塞隧道交通，造成市內交通全面癱瘓，使一些工廠工人出勤率降至50—60%。有的鐵路道口也多次被堵，造成火車一度停駛。上海師範學院、上海工業大學、上海音樂學院等校少數學生強佔校廣播站。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校非法組織在校內設立大喇叭，廣播“美國之音”等外台散佈的種種謠言。

四川。成都的騷亂加劇。凌晨，一伙歹徒放火燒毀建築面積爲1.5萬平方米的西南最大的綜合商場人民商場，造成上億元損失，並將前來救火的5輛消防車燒毀，打傷80多名消防隊員。上午，聚集在市府門前的一伙歹徒，向辦公大樓拋擲石頭、磚塊、汽水瓶，砸壞門窗、玻璃，推倒市府圍牆，燒毀市政府廚房；下午，一伙歹徒頭戴柳條帽，手持鋼釵，在一些地方設路障，瘋狂擋截並砸、燒各種車輛，放火燒毀月季皇后餐廳，並向地下商場、成都市百貨大樓投擲汽水瓶；晚上，一伙歹徒衝擊銀行大廈，衝進了接待外賓的錦江飯店、岷山飯店的底樓進行打、砸、搶。

湖北。9時，武漢地區17所高校5000餘名學生先後上街遊行，並滙集於武漢長江大橋武昌橋頭靜坐，使連貫武漢三鎮的公路交通一度中斷。10時50分，華中理工大學、湖北大學等5所高校3000餘學生阻斷長江大橋鐵路運輸，時間長達7小時。14時許，武漢大學4000餘名學生遊行至火車站，百餘名學生衝擊車站，阻止列車通行。晚，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等校分別召開數千人的追悼大會。中南財經大學校內多處出現“打倒共產黨”、“共黨不

除、國無寧日”、“向共黨宣戰”等反動標語。

山西。太原地區7所高校7000餘名學生打着旗幟、抬着花圈遊行，並在五一廣場召開追悼會，呼喊“絞死李鵬”、“絞死鄧小平”、“絞死楊尚昆”等口號。太原機械學院等校少數學生搶佔校廣播室。

陝西。西安一些院校的24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並有一些學生到市東、南、西郊各大工廠門口阻攔工人上班，使企業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影響。

雲南。昆明地區昆明工學院、雲南大學等校6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反對血腥鎮壓”、“打倒法西斯”、“以死還血”、“絞死李鵬”、“民主黨派起來吧，這也是你們的希望”等口號。

河南。鄭州十幾所高校4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拿起武器，打倒反動政府”、“打倒法西斯政府”、“以血還血、以牙還牙，血債要用血來還”、“絞死李鵬”等口號。

吉林。長春8所高校4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並至省府門前靜坐。

江蘇。南京一些高校的學生在省“高自聯”煽動下，上街堵塞交通，並有一些人煽動工人罷工。由南京部分高校少數學生組成的“民主長征隊”今日全部撤回學校。下午，一些高校數千名學生在鼓樓廣場集會、講演，呼喊“絞死李鵬”等口號。

黑龍江。哈爾濱十餘所高校1萬餘名學生上街遊行，遊行隊伍中有少數市民和工人，呼喊“反對暴力”、“打倒李鵬”等口號。

湖南。長達20所高校2萬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討還血債”、“報仇”等口號，一些學生和市民在路口設置路障，使交通癱瘓。

浙江。杭州的一些高校學生成百成百地出來遊行，並在街上設置路障，使市內交通全部中斷。

新疆。在烏魯木齊市有60餘名高校學生在區政府門前靜坐。一直比較平靜的高校不斷出現大字報，抗議軍警鎮壓學生。

天津。高校學生情緒相當激烈，在校內做白花、放哀樂。有些學生到街頭和市府門前講演。下午，有十餘所高校數千學生上街遊行。

甘肅。3時，有些高校學生到蘭州火車站臥軌阻攔火車，使鐵路交通一時中斷。蘭州大學等校1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並有學生上街設路障，使市內交通全部中斷。

國家教委黨組向各地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的黨組織發出緊急通知，簡要通報了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的真相，要求各級黨員領導幹部要率先認真學習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書、陳希同同志重要講話，以便率領群眾粉碎極少數人策劃的這場反革命暴亂，要努力恢復正常教學秩序，盡快復課。

6月6日

極少數暴徒仍在搞反革命破壞活動，遭到沉重打擊。

凌晨零時30分，在王府井南口小花園內，十餘名暴徒用汽油灌制十多個燃燒瓶，擬以此炸戒嚴部隊的車輛。然後，他們將路口東南角的交通崗亭點燃，到路口東側地下通道將一堆雜物潑上汽油放火焚燒，並將一部燒毀的大轎車尾部點燃，砸壞馬路兩側燈桿上的閘盒，使數十盞路燈熄滅，使東單到王府井路段一片黑暗。正當他們要向由此經過的運送解放軍的卡車投擲燃燒瓶時，十幾名公安幹警撲上前去，將這伙暴徒全部抓獲。

凌晨2至3時，戒嚴部隊一舉抓獲28名妄圖焚燒公共汽車的反革命暴徒。這伙暴徒於6月5日夜攜帶汽油、酒瓶等作案工具，竄至北京朝陽區和平街北口公共汽車終點站，用8輛大客車堵住附近路口，準備在夜間焚燒停放在那裡的28輛公共汽車。戒嚴部隊得知情況後，立即組織部隊趕到現場，追捕歹徒，並將已燃燒還未爆炸的汽油瓶取出銷毀。28名歹徒當場被抓獲。

在“戒嚴部隊就要進駐高校”等謠言的煽動下，北京一些高校學生開始大批離校回家。鑒於這種狀況，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發出佈告，說明“軍隊將進駐高校”純屬謠言，要求教職工堅守崗位，廣大學生要認真執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有關通告。

在少數高校中，學生非法組織的骨幹分子仍在繼續活動，伺機反撲，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站繼續散佈謠言，稱，“國防部長秦基偉發佈命令，要38軍向27軍、24軍發動總攻，給他們以毀滅打擊。”並說，“這項命令得到39軍、40軍、63軍的支持。”同時，播送了北京“高自聯”、北大“籌委會”聯合發出的《空校宣言》：

“中國北京4月15日起的學運，於27日即轉為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一個歷史永將記住的國耻日——6月3日，這場由學生發動、全國各族人民為主體的愛國運動，就轉變為一場偉大的民族救亡革命！”

“正義被屠刀剝碎！民主被暴君蹂躪！十里長安街，十里血海！北京市民、學生死難四千，受傷萬餘，至今日，法西斯屠刀仍在狂舞，機槍仍向人民掃射！追求天賦人權的共和國公民，在法西斯政府槍口下仍一個接一個地倒下。”

“共和國危急！中華民族危急！”

“民族存亡于一旦，我們號召同學們盡快行動起來，妥善地、冷靜地撤離各校，以冷靜理智敢於犧牲的一貫作風，奔赴全國各地。4月學潮，5月愛國民主運動，6月民族救亡革命，特別是‘6·3北京大屠殺’的真相，都要傳播到神州四海！……”

“我們提議，公元1989年6月9日中午12時起：

“全國總罷工、總罷市、總罷課、總罷教！對法西斯政權最後一擊！……”

下午，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袁木指出：“6月3日凌晨極少數暴徒策動的一場革命暴亂，在人民解放

軍的英勇奮鬥下面，暴亂者的陰謀沒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亂取得了初步的勝利。”“經再三核實的不完全統計，情況是這樣的：解放軍官兵受傷5000多人；地方上（包括為非作歹的暴徒、圍觀的不明真相的群眾）共傷2000多人；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數字是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罪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群眾。除此之外，軍隊方面到目前為止還有400名官兵失蹤，生死不明。”“現在首都形勢還很嚴峻。穩定全局，進一步恢復秩序，這是關係到首都的大局。”“我們希望全首都人民都能和解放軍同志、武警部隊、公安幹警一起，為迅速恢復正常的秩序來共同努力。”“我們對暴亂的幕後組織者、策動者不能手軟，因為他和我們之間的矛盾是敵對的矛盾，這個問題不明確、不進一步地解決，也就不能保護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一旦大局穩定，首都秩序恢復正常，我們政府同各界人士包括廣大學生之間的對話就要繼續進行，在各個層次上，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方式進行。各界人士包括青年學生在前一個時期提出的懲治官倒，克服腐敗，推進民主建設等等這些意見，政府都要認真地考慮，並且通過對話認真吸收各方面的意見。”“對在中國首都發生的這場反革命暴亂以及制止這場暴亂的鬥爭，現在國際輿論的態度也不太一樣。已經有人公開在那兒譴責我們了，而且有人提出了要不給我們這個，不給我們那個，要限制我們這個，限制我們那個，來對我們進行所謂的制裁了。對這一點……第一、我們不怕。不管他用甚麼樣的手段、譴責也罷，制裁也罷，要想干涉中國內政，中國政府和人民決不答應。……第二、我們希望國際輿論、外國政治家、政府不要太近視了、應有一點長遠的觀念，……中國的黨和政府有能力、有辦法、有決心克服這些困難。”戒嚴部隊某部政治部主任張工，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丁維俊也出席記者招待會，並回答了提問。

各地風被仍未平息。

上海。昨夜今晨，市政府組織6500人清除路障120處，搶運了一大批糧食、副食品及生產急需物資。9所高校的500餘人繼續上街，有一些社會渣滓混入學生隊伍，他們與學生一起又新設一大批路障，連同昨天留下的，全市共有路障145處。各區、各有關部門繼續組織人力清理。報紙、電台、電視台等公開揭露少數人設置路障、阻塞交通造成的嚴重後果，發表了《堅決制止破壞交通的違法活動》的評論員文章，還向上海“高自聯”某些人發出“必須懸崖勒馬”的警告；鐵路道口數度受堵，數度疏通。20時45分，北京開來的61次列車在光新路道口撞倒正在圍觀被堵車頭的市民9人，當場死5人。到22時，現場已聚眾3萬人，鐵路運輸中斷，公安部門調集700名民警前往維持秩序，一些歹徒借機製造騷亂，毆打司機，縱火焚燒車廂，並阻撓消防車和救護車進入現場，造成8節車廂被燒毀。

四川。凌晨，成都一些歹徒燒毀位於鬧市區的人民電影院。下午，一些歹徒在四川展覽館倉庫放火，哄搶成都天成金店，成都公安幹警和武警戰士在人民群眾協助下，採取果斷措施，嚴懲了一小撮歹徒，並當場抓獲一批打砸搶分子。

天津。高校中仍在流行謠言，並不時出現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反動大字報。7時，南開大學約300名學生走出校門，在附近路口攔起人牆、設置路障，阻斷交通。不久，路障即被市有關部門清除。

湖北。武漢10餘所院校約7000餘名學生先後上街遊行，並有人在鐵路上靜坐，造成京廣、武大（冶）綫鐵路運輸一度中斷。有些學生衝擊工廠，煽動工人罷工。武漢“高自聯”頭頭頻繁開會，籌劃更大的行動，一些高校出現武漢“高自聯”的傳單，稱，“北京死亡7000餘人，傷5萬餘人”：“廣場上用手可以捧起血來”：“部隊一次焚屍2000餘具”。

山西。太原重機學院、山西醫學院等校6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一些高校的學生紛紛離校回家。

黑龍江。哈爾濱22所高校中僅有一所交通專科學校仍在上課，其他基本未上課。學生遊行人數明顯減少，一些學生上街設置路障，到主要路口演講，煽動工人罷工。哈爾濱市公安局一舉抓獲冒充大學生、先後攔截6輛卡車。以“市民聲援團”名義到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等校煽動學生上街鬧事的33名犯罪分子。

甘肅。蘭州大學等校300餘名學生在蘭州火車站臥軌，造成火車停駛。有些高校學生在黃河大橋上設置路障，斷絕交通。蘭州市區各主要路口均設置了路障，市內交通中斷。

雲南。昆明一些高校5000餘名學生在廣場集會，抗議“鎮壓北京學生”

陝西。西安一些高校學生繼續到工廠區煽動罷工，致使2家大型企業停產，十幾家企業半停產。

廣東。廣州的主要路口和橋樑被一些學生設置了路障。各高校流傳高校要軍管的謠言，80%的學生離校回家。

安徽。合肥一些高校1000餘名學生到合肥鋼鐵公司串聯，煽動工人罷工。合肥市街頭被設置多處路障。

江蘇。南京一些高校學生在幾個進出城的主要路口設置路障，包括南京長江大橋公路橋，造成市內交通中斷。南京大學、南京航空學院等校少數學生佔據校廣播站，轉播“美國之音”。

6月7日

極個別暴徒仍在伺機襲擊戒嚴部隊。上午，首都戒嚴部隊某團7連戰士藏立杰與本排10名戰士擔負攝像組錄制反革命暴亂罪証的警戒任務。當汽車行至建國門立交橋時，突遭來自左右建築群的槍彈襲擊。他為掩護戰友的安全，不幸中彈犧牲。

高校中偏激的人在6日晚收看了《袁木同志舉行記者招待會》、《暴亂真相》等電視節目後，情緒有所緩和，開始冷靜下來思考和反思一些問題。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情緒仍較激烈，對現在的新聞宣傳不聽、不看、不信。各高校積極開展平息動亂、暴亂工

作。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組織了教職工護校隊，對學校重點部位和貴重設備加強保衛。各校均有一批幹部、教師開始深入宿舍做學生思想工作。高校中的謠言開始減少。

北京大學非法組織“自治會籌委會”廣播站仍在活動。18時許，廣播了北京“高自聯”和北大“籌委會”聯名發出的《告全市人民書》，說什麼“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反動政府鎮壓人民”，煽動“全市人民罷工、罷市、罷課，同反動政府鬥爭到底”等等。

各地仍有餘波。

上海。一些高校廣泛流傳着“美國之音”和港台一些報刊所散佈的謠言，如“李鵬視察天安門廣場後步入人民大會堂時，被一警察射中大腿。該射擊者當場被擊斃”。有些學生把印有謠言的香港報刊復印，貼在校園內；10時許，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工業大學等校相繼出現部分學生衝擊學校禮堂、教學大樓，要求設置“靈堂”的情況；華東化工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鐵道醫學院等校少數學生又上街設置新的路障，使交通再次全面受阻；由於學生中不斷謠傳上海近期要實行戒嚴的消息，一些學生離校返家。

四川。高校情況趨於穩定。但離校回家的學生越來越多，四川大學除畢業班外的學生80%離校。

湖北。武漢地區各高校多數學生情緒有所緩和，但仍有少數學生情緒比較激烈。9時許，中國地質大學300餘名學生在武昌東門十字路口攔截9輛公共汽車作為堵塞交通的路障。10時許，中南財經大學等8所院校的400餘名學生抬着花圈遊行至大東門，舉行“追悼會”，引起萬餘人圍觀。追悼會後，部分學生沿路將一些公共電汽車、卡車、面包車放置作路障；武漢鋼鐵學院等校200餘名在武鋼公司周圍設置多處路障，阻擋工人上班，使當地公共交通和武大（冶）鐵路運輸中斷。20時許，華中師大部分教師率學生1500餘人在武漢工業學院、武漢工業大學、武漢大學、武漢水

利電力學院之間遊行。武漢大學出現《血往何處流》的反動大字報，稱，“要推翻共產黨”，“建立三權分立的新政府”，“徹底改造現有的人民政府軍”，“要用革命軍隊消滅反革命軍隊，用革命恐怖打擊反革命恐怖”。

• 安徽。合肥一些高校在市區多處設立非法廣播站，傳播“美國之音”編造的所謂“天安門真相”的謠言。中醫學院百餘名學生到合肥鋼鐵公司鐵廠等處臥軌，使鐵廠高爐的生產和安全受到威脅。23時，合肥工業大學學生和合肥“工自聯”共約1000餘人，借一名女生在堵合肥鋼鐵公司廠門時被一輛自行車所撞一事，到合肥鋼鐵公司刑警隊要“兇手”。

江蘇。南京市內交通已疏通，但河海大學等校400餘名學生又上長江大橋公路橋，堵塞南北交通。南京大學等校1000餘名學生到中央門鐵路旱橋設置路障，堵塞南北鐵路交通，使91、303、375等次列車停運。

湖南。長沙市內交通仍然堵塞，鐵路疏通幾小時後又被堵塞。

陝西。西安高校學生阻攔工人上班的現象明顯減少。

天津。各高校均有50%以上的學生離校回家。

黑龍江。哈爾濱市內路障已大部被清除，高校學生沒有上街再設路障。高校學生大批離校回家，仍有少數高校學生上街演講，到工廠區煽動工人罷工。

山西。太原一些高校三分之二的學生離校回家。少數學校仍有大小字報出現。其中一張署名“太原市全體學生”的《緊急呼籲》、叫囂“站起來，反對血腥鎮壓，與鄧小平、李鵬反黨集團進行鬥爭”；“全國動兵力，殺進北京城，消滅27，絞死李、鄧、楊。快！快！快！”

吉林。長春高校學生的遊行停止。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等校600餘名學生攔車到“一汽”廠門，不讓工人上班，致使“一汽”一部分工人缺勤。

雲南。昆明一些高校的1000餘名學生抬着花圈，戴着黑紗，上街遊行，表示爲“北京死難學生”致哀。

各地教育部門和高校在複雜的情況下加強了制止動亂的工作，並開始取得效果。甘肅省教委組織蘭州各高校做勸阻學生不要在公、鐵路上設置路障的工作，使蘭州市公、鐵路上的路障明顯減少。湖南長沙市市內交通和鐵路交通發生堵塞時，各高校立即派人到現場做學生的工作。經工作，天津高校學生上街設路障的情況已被制止住。

國家教委黨組向各地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的黨組織發出通知，轉發了北京市委宣傳部撰寫的《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及《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重要通告》，通知指出，這兩份材料“對澄清目前在社會上廣爲流傳的各種謠言，穩定學校秩序都會產生較好的效果。”清華大學的《通告》指出，“學校號召：全體教職工要堅守崗位，正常上班。要努力完成科研、生產任務；做好正在進行的教學工作；後勤戰綫廣大職工要盡力保障供應，做好服務工作；機關工作人員要努力搞好管理和服務。”“要求全校師生員工遵守戒嚴令。要提高警惕，不信謠，不傳謠，不盲目行動。對蓄意製造謠言、煽動群眾、挑起事端、搞打砸搶燒等行爲要進行鬥爭”。“爲了保證學校和師生員工的安全，維護學校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防止壞人破壞學校，學校決定組織有師生員工參加的護校隊伍。”“只要全校師生員工團結一致，在學校的統一領導下，自覺遵守上述要求，學校就可以向有關方面呼籲和交涉，清華大學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通過正常的組織系統，維護學校的安全和秩序。”

6月8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第9、10、11號《通告》。第9號《通告》規定：“一、任何人不得在道路上設置各種障礙。二、任何人不得攔截、破壞各種車輛。三、任何人不得破壞

各種交通設施。四、任何人不得圍攻、阻撓公安幹警維護交通秩序執行公務。五、凡違反上述規定者，所有執勤人員有權當場進行處置。”第10號《通告》宣佈：“‘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即“高自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即“工自聯”），是未經依法登記的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解散。“高自聯”、“工自聯”兩個非法組織的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高自聯”的頭頭、“工自聯”的頭頭是在首都煽動和組織這次反革命暴亂的重要分子。自本通告發佈之日起，以上兩種人必須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第11號《通告》說：“爲了嚴厲打擊反革命暴亂分子，廣泛發動和依靠群眾揭發檢舉反革命分子的犯罪活動，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決定，在市、區設立舉報電話。全市每個公民都有權利、有義務，隨時通過舉報電話或直接向公安機關檢舉揭發暴亂分子。”上述通告對非法組織及其頭頭是個有力的打擊，對進一步平息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乃至全國的動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外交部就美使館給予方勵之等所謂“保護”事，提出嚴重抗議。

北京一些部、委所屬院校除畢業班學生和部分研究生外，其他學生基本上離校回家。鑒於這種情況，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發出公告：提前放假，畢業分配工作照常進行；各高校普遍加強了校內保衛工作，已抓獲了一些壞人。9時許，北京大學有人舉報，外地來校的12名男女，身帶匕首，撬開了40樓306房間，混住進去。學校保衛部門立即通知海淀分局，並協助海淀分局將這12名壞分子抓獲。“美國之音”當天就此事進行造謠，說：“公安局到北大抓了12名學生。”

高校多數學生情緒逐步穩定下來。但極少數非法組織的骨幹分子仍在活動。北京大學“自治會籌委會”廣播站仍時斷時續地進行廣播。

北京市的社會秩序開始逐步恢復。戒嚴部隊在地方的配合下，與公安、環衛等部門的人員一起清除長安街上的路障，打掃垃圾，長安街的許多路段行人和自行車已經可以通行。

各地局勢趨向平緩，少數地區仍有餘波，但程度已大為減輕。

上海。高校顯得比較平靜。繼續出來設置路障的只有上海師範大學、上海海運學院、上海機械學院等校幾十名學生。上海交通大學“自治會”頭頭向學校表示不再搞設置路障、堵塞交通的活動。上海鐵道學院“自治會”頭頭在消除路障中幫助維持秩序；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同濟大學等校少數學生在校內設靈堂，搞悼念活動。復旦大學個別人在校門口“降半旗”。復旦大學上午有幾百名學生沖擊學校印刷廠，要求印制《行動綱領》，下午有部分學生佔領印刷廠膠印車間，印刷工人拒絕幫助印刷，全部離廠；各高校領導分別找了“高自聯”的頭頭談話，表明政府和學校的態度。上海機械學院“自治會”組織三四百人參加的“沙龍”，討論行動方案。多數人傾向速戰速決，採取過激行為，如燒汽車，沖擊江澤民住宅。晚，上海市市長朱熔基向全市人民發電視講話，代表上海市政府號召全市人民行動起來，穩定上海，穩定大局，堅持生產，保障生活。他反覆強調，“上海不能亂”。朱熔基同志的講話受到廣大上海市民的熱烈擁護，上海市地方報紙和電台，電視台組織“上海不能亂，我們怎麼辦”的討論。

四川。成都比較平靜，市內部分交通恢復。重慶市內交通受阻，重慶大學等校一些學生上街設置路障。

天津。局勢平靜。輿論界旗幟鮮明，得到群眾擁護。高校除畢業班外的學生絕大部分離校。

福建。福州高校離校學生已達40%以上。個別學校的少數學生搞“選狗打狗”運動，對積極工作的學生幹部進行打擊。

安徽。合肥部分高校仍有少數學生上街設置路障。

湖南。長沙一些高校學生和社會人員上萬人在火車站廣場開了一個“追悼會”。會上有人稱，《暴亂真相》和袁木講話全是假的，“美國之音”講的是真話。

湖北。武漢地區湖北大學200名學生打着“湖大敢死隊”的橫幅到武昌車輛廠大門前靜坐，阻攔工人上班。武漢鋼鐵學院百餘名學生在任家路鐵路道口擋車、放汽車輪胎氣，並在鐵軌上靜坐，使武大（冶）鐵路中斷4小時；武漢“高自聯”在武漢大學開會，會上討論了籌建地下電台和轉移印刷設備問題。

江蘇。南京一些高校的400餘名學生堵塞長江大橋及中央門等處的鐵路、公路交通。經工作，下午全部撤回。

黑龍江。哈爾濱各高校有40%以上的學生離校回家；到街頭演講的學生明顯減少；沒有高校學生再上街設路障。

山東。青島海洋學院有百餘名學生上午上街攔車堵塞交通。

國家教委向各地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通知，要求所有黨員、幹部和學生師生員工認真學習《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保持冷靜、清醒和理智，遵守憲法和當地法規，盡最大努力創造條件恢復正常教學秩序，做好招生、分配工作。要求堅決制止串聯活動和破壞正常教學秩序、危害社會安定的活動。希望社會各界和家長協助工作。

6月9日

下午，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同志親切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並發表重要講話。鄧小平同志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後來事態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也是必然的”。“他

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不懂得這個根本問題，就是性質不清楚。”“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次事件爆發出來，很值得我們思索，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四個堅持沒有錯，如果說有錯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我們的一些基本提法，從發展戰略到方針政策，包括改革開放，都是對的。要說不夠，就是改革開放得還不夠。”

國務院發出《關於堅決制止破壞經濟秩序，確保工業生產正常進行的公告》。《公告》指出，“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已取得了初步勝利。但是，極少數暴亂分子和別有用心的壞人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到處製造和散佈謠言，蠱惑群眾，並煽動一些學生到工廠演講，甚至堵塞工廠大門，阻止工人上班，切斷工廠交通，煽動工人罷工，使生產無法正常進行，企圖通過搞垮經濟來搞亂全國，進而達到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對極少數反動分子的這一罪惡陰謀，必須提高警惕，採取果斷措施，充分予以揭露，並發動和依靠廣大職工群眾，對他們的破壞行為作堅決的鬥爭。”《公告》強調，“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圍困廠礦企業，破壞交通秩序，阻止工人上班。對於極少數壞人煽動破壞生產的行為，要予以充分揭露，並依法懲處。”“對於破壞生產秩序的任何演說、串聯活動，都要堅決予以批駁和阻止。必要時，可組織“護廠隊”，保衛工廠和工人的勞動成果，維護工廠的正常生產秩序。“各地公安部門和武警部隊”“對破壞生產的極少數壞人，要堅決打擊，絕不手軟。”這個《公告》發出後，衝擊工廠的現象得到有效控制。

北京各高校局勢進一步趨向平靜。市屬各高校正在積極準備復課，有些學校已有部分學生復課。

北京大學非法組織“自治會籌委會”的廣播站被學校拆除。至此，北京各高校的非非法組織及其成員的公開活動已全部停止。各高校原來張貼的大小字報、傳單、標語已全部清除。

據不完全統計，在平息反革命暴亂過程中，北京高校死亡人數為：學生36人，教職工6人，共計42人。

除少數地方外，各地局勢也趨平靜，已有部分高校開始復課。

上海。凌晨出動10萬名工人糾察隊清除了全部路障。但是，仍有15所高校4000餘名學生抬花圈、輓聯上街遊行，並在人民廣場舉行什麼“追悼會”，繼續散佈“血洗天安門”的謠言，並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全市下半旗”、“播放‘北京慘案’錄像”、“同市委、市政府對話”等三點要求，並限48小時內答覆。上海市各區都組織起1~2萬人的隊伍，全市32個骨幹工廠還組織了一支幾萬人的機動力量。他們的任務是迅速清除路障，保持全市道路順暢。工人糾察隊全天值班，堅守崗位，有效地維護了正常的交通秩序。

湖南。湘潭大學少數學生到湘潭電機廠、電纜廠門前靜坐，煽動工人罷工。

安徽。中國科技大學100餘人上街遊行。一些高校的幾百名學生遊行至淮南華東電網，煽動工人罷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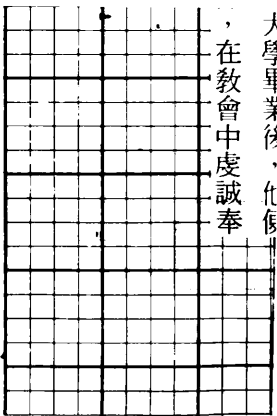
湖北。在武漢地區的高校中，除武漢大學外，非法組織已陸續宣布解散。武漢“高自聯”繼續在武大開會，但僅來6校代表。會議宣佈每天一次的例會暫停。

浙江。杭州個別高校少數學生到工廠、部隊串聯。

自6月10日起，全國局勢平靜，高校學生上街遊行、斷絕交通、沖擊工廠等已被制止。據不完全統計，在動亂和暴亂期間，計在29個省、市、自治區的84個城市中的600餘所高校，有280餘萬人次上街遊行。各地高校在動亂和暴亂期間建立起來的各種非法組織紛紛宣佈解散或被取締；其頭頭和骨干有的被通緝和逮捕，有

的紛紛到公安機關或學校有關部門自首投案或登記接受審查。一些暴徒也紛紛落網。各地絕大多數高校陸續復課，少數高校根據實際情況提前放假。全國各地的生產、交通、生活秩序迅速恢復正常。

大學畢業後，他仍
在教會中虔誠奉



錄 附

附錄一：血路——1989

孔捷生

孔捷生，男，生於廣州，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廣東作協副主席。著有小說、散文五種，因參與89民運逃亡海外，現居美國。

前言

北京沒有春天。

乾冷乾冷的冬季，乾熱乾熱的夏委，再搭配一個天高雲淡、寥廓無比的季節——令人懷戀的秋天。

應是春天的日子了。這座城市陰沉著，依然冷峭。塞外的風越過長城，挾著黃上的粉末，把天空染成像這個民族一樣的膚色。沒有春雨，間或有些晦暗的雲，像一牀舊棉絮捂着國都，空氣被榨乾了，欲哭無淚。

這個季節很多事。近幾十年左右歷史走向的大事件通常都選擇這個時份。

北京的心臟博大而宏偉。凝固著帝王氣象的古建築沿南北中軸線一字排開，嵯峨肅穆的宮殿並不因逾代隔世而稍減威嚴，檐脊的瑞獸昂揚着中華上國之古風，教人訝嗟往昔之盛朝氣象和舉世無匹的國力。而東西兩側卻是共和景象：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巍然相對，象徵著一個時代。這種皇朝與共和的奇異混合，在居東西南北之中的毛主席紀念堂有最強烈而集中的體現，一如躺在裏面那位冰凍的長眠者，人們迄今無從概括其真實形像。是舊世界的埋葬者？是開國皇帝？是農民的知識分子？是暴君？是

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一代宗主？是孤獨的、不為同代者所理解的空想家？抑或是一個不惜將整個民族的命運作社會實驗的理想迷狂？

只有一點很清楚，他改變了中國的歷史。

他是巨人，他周圍的支持者及反對者都是侏儒。

他死了。這個時代並不因此結束。他化為石像和圖騰，祭壇之下，一切的夢想與痛苦，迷惑與掙扎都在漫長地延續。

這群風格矛盾的龐大建築物圍攏著一個空間，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天安門廣場。這座舞台只有上演震撼全世界的歷史事件才配得起它的壯闊魁宏。事實上，已經不止一次地演出過了。這些劃時代的大事件足以改變人類的思維定式和國際的政治型態，卻偏偏未能改變中國人的命運，哪怕一分一毫。

這是一個謎。

曾有無數人充當過大時代的見證，仍是百思不得其解。

天安門廣場西南，有一排高層公寓，其中有臨街的房子，可以遠眺廣場。那是我的家。

現在我已失去了這個家。

我和千百萬試圖締造歷史的同胞一樣，身歷了驚天動地的五十日，終於遭到最慘痛的失敗。

89民運改變了世界，傳遞火種的前驅卻倒在血泊之中。

這是中國人最輝煌的記錄，亦係最恥辱的一頁。

節選——《黑白》

6月3日凌晨。

北京人在床上，學生在帳篷裏。營地的旗幟呼拉拉捲着廣場上的風。

戒嚴以來持續的憂憤、焦慮、警覺已徐徐鬆弛成酣夢。人民的血肉長城令幾十萬大軍始終無法開入首都，連日來盤旋於廣場上空的軍用直昇飛機遁去無蹤。報載：圍城部隊已後撤10-20公里，並安營扎寨，一時再無異動。

北京人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滿足感。和平正義與槍桿子對峙的氣壯山河的史詩場面，令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中國的民氣從來沒這樣昂揚過。

假如執政者收斂其雷霆天威，承認這次全民運動的愛國民主性質，並與之共商改革大業，這磅礴大潮所轉化的能量，將使中國進入一個最朝氣蓬勃的新紀元。

確實有這樣一個孤獨的聲音在廣場迴蕩過，然那張眼淚縱橫的臉上刻著的卻是“絕望”二字。

沒有人真正悟透：一幫八十多歲的老人尚且不能容忍一個七十多歲的同僚不和諧的聲音，又怎能容忍廣場上數十萬條年輕的喉嚨發出的激昂吶喊？

人海旗林的隆隆聲威足以壓倒一切遠慮近憂。

進入6月，大氣中不祥的氣息確實在減褪。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全部威懾力只剩下水準類乎軍營壁報一般低劣的宣傳戰。甚至最權威的《人民日報》也一直頑強地發表隱晦地支持學生的文章，並和中央電視台、《中國青年報》等結成神聖同盟，和死硬派的《解放軍報》、《北京日報》、北京電視台列陣對壘、大唱反調。

局勢是如此混沌，京城上空儘管戰雲積聚，廣場上十數萬年輕的革命聖徒，衷心祈盼着聖靈般的奇蹟——幾千年的專制陰魂會被一張“非暴力”的符籙鎮住，顛巍巍地匍伏在潔白的民主女神像腳下。

□

凌晨2時半

一個驚惶的聲音穿街而過——“市民快出來！大兵進城啦！”

我隔窗眺望時，那聲音已遠去。慘黃的碘鎢燈映照著空蕩蕩的前門大街，絕無軍隊縱影。要進入廣場，這裏是西南方向唯一的通道。

自5月下旬，廣場頻頻“告急”，市民聞風而動，已經有了“狼來了”的心理疲態。我佇立好久，廣場上並未傳出異常聲浪，學生廣播站也無示警。

我鑽回被窩，畢竟睡不着了。

3時許，電話鈴響，友人從南池子附近打來：“鬼子進村啦！”

我騎車至東長安街。一幕“全民截兵”的壯劇已近尾聲。寬闊的路面佈滿市民僉促設置的路障，臂挽臂的血肉人牆更是重重疊疊。此處距廣場僅一箭之遙，夜半突襲的軍隊竟無法逾越這最後的兩百米。望去幾千軍人已被群眾分割包圍，沮喪地退到人行道樹下，在濃黑的陰影裏沉重地喘息。誰也未見過堂堂人民解放軍是這般扮相的，這些軍兵們都沒穿軍裝，白襯衫、花格子衫、圓領衫，五花八門，顯見得是一次精心偽裝的偷襲。他們看去都是徒手。只拎一包壓縮餅乾之類的物品。其後才知並非如此簡單。士兵們一概纏兩條軍皮帶，拉扯廝纏的混亂之中，地面遺落磨尖的鐵條、匕首、鋼筋、尼龍繩索、甚至還有菜刀等物證。我眼見有市民拾起送還軍人，有的接收有的則拒絕。隨後，隊形凌亂的軍人開始後撤。

那些非軍事裝備，於我迄今是個謎。人民解放軍要用這類江湖幫會般的器械去收拾學生？抑或突進廣場後丟棄於地以栽贓人民？

無論如何，戒嚴部隊一改青天白日下列隊進城的方式，而對和平的學生市民採取夜半偽裝的偷襲，這是要寫進軍事史的。

更何況，它竟然失敗了。

“軍隊行動時間、方式、著裝均屬軍務，任何人不得干預。”

——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

請注意，這不是事前警告，而是事敗後羞惱交加的通告。

當其時，我曾有過閃念：憑這六、七千便裝軍人，就算使出那些黑幫式的器械，能否剿平和肅清天安門廣場為數眾多的學生，實屬疑問。更不用說，黑夜便裝行動更易令場面混亂和失去控制。

□

事件的真像很快昭然。

東路已穩，我騎車向西，不多遠就到了六部口。眼前展現的是官方丟盡顏面的一幕。此刻發生的事情，是官方指為“反革命暴亂”見報率最高的“證據”，恰巧，事件的過程我盡收眼底。

一輛掛著民用牌照的廿四座旅遊中巴，剛駛過北京音樂廳就被學生截停。車內約有十條漢子，平民化裝束掩蓋不住軍人的精悍之氣。學生請他們說明身分和出示證件就放行。軍人先是支吾而後沉默。市民旋即包圍此車。一支外國電視採訪組聞風而至，攝像燈光之下，學生從窗口鑽進車內，其發現令人震慄。車內堆滿的麻包和紙箱裝的是奇型怪狀的凶器——一端尖利一端帶彎鉤的鐵筆、短匕、套著軟塑料管的薄鋼片圈。有識者說：此圈套在人脖子上一擰，廿秒鐘內就要窒息。學生在車頂展示這些物證，激起群眾一陣陣怒吼。車內軍人神情緊張，似有更重大的隱密而默不作聲。直至天色初亮時，學生又在麻包裹發現一批自動步槍，機槍和大量彈藥。還有兩個可隨時更換的掩人耳目的民用車牌。

原來這次大行動是部隊從東突襲，武器從西路偷運。而這時官方所謂“反革命暴亂”的定性詞尚未構思出來。

“早上7時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鑽進被圍困的軍車內，搶奪裝有子彈的機槍。”

——北京市長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

這些“歹徒”正是學生。他們與車前座那位軍官模樣的人交涉，然後將三枝自動步槍和一挺機槍遞到車頂架起來示眾。車內軍人沒有作出任何行動阻止。

群眾嘩然，激憤地彭彭拍打車廂。但整個場面都在學生糾察隊的控制之中，沒有一枝槍一粒子彈被“搶奪”或挪動到這輛旅遊車範圍之外。自始至終，唯一的“暴力”插曲是一個小伙子探頭和車前座的軍官理論（或是怒罵，我聽不見），說著說著倏地抽了軍官一記耳光，即刻被群眾拉開並規勸一番。車內軍人要解手，均由學生手拉手護送到音樂廳公廁。這對“人民子弟兵”的名號固然是深刻的諷刺，然誰能料到那些年輕的東郭先生將在一個晝夜之間得到怎樣的回報？



近10時，初夏的陽光掙脫霧靄和工業廢氣的籠罩，灑落這座自“八國聯軍”以來從未領略過炮火硝煙的古城。很奇怪，當日有人向天安門城樓毛的畫像撒上污糟顏料，頃刻間滿城狂風大作，飛砂走石；而6月3日這一天，天象毫無警兆，北京城晴朗得沒有道理。

這時，昨夜發生在復興門的命案已經傳聞。一輛武警軍車超速，輾死三人，重傷一人。官方傳媒發話：那是中央電視台借用了的一個軍車。如果相信此說，在場群眾發現車內警服、警棍、刀子，也可解釋為拍戲的道具吧。這類偶然性的事情發生在最不應該發生的時刻，其後果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面對官方劍拔弩張的架勢，學生再次訴諸社會的公義良心，堅執“和平、非暴力”原則，號召各界人民下午2時舉行全市大遊行，以哀兵之陣對當局作最後的泣血之諫。



近11時，我返家小憩，準備參加下午的大遊行，但思潮澎湃，連打個盹也不能。便給城西的一位作家朋友打電話，告知凌晨至今之所見，對方說了句：“我氣得直哆嗦！”又表示今晚要來

我處。

這日民情確實已達沸點，自中午起，整條長安街已水泄不通地湧動著既驚又怒的人海。有秩序的遊行實際上已無法組織。連日來京城趨於平和的氣氛已蕩然，出現了自5月23日以來的民運高潮，義憤溢然的人群振臂吶喊，高舉V形手勢，連公共巴士頂上都站滿了頭纏紅布條，揮舞旗幟的青年。高亢的《國際歌》聲和口號聲如怒濤般拍擊著歷代帝王血色的宮牆，棲身於故宮殿檐的燕雀呼啦啦驚起，久久落不下來，場面之宏大，望去完全是兩百年前法國大革命的中國翻版。

任何一個民選政府，面對如此波瀾壯闊的人民革命，除辭職下台或立即和人民對話談判、頒佈“罪己詔”，實在已無其他選擇。

現代中國有過這樣的政府嗎？現代中國會有這樣的政府嗎？

當局早已作出最決絕的回答：一步也不能退！

“如果學生絕食時政府以對話方式答應他們的政治條件，否定‘426’社論，承認他們的非法組織，他們也不會善罷干休，也仍然會以其他藉口繼續製造事端，擴大事態，也仍然會在非法組織合法化後，進而建立反對黨，進行長期鬥爭。如果5月20日不採取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措施，6月3日戒嚴部隊不強行入城，他們還是要繼續使動亂和暴亂升級，擴大到全國，逼迫政府下台，或以所謂‘攻打巴士底獄’的方式推翻共和國。”

——《平暴“備忘錄”》載《人民日報》1989年7月26日

□

下午2時，預料中的軍民衝突果然發生了。從中南海西門和新華門衝出大批軍警兩路夾擊，用催淚彈、電棍、大棒毆擊和驅散人群，奪回在六部口的旅遊巴士。當時我在廣場，只隱約聽見一陣異響，其後有學生舉著血衣和催淚彈殘骸遊行過來。

應該說，軍方動武搶回這輛偽裝的軍械車，理由是成立的。儘管當初把這一車奇形怪狀的凶器和“裝有子彈的機槍”運到市

中心顯然沒甚麼道理。

且按下我沒親眼目睹的一幕不表。最令人疑惑的是人民大會堂西門那起長達數小時的軍民對峙。3時半，潛伏在人民大會堂內的數千軍人突然從西門開出，旋即被上萬群眾包圍。軍隊行動目標不明。人民大會堂居高臨下，完全清楚這個地段是人海怒濤的中心，此時出來列陣示威，實不知意欲何為，這些官兵和戒嚴初期入城不遂的那些軍人大大不同，對群眾的怒罵反應異常強烈，不一會就發生幾起軍民扭打，十幾名學生和市民血流滿面地被扶走。敵意對峙數小時後，學生亮出證件和軍官談判。軍隊終於答應“撤回大會堂，48小時不再出來。”群眾即時讓路，並鼓掌夾道歡送。

此時暮色初臨，充滿火藥味的一個長晝即將過去，大致可算有驚無險。血肉長城又一次擋住了滾滾鐵流。學生與市民個個意氣風發，天理與民心不可輕侮，大凶之日的劫厄都能渡盡，民運的火炬也定將熊熊燃燒，一直堅持到6月20日全國人大會議開幕，給危難之中的民族命運以一個新的轉機。

人們甚至會想：“48小時”，足以發生好多事，無論中南海的宮牆裏還是全世界的骨肉同胞，都會激發出石破天驚的能量，霎那間將歷史改寫！

這是多麼天真爛漫的想像！



“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

——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

我剛到家，妻子告我，北京電視台剛剛播出這“緊急通告”。我的心倏地揪緊了，連忙屏息守候中央電視台7時播放的“新聞聯播”，卻沒播這則通告。北京電視台新聞早播出半小時，一向收視率不高。民運期間更見其低，能看到的人恐怕也有限。

我撥電話給作家朋友，他果然沒看到這“緊急通告”的播出。我告他：“今晚廣場要出大事，我會在現場作歷史見證，你路遠，不安全，別過來了。”對方沉默著，只聽見沉重的喘吁，末了他說：“保持電話聯絡吧。”

我三兩口扒了碗涼拌麵，又匆匆趕到廣場。

紀念碑前依然旌旗獵獵，學生卻無往日多，經過一夕數驚的折騰，重見太平，北京的學生大都回校或回家休整去了，廣場上以外地學生為主體，最教人訝然的是，廣播站沸沸揚揚，不停宣告著通過長途電訊“海峽兩岸對歌”以及“廣場民主大學”成立的消息。

這就是大屠殺前夕學生的精神狀態。他們當中好多人到生命最後一息，都不知道自己成了“反革命暴徒”。

蒼天昭昭，請記住民主女神下這最後的羅曼諦克。



甚至於我亦驟生疑惑：事態或許不至太嚴重？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權威性大可置疑。畢竟戒嚴以來十餘日已無一個黨政軍要人在電視上露過面了。

首傳警訊的是西南路。

天將入黑，前面西大街突然出現一支全副武裝的軍隊前鋒，以強行軍姿態銜枚疾進，直奔廣場。約一個連的的軍人個個渾身精溼，跑得搖搖欲倒。從供電局至前門幾百米馬路上，已有六、七名士兵昏厥倒地，隊伍只管向前衝，竟置躺倒在路心的戰友於不顧。顯見得是接到死命令，限時限刻到位。

北京人被這突如其來的事變驚呆了。直至士兵突進廣場前的一剎那，市民才倉促組成人牆堵截。筋疲力盡的官兵就勢一攤泥似的坐下，疾跑之後的驟然靜止，又導致多人虛脫昏迷。有市民指點不太遠處有急救中心，並協助架走半休克的士兵。此時，人群如堵，齊聲唱起《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聞訊趕來的學生糾察隊匆匆跑進電話亭告急傳警。

這支前鋒分隊喘過氣來，似也茫不知所措，任何一個方向都無友軍蹤跡，即使懷有密令，此情此景，也難有甚麼施為。半小時後，這支分隊原路撤回。

市民歡聲雷動，個個神采飛揚。殊不知這場“遭遇戰”是89民運“和平、非暴力”主義的最後一次勝利了。

天色盡黑。過於冒進的孤軍無助而退，反助對方召來援兵。不久，各院校的學生打著旗幟增援廣場，學生糾察隊則開赴各路口組織堵截。市民更群起設置路障，喊著號子搬動路心的鐵欄和水泥隔離墩，更用公共巴士堵住前門通廣場的要津。



大軍壓境，北京人士氣依然高昂。他們未遺忘13年前另一次悲壯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北京人的血沒有白流。他們創造了一個時代，現在他們更要著手創造另一個時代。

我遍體血潮陡漲，意識到自己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向何處去，將在廣場立見分曉。全世界的炎黃子孫將要熬過一個無眠的夜晚，等待破曉。

“在這緊急關頭，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下定決心，命令駐守在首都周圍的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平息暴亂。”

——《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北京市委宣傳部6月5日。

不再有幻想。儘管沒人知道“暴亂”這個詞，光明與黑暗的總決戰已拉開序幕。當局擬祭出13年前的木棍鐵棒？改用摩登的催淚瓦斯、高壓水龍、電棍、橡皮子彈？抑或各路大軍一擁而上，刺刀槍托加上當日凌晨曝過光的江湖幫會器械？

倘是如此，面對寧折不彎的北京人，場面之慘烈將是聳人聽聞的。

然而，真若如此，儘管失之原始和粗暴，但對國際政治行為準則的超越畢竟是有限度的。世界仍會一片嘩然，齊聲譴責，最終總會不了了之。

急火攻心的當局既立心鎮壓，至少應衡量和篩選一下鎮壓的方式。不幸，他們並不具備這起碼的心智水準。一個缺乏應變能力的政府，不但要輸掉民心，更會把整個共和國的命運葬送掉。

更不幸的是，人民雖已領教過當局的鐵石心腸，卻仍未料及其愚蠢和野蠻到了何等程度。

20世紀末的一場大血祭，就這樣宿命般的設壇於中國的北京。



夜色蒼茫，廣場四周的帝王宮闕和共和建築被抽象化，只剩下黝黑的輪廓，如同顛頂的巨獸，正聯手拉開悲劇之網，大氣中凝固着詭異和嗜血的氛圍。

我匆匆返家，告妻子我要在廣場守夜，囑咐她照顧好孩子。妻子極度不安，又不知事情將怎樣開始和結束，使心情沉重地送我下樓。

正在此刻，戰幕震耳欲聾地拉開了。兩輛裝甲車就如龐大的恐龍從夜幕中衝出，沿前門西大街開足馬力全速衝鋒，將凌散單薄的路障輾得火星四濺，扭曲的鐵欄和水泥塊尖嘯著迸起和墜落。事出突然，街上並無人牆。鋼鐵怪獸橫衝直撞。疾馳至前門才首遇巴士路障。第一下衝擊將巴士撞出個大窟窿，接着退後再硬闖，把巴士尾部撞成稀巴爛，然後拐彎突入廣場。

沿街的市民如遭雷殛。妻子一下抱住我大哭起來。我眼見鐵甲車所過之處，老百姓霎時都淚洒長街。我永不會忘記這極具震撼性的場面。此刻是10時15分。政府和人民無可挽回地徹底決裂了。



裝甲車開過的間隙，市民奮力推動各類型號的車輛組成雙重路障，善良的人們仍不忘留下兩側的自行車道，供紅十字會的救護車通行。或許是西南路的民眾最為“和平、非暴力”，這個方向始終是保衛廣場的最薄弱關隘。半小時後，見首不見尾的野戰

軍部隊蜂擁開至。這是第一支逼近廣場的大部隊。排頭的精選出來的驍悍突擊隊，拉開成散兵線，將鋼槍倒提，像握著棍棒似的。這是一種“身體語言”警告抵抗者，軍隊定將採取斷然措施，卻不會開槍（這支天良未泯的部隊和整個屠城行動頗不協調，他們最先抵達卻最後才進入廣場，更有令人詫異的表現，容後述）。

然而，震怒的市民已無意接受軍隊這含糊的信息，那耀武揚威的鐵甲車已輾碎了他們和平的信念，激怒的情緒一下超越臨界值。前門一帶迎候軍隊的是一陣陣的汽水瓶和磚石雨。排頭的軍人即擲石回擊，人行道兩邊的廣告牌被擲得彭彭作響，我周圍都有男女痛號。我左躲右閃多次險被擊中。平心而論，我絕不認同這種磚石戰，且不說用石頭去抵御全副武裝的軍隊多麼不智，要顯示人民的齊心和力量，莫過於臂挽臂的血肉長城（稍後從其他路口傳來的消息，驗證出我的想法是那樣迂腐可笑）。

大批學生糾察隊趕到，遏止住這混亂場面並終於組成了人牆，軍隊沒有硬闖，轉到毛主席紀念堂南邊的空地待命。

不一會，遠處隱約傳來槍聲，間歇的一響就是劈啪一片，卻聽不清甚麼方向，一支支學生小分隊開赴各熱點，廣場越來越空虛。營地影影綽綽不過幾千人，望之實在叫人揪心。這時，廣場廣播站召集學生進行最後的宣誓：“我起誓，我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沉鬱悲壯的聲音令在場每個人的心弦都為之抖索。

這刻剛過零時。決死的誓詞一語成讖，使1989年6月4日這一天刻進了紀念碑，漢白玉階石下的千百萬英烈忠魂為之輾轉反側，同聲一哭。歷史的創口將永難彌合。



凌晨1時15分，廣場正南方向槍炮聲大作，珠市口一帶曳光彈交織成網，把天都打紅了。我急向前門移動，想要目擊第一輪軍人開槍殺人的情景。

殊不知才到美資肯塔基家鄉雞飯店門前即與軍隊迎頭撞上，望去是空軍系統的兵，以衝鋒槍鳴槍開路。和早先西南路那隊野戰軍相比，正南方面的道路非常狹窄，且城南一向聚居文化水準偏低的低層民眾，性格驍悍又易於衝動，抵抗應很激烈。這支空軍部隊怎會在珠市口開槍不到15分鐘就抵前門？

血腥的場面就在我眼前發生了。它解釋了一切。空軍前鋒通過十字路口，迎面正是嚴陣以待的學生與市民——保衛天安門廣場的最後一道防線。軍隊沒有絲毫猶豫，端槍就是一輪猛射。我的感覺是朝天開的，儘管不少人驚惶走避。防線散而復合，軍人第二輪亂槍朝腳下打，路面鏗然火星亂迸，得到的回應是一陣汽水夾雜著石頭（前門一帶售飲料的攤檔特別多，玻璃瓶就成了民眾的主要“武器”）。軍人當即端槍平射、混亂中多人仆倒，慘號聲撕心裂肺，最靠近我的是美資快餐店停車場崗亭，子彈穿過雙層鋁合金亭子，玻璃窗鏗鏘碎落。我身邊空曠，只好彎腰躲到這個僅有的“掩體”後面，正好看見亭子裏一位看更老伯腦袋被射開了瓢，腦筋和鮮血濺滿了亭子，另一人在地上抽搐，不知死活。防線已崩潰，不畏死的市民仍追擲這支軍隊，但已無法阻止他們前進。士兵進入廣場仍不停放槍威脅群眾，但只要沒擋道的，兵們只朝人頭頂和腳下打。

這是第一支挺進廣場的外圍部隊。其速度之疾猛，正在於冷血和兇悍。大兵們進入大會堂東門前，還一輪亂槍向集中在紀念碑下靜坐的學生頭頂射去，多像曳光彈，彈頭射到紀念碑上，宛如火柴頭在磷片上劃燃一般，迸出耀眼的閃光。

□

“問：這個過程中，天安門廣場響槍沒有？”

答：沒有響槍。

問：當天夜裏，天安門廣場是不是整夜都沒有響槍？

答：那不是，東長安街1點50以前12點以後有槍聲。

問：廣場上響過槍沒有？

答：廣場上沒有響槍。

……

問：那天夜裏過後，我聽說有一些人打電話問你當時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你是怎樣回答的？

答：……當時我說，沒有這種情況，確實在清場這個過程中，也就是說從1點50分至5點30分的過程中，沒有出現流血事件，也沒有出現槍聲。……”

——《一位目擊者談6月4日凌晨天安門廣場清場情況》載《北京日報》1989年6月10日

這是經新華社轉發全國及致全世界的一篇奇文。當我讀到它時，我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北京日報》加按語：“爲保護被採訪人的安全”，“省略了”他的“姓名和單位”。只說這“目擊者”在廣場東側路一間商店！如真有此人，他說的就不是人話！如說的是實情，他在刺刀下才真正是沒有“安全”。

既無人性，還要誠信來做甚麼！學生和人民還向其“請願”，欲與之“對話”。真是與虎謀皮！



隨著這支空軍部隊的開入，潛伏於歷史博物館多時的軍人也紛沓出動。但我望不見廣場東邊的情況，已知氣氛緊張至極。政府設在人民大會堂頂上的高功率廣播自1時30分起反覆播出最新《緊急通告》：“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這是北京人初次聽到這駭人聽聞的“判決詞”。然而它的威懾已遠抵不上眼前腥紅的血跡和尖嘯的子彈。

倒是有一個幾乎被所有人忽略的細節。這由北京市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的《緊急通告》指出“暴亂”發生的時間是“今晚”（儘管首播時已是次日凌晨）。而第二天的《解放軍報》社論和北京市長陳希同後來的講話卻又將“暴亂”的發生時限提前到“6月3日凌晨”。這是忙亂中的口不擇言抑或是盡可能使殺戮行動多少“合法化”一點點？

只有小部分人聽從《緊急通告》離開廣場。卻有更多被槍炮聲驚動的市民趕到。人力單薄的廣場逐漸充實至幾萬人。在最危急的關頭，北京的老百姓站到了最外圍，用胸膛護衛捨生取義的年輕子弟。場面殊為悲壯。



這時，我在學生的廣播裏聽到柴玲那略帶沙啞的聲音：“同學們，最後的時刻到了。”這句話她一氣重複了幾遍。每個字眼都如重錘撞擊着我劇跳的心，不覺間淚流滿面。學生聽從廣場總指揮柴玲的召喚，集中到紀念碑幾層台階上坐下，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國際歌》。

不斷有傷者抬進廣場救護站。不斷有學生和市民跑來報告長安街上慘烈的戰況。滿城槍聲連成片，分不清遠近和方向。先前那支空軍部隊進入大會堂東門，但大概裏頭軍隊已太多，有相當多的官兵在門外台階上佈陣，不時衝下來鳴槍嚇唬群眾，卻未有大動作。至於我望不見的東邊廣場，只聽見柴玲在廣播中說軍隊已架起了機關槍，但看來也未有行動。過了很久，廣場未見有新的軍隊進入，氣氛倒沉悶下來。我意識到這裏已成了風暴眼。東南西方向已部署就緒，唯獨廣場北邊的長安大街東西兩頭都未見大部隊殺至，也足見十里長街的殊死肉搏是何等的驚天地、泣鬼神！



只在這沉寂的片段，我離開了廣場約15分鐘。原因是我驀地念及自己穿的是一件紅色T恤，萬一中彈，紛亂中不易被人發現血跡，難免救護遲緩。我才進家，妻子一下抱住我驚恐得不住抖索。她沒睡，一直在窗前眺望廣場。我匆匆換了件白色T恤，妻子結結巴巴地告我，整夜電話響個不停，都是我的同行和朋友從不同城區打來，詢問廣場情況。我陡地覺得多了一份歷史責任感。數遍作家同行，沒一個住得比我更近廣場的了。我無暇一一覆電，只撥給城西那至交。他接電話一張口，竟沒問我這邊的動

向，才講兩句就嗚咽起來。他要告訴我他樓前的人間慘劇，然他太悲慟，我無法聽清連貫的意思，只大概知曉木樨地一帶滿街伏屍，軍隊掃射人牆又追殺平民，還對兩邊居民樓亂槍濫射，他樓裏已一死兩傷，他說誰家裏人在自己房中無端被射殺。我沒聽清楚名字，可能我認識，他那座樓我有很多熟人。我無言以對，又急欲返廣場，便掛斷電話。

我沒敢告訴妻子城西血腥戰況，然窗外情景已說明一切，她依然流著淚，只提醒我把腳下涼鞋換成運動鞋，有事跑起來快些。



再返廣場，局勢仍僵持著，只是長安街的槍聲近了好多，不斷有中槍者直接往廣場送。西單、六部口一帶火光燭天。很多市民從飲料售賣亭搬出一箱箱空瓶子，準備作背水一戰，一些學生則拆去帳篷，抽出木棍竹棒作“抵抗武器”，旋被廣播站勸止，我想，那是侯德健的聲音。他還請求靜坐於紀念碑下的個別學生將戴着的鋼盔摘下。

“某師副師長佟喜剛大校和某部裝甲兵副部長謝雙喜大校，乘坐首車率裝甲車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因後面車輛受阻，他們單車英勇前進，先期抵達廣場，對暴亂分子起了震撼作用。在調轉車頭準備接應後續部隊時，裝甲車熄火，暴徒蜂擁而上，有的砸車，有的點火，這位兩位領導幹部先後下車，宣傳群眾，揭露暴徒，慘遭毒打，身負重傷。”

——《“共和國衛士”精神永放光彩》《人民日報》1989年8月29日。

我沒看見這輛裝甲車的覆滅。當這頭鋼鐵怪獸燃著火光，我才遠遠望見它的猙獰輪廓。但我其後清楚無誤地目睹幾個學生手拉手圍成保護圈，將三名坦克手送向廣教護站方向。三名軍人上身都是便裝，看去行走無礙，絕無“重傷”之狀。如果佟、謝兩大校真的身負重傷，那麼，他們尚有天良的話，就永不應忘記誰是他們的救命恩人。而他們“單車英勇前進”所獲得的勳章，正

是履帶上的鮮血鑄成的。

其時，廣場西北角也騰起火光，長安街上不止一輛大型巴士被點着了。槍聲大作，一群群浴血抵抗者潰退入廣場。作家的使命感促我冒死趨前，要親眼見證殺戮而來的西路軍突進天安門的歷史瞬間。豈料才長安街上探頭，子彈呼嘯而來，人行道的鐵欄跳躍着串串火星，一瞥間整條大街煙火濃烈，路兩邊死傷枕藉，軍人影影綽綽在火光中蠕動，似在整隊。

我才退回廣場西面，成排重型坦克已開到天安門城樓下，又是一輪密集槍聲，想是在肅清死守天安門的民眾。東長安街那頭的部隊隨之掩殺而至，實現會師。

鐵壁合圍之勢已最後完成。



一切無望的抵抗都停止了。各隘口敗退下來的人群悲憤地向廣場核心擁聚。那是最後未曾淪陷的營地。那裏的年輕志士從未進行過抵抗，他們只是靜靜地坐着，手挽着手，恍如雕塑群像一般。決死的心志超越了血腥和恐懼，超越了仇恨和罪孽。他們準備好了頭顱和熱血，去完成一場載史冊的大獻祭。

我沒加入人團，衰疲之極地在廣場西側路邊樹影底坐下來，止不住痛哭失聲。有生以來最徹底的幻滅感佔據了迷茫的大腦。

我從來就是生活在戀夢裏。那些兇猛的掙扎、遙迢的跋涉，連同那些虛構的光明、一再更改的信念，都不過是一個永恆的宿命漩渦中的無效運動。如同一匹青銅鑄就的奔馬，在千年陵墓的殉葬器皿堆裏作想像的馳騁。

這是整個民族的宿命。



銅牆鐵壁般的重圍中，廣場廣播站還編織着學生式的幻想，呼籲“愛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們，你們是人們的子弟兵，決不能用槍口對準人民……”頭遍喊語軍隊來不及作反應，第二遍廣播，對方就斷然答覆以一輪槍聲，打得紀念碑白煙直冒。廣播

也結巴起來，結果未能唸完。確實也不必再唸了。

各路大軍集結着，作某種部署，未有進一步動作。廣場上聚集的學生和民眾約七至八萬人。大限將至，無人畏懼槍口和死亡。短暫的悶局反重燃起很多人不惜一戰的決心，執木棒竹棍的明顯多起來。學生廣播站不得不再作呼籲，重申“和平、非暴力”的原則。然而，屠刀之下，無論此或彼，結果都是同一的。這是無可改變的冷酷事實。



彷彿是對學生前一個呼籲的回應，此時廣場西南面發生了一幕奇景——從和平門開來最早接近廣場那支野戰軍部隊在毛主席紀念堂南邊一直屯兵不前，直至過了凌晨3時，他們才拉隊進入廣場西側。被不戰不和的神經折磨刺激着的人群呼啦啦圍攏上去，要作最後一次毫無意義的堵截。實想不到這路軍隊竟是學生糾察隊打着旗開路的，學生大喊：“市民別擋道！他們是投誠的！”此喊話招來更多群眾，“有軍隊起義啦！”這不可思議的訊息倏地傳開。我擠到前頭，爭睹這幾乎聖蹟一般的情景——部隊在群眾夾道歡迎下蠕蠕前行，絕大多數的官兵流着淚。他們槍都挎在背後，士兵們受傷頗眾，每四、五個就有一個要攙扶着走。其餘大都有擦傷或裹着繃帶。這是他們一直拒不開槍的佐證。市民爭相與之握手，連稱：“對不起，誤會啦！”然後高喊：“打倒李鵬！反對鎮壓！”等等，並高舉V型手勢。居然得到激動人心的回響，不少官兵打着同樣手勢，或舉拳喃喃喊着甚麼，聽得清的大致是：“人民軍隊為人民！”“決不向人民開槍！”尤教我驚喜交加的是，一軍官在我身旁過時，打着V型手勢，低聲喊了句：“打倒李鵬！”我迄今未識辨認軍裝上的軍銜，不知是甚麼等級的軍官。但這已無關要緊，我狂喜地告訴身邊的群眾，引起一陣歡呼。眾人感激地探問他們是甚麼部隊，軍人只答：“是北京軍區的！”

如同陷於絕望之谷的人祈盼奇蹟一般，我和眾人一同熱淚漣漣。把瞬間的幻覺膨化為狂瀾既倒之際的唯一轉機。

事實上，類似的插曲不勝枚舉。譬如整個清場行動中，距廣場咫尺之遙的一個北京衛戍區永久性軍營始終閉營不出，高掛免戰牌，此後幾日也拒絕給那些啃壓縮餅乾的廣場戒嚴部隊施捨開水和熱食物。木樨地6月5日晚還發生一小隊軍人向市民演講，譴責屠城暴行。只不過，都沒眼前這幕來得適時，足以教人陡生奇想。

這支部隊並沒在廣場逗留，而開到人民大會堂南門外休息。直至最後清場，他們才出動了不足一百人守衛通南門的路口，僅係作封鎖狀，卻始終留著五、六米的缺口，我和好多市民、甚至有兩支外國電視攝影隊都是最後一刻從這裏撤走的。

然而，這些局部的怠戰乃至抗命，絕不能挽回廣場最後淪陷的命運。



3時50分，戒嚴部隊指揮部通過高功率的擴音喇叭，粉碎了一切幻想——“戒嚴部隊決定立即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凡在廣場上的所有人，聽到廣播後，請立即離開廣場！”

學生的回應是柴玲的廣播：“……和平的最高原則是犧牲……這是最後的鬥爭……讓全世界看清劊子手的真面目……”然後幾萬人低沉悲壯的唱《國際歌》。

不知何時起，北京城的幾個方向都響起了炮聲。（這種轟隆此後兩三日都在遠方鳴響著，卻始終沒有過官方或民間的消息釋疑）。天安門城樓下也再度頻頻放槍。我想民主女神像成了頭一個目標。我望不見、也不知道女神像是何時蒙難的。



卻要記錄下這感人至深的細節：我身後是人民大會堂東側的人行道。有幾個男女學生在此坐臥很久了。女的在樹影下我看不清楚。男的個個一米八以上的個頭，儀表瀟灑英俊，一望而知是藝術院校的學生，未來的影劇或舞蹈明星。他們滿不在乎的樣子，閒或開玩笑，典型的藝術氣質。然生得一幅好皮囊，到底

是嬌驕俱全並且惜命。近萬大學生在紀念碑以死相拼。他們則選擇了這個安全係數略高的地點。也許，這已很不簡單。到底哪裏安全其實說不準。

4時正，廣場上突然全部熄燈，數萬人不由齊聲驚呼。動手了！就是這個時刻。

不少人驚慌地往外跑。就在此時，那幾個藝術院學生互相招呼着，齊齊站起，邁着勇毅的步伐，向紀念碑走去。沒有台詞，沒有追光燈，他們在獻演第一齣——可能是最後一齣——人生悲劇，而今夜舞台之大，全世界都看得見。



爲了驅走黑燈後的恐怖，爲了表達不屈的抗爭，民眾點燃了拆卸下來的廢帳篷、破棉絮和垃圾堆。廣場上騰起熠熠紅光，如一堆堆巨大的篝火。學生們的旗幟、一張張殉道者沉毅的臉，火光中痙攣扭曲的坦克、刺刀和槍口的森林……一切都構成了一幅彩色濃烈斑斕、情景悲壯至極的油畫。

受到火光的召喚，大批在外圍遊走和觀望的市民紛紛向紀念碑附近集結。他們或許有生的強烈欲望，卻決不能坐視骨肉同胞去死。中國人骨髓裏最精華的物質成分，這瞬間轉化爲最美麗光輝的精神，在這個生死場驀然輻射出來。

中國人。你爲何只能壯壯烈烈地去死，而總不能壯壯烈烈地去生？



我此刻距紀念碑約百餘米，站兩堆大火中間，目睹了這場氣吞山河的民主運動的最後時刻。

密麻麻的臉龐像被貼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座上，那樣年輕，放著紅光，宛如死神舉著的面容，在尋找著甚麼，然而它甚麼也沒找到。

你來吧，來殺我們吧。每張臉都這樣寫著。

無論他們是生是死，他們都是永恆的。我這樣覺得。

光和影的猛烈搖動中，響起一個聲音：“同學們，同胞們，我們這次運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我們已經流了很多血。中國人的血流得夠多的了……”這是侯德健。他呼籲學生和人民保存自己的生命，這將是這次運動的又一勝利……他的話不時被一些噓聲蓋過：“怕死的快滾！”過了片刻，侯德健又泣血陳詞：“我相信，今晚在廣場的，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我們都不怕死……”我看見好像有很多人哭了。英雄淚。侯德健說，他已和戒嚴部隊的指運官接觸和談判過了，對方表示“清場”是絕對的，至於侯提出的和平撤離，軍隊已同意，但要盡快撤離，軍隊無意再等，侯德健懇求道：“同學們，讓我們最後做一件民主的事情吧，就是否和平撤離廣場作一次表決。”侯又說，已經沒有時間去舉手表決了，用喊“同意”或“不同意”來決定吧。接著劉曉波（大概是他）也在廣播裏作同樣呼籲。首先站出來支持撤退的是抵抗軍隊最悍勇的“工自聯”代表。

我聽不清贊成或反對的聲音哪邊更響亮。總之，學生陸續建立和移動了。



4時30幾分，廣場燈光大亮，成半紅色訊號彈劃過夜空。大批裝甲車和坦克震耳欲聾地駛入廣場。四面八方的士兵平端着衝鋒槍踏著帳篷的殘骸推進。學生還未撤離紀念碑，成群穿迷彩服的突擊隊已蜂擁衝上來，用槍指嚇學生，粗聲喝令著甚麼。亦因為這隊兇狠的軍人阻隔，我未能隨大隊從廣播所指的東南角撤走，便退回廣場西側，這裏有大批民眾堅持不走，要親眼望見紀念碑上學生隊伍撤光才退出險地。

學生廣播站最後的聲音是一句未講完的話：“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們——”旋即槍聲怒響，微茫的曙光中看見紀念碑身石屑四濺，所有喇叭同時被打啞了。

學生的撤退在繼續。時間和他們的步履同樣是那樣沉重。我已望不見他們撤下紀念碑後的情況。倒是我這一側的民眾發現正

是那支“投誠”部隊出來扼守大會堂南門的路口，軍官疲憊而滿不情願地指揮士兵一字排開，把路口封死，士兵沒怎麼動，一個五、六米的豁口依然敞開。群眾已將稍早那幕軍民對泣的煽情劇置諸腦後，深深的仇恨已令他們憎厭一切大兵。他們怒罵著，更質問：不是叫人家和平撤退嗎？堵死口子抓我們去領功呀？軍官木然無反應，亦不再敦促部屬動作。放是大家更放膽不走，駐足觀望，連外國記者在此留守軍人也無干涉。他們和十餘步外另一隊挎槍持鐵棍（不知幹甚麼用）的友軍全無聯絡，很孤獨而沮喪的樣子。

紀念碑上的學生旗幟終於隱沒在東南的煙霧中。廣場上廢帳狼藉，火堆依然熊熊，坦克車隆隆推動，沉重地輾壓著一切。

甚麼都結束了。



血路 and 火海之上，化爲飛灰的只是人類的一個並不新鮮的、平平常常的理想。

她在中國已喊了一百年。先後招致來鬼頭大刀、絞索、馬刀、高壓水炮、槍桿子、水牢、勞改營……最後是大炮、坦克、裝甲車。怪的是，她的敵手越來強大了。而它自己始終是個飄渺的夢。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道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士兵。

北京國際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

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候收聽我們的廣播。”

——北京國際電台6月4日英語廣播廣播員李丹

“《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3日22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

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勢情況。

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北京這一夜》載《人民日報》6月4日凌晨五時訊

連同中央電視台當晚播音員的一身黑色喪服、紅腫的眼睛、唸悼詞般的啞啞聲音。所有這些接或曲折的抗議，匯成了中國最黑暗時分衝出民族喉嚨的怒吼。



然而，這都比不上學生隊伍撤退時那悲壯場面教人摧肝裂膽，真是天地爲之動容。

5時45分，我撤出廣場，返回家中，恰好從東南角撤退的學生隊伍折回前門西大街走向西邊大學區。同學們臂挽臂，互相攙扶，個個淚流滿面，悲憤欲絕。很多人渾身血污，隊伍中還有擔架，不知是昏迷者還是重傷者。透迤的隊伍有的還嘶啞地唱著《國際歌》，多是拼盡全力地吶喊：“罷工罷市！”“中國人站起來！”這迎面又開來一支軍隊，仍向廣場進發。學生齊聲怒吼：“法西斯！”“劊子手！”“狗！”“流氓！”“畜牲！”喊著激憤之淚更如泉湧。這時，所有高層住宅的窗戶都敞開，居民不論男女老少都探

著身子和學生一道吶喊：“法西斯！”“劊子手！”……居高臨下的強大聲浪鼓應著學生因悲痛、憤怒、衰疲而變形的嘶吼，悶雷一般向前滾動。

路兩旁的市民看見學生衣衫稀爛，血跡淋漓之慘狀，都掩面而泣。更有很多人當場脫下自己的鞋子，給隊伍中光穿著襪子或只剩一隻鞋的學生穿上，有的婦女脫下外衣，給衣裳撕爛得不忍卒睹的女學生披上。高樓一扇扇窗戶裏，居民痛哭失聲。

天地同悲。是為中華民族的黑日。

……



“我作為戒嚴部隊某部負責人，從始至終參加了天安門廣場清場工作。我首先鄭重說明，6月4日凌晨4點半至5點，戒嚴部隊清場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青年，也沒軋傷一個人，根本沒有發生過甚麼流血事件。”

——解放軍李之雲大校答外國記者問。載《人民日報》1989年6月21日

現在轉入一個千百萬中國人和更多的外國人所關注和困惑的問題——何謂“天安門流血事件”？到底有沒有“血洗天安門廣場”？

不要說因空間和時間所阻隔的人們，連我這現場見證人也一度為之疑惑。

我首先感到困惑的是，當我和無數身歷慘變的人們為那場令人髮指的血腥暴行而哀痛和憤恨的時候，傳媒的焦點竟集中到廣場上有無射殺和輾死人的命題上去了。於是中國官方和外間的譴責者陷入一場沒完沒了的論證和反論證的漫長爭辯之中，迄今猶未了。

這場國際吵架有甚麼實際意義？試問在西長安街這條血路槍擊車軋學生與平民，或在東邊建國門及南邊珠市口殺人於市，和在廣場上殺人有甚麼質的區別嗎？這場駭人聽聞的殺戮行動是鐵

鑄血寫的事實，讓全世界同聲抗議這滅絕人性的暴行吧，而不要糾纏於某個局部的、外在的問題。

然而，這場大論爭是那樣持久和刺激，我終於也動搖起來。是不是廣場也發生了屠殺而我沒看見呢？那些“機關槍掃射”、“廣場血漿成寸厚”的說法是出於自謂“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人之口，不論其出於何種原因而堅執此說，都是不可信的。如此規模的血腥清場，我不可能看不見、聽不見。然而，我確有目力所不及的地方。我始終在廣場西邊活動，東半廣場及學生撤退時的通道，我一直未能親睹。但“血洗廣場”的輿論是如此強大，連一些說過“沒有看見”的身歷者也因感情因素或別的甚麼原因改口了。我揣著疑團，在逃亡過程中意外地碰上同行老鬼，原來當晚他也在廣場。對證之下，我們所見是一樣的。但恰巧他也在西邊廣場，只不過比我早撤走半個鐘頭。後來我又遇上一個有名的學生領袖B，係北京絕食潮發起人之一。我與其相處過一段時間，自然也問及這疑問。B是最後一批從東邊道退出廣場的，B和同學們遭到毆擊，很多衰弱的學生被打倒在地，並說撤退中子彈打中一位同學，B認為是打死了。我反覆核實B的見證，卻發現那是退出了廣場之後的事。

故此，我只能堅持自己的結論。並且不去假設沒有侯德健及紅十字會人士於千鈞一髮間的談判努力，廣場將會發生甚麼事。



現在來聽聽中國當局說法。

屠城之後，官方傳媒指天發誓說“廣場上沒響過槍”、“沒流一滴血”。不幾日，中央電視台的新聞攝影記者刻意將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彈洞攝入鏡頭，這無聲的畫面戳穿了當局的謊言——幾億中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官方修正了這說法，並在表彰“共和國衛士”之“英雄事蹟”時，說最先衝上紀念碑的軍上如何開槍打啞了學生廣播站的喇叭，並用槍口指喝學生“趴下”（事實上在此之前，紀念碑已

遭槍擊多次)。等等。

坦克和裝甲車來回輾壓了學生的帳篷。當局說“事先已檢查過裏面沒有人”。這點我非但沒懷疑，而且認為當晚廣場上的險峻形勢，猛烈的槍聲，熊熊的大火，每個人的生死都懸於一線。如此時刻，帳篷裏根本不可能還有人呆得住。倒是官方自己證實了帳篷裏確有一個嚇昏了的女學生和一個疲極而眠的外地學生，都被軍人喚起趕走。



我確信就廣場而言，“輾人”並無其事。

至於說廣場上“根本沒有發生過甚麼流血事件”。這未免太過急切洗刷自己。此說無法解釋學生隊伍撤出時的滿身血污。事實上，學生有秩序地撤離時，遭到軍人棍棒交加的痛毆，我所認識的香港女記者蔡淑芳就被掄了兩大棍，推倒在柏樹牆下，更多的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軍隊既一路殺戮而來，又何必諱言那對政府來說微不足道的人血呢。

回到天安門廣場上有無殺人這個老問題上。我多麼希望把這場冗長而無謂的論爭立時結束掉。它實際上已變成一個捉迷藏的概念遊戲，恰恰是中國官方最歡迎的遊戲。

當北京權力集團的核心人物對六·四屠殺雖絕無悔意，卻竟為各國的譴責和制裁而煩惱的時候，外間那些概念不清的指責，正好給那些元凶一面聊勝於無的精神之盾，好振振有詞地反駁人家是“胡說八道”、“無中生有”、是“天方夜譚”；也正好幫他們迴避了實質性的問題——以坦克戰車、機槍、自動步槍和開花子彈（隸屬軍方的北方工業公司人士指證這種子彈由保定一兵工廠製造）鎮壓手無寸鐵的人民，已遠超一個國家的“內政”，而是對國際人權和公義的粗暴蹂躪。這種在本世紀中葉已絕跡的野蠻行徑，才是那些屠夫必須受到審判的歷史罪孽。

讓全世界震怒的目光都投射到20世紀末發生的這場人類悲劇吧，不要再向劊子手求證在或不在某個地點殺了人，它的發生地

點是確鑿無疑的，就是中國的北京。

.....



然而，屠殺沒有停止。

學生撤退隊伍還在那條血泊斑斑的長路上跋涉，大批在星期日上午的、又不完全知曉徹夜槍聲真象的市民，進入了遍佈北京城的各個殺戮戰場。這些在公共交通已斷絕仍騎車或是步行上班者，都是“一等良民”。但觸目驚心的戰場景象，遠遠超出他們在被窩失眠中的想像，那沉重的履帶壓痕一下輾過了他們良心的底線，於是憤怒地衝上前大聲斥責軍人，得到的是迅速而響亮的回答——衝出槍膛的子彈。

是日，滿城狼煙四起，槍炮聲怒響，不間歇地撕裂著充斥著血腥和焦糊味的空氣。聽去像是一座被攻陷的英雄城市在進行殊死的巷戰。沒人知道這日和此後的數日北京被殺了多少人，永不可能知道的，包括殺人者自己。



6月4日，萬念俱灰的我憑窗而立，使命已完結，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情是拍攝下此刻廣場全景的照片。望去渾濁的煙柱夾裹著無數人信念的殘片和理想的劫灰，衝霄而起。五十日可歌可泣的民主聖地已然易手，扎營者換成龐大的鋼鐵怪獸和十數萬蠻勇的士兵。

全部的翻覆變易，都是在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巨幅畫像和供奉著他的真身的紀念堂之間開始和結束的。那幾百萬人驚天動地的吶喊和廿萬攻城大軍震耳欲聾的槍炮聲，可曾驚動這個超聖的靈魂？他或會掀開那玻璃罩子，走出巨大的陵墓，呈現在他眼前的是粗大的坦克炮管和森林般的鋼槍。也許會有無識無知的年輕士兵用槍口對著他喝令：“回去！不准出來！”

曾和這位偉人的心底波瀾有不解之緣的天安門廣場，已有過數不清的聚集上百萬人的場面，卻從未有過坦克擅入這塊聖地。

這位革命之父喜歡前一種抑或後一種情景？

人們永遠捉摸不透他喜歡和不喜歡甚麼。

這才叫偉人。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歷史是由好多人創造的；而另一些地方，歷史是由一個人或幾個人創造的。

總之，歷史是人創造的。

無論毛澤東對六四這一天的廣場感到快慰還是震怒，有一點是不能不驚歎的。就是昔年在他周圍卑躬曲膝、唯唯諾諾、戰戰兢兢的那些舊臣子，終於做出了一件他未曾想過、或想過而從未做出來的事情。

創世紀。



下午3時，慘白灼熱的天空陡地陰暗下來，眨眼間風馳雲走，飛淚頓作傾盆雨。

北京哭了。

……

6月5日，槍聲不絕。

6月6日，槍聲不絕。

6月7日，槍聲不絕。

6月8日，槍聲漸落。

6月9日，槍聲稀少。

6月10日，我逃出北京。

1989剩下的半年，世界激變。

唯一不變的是北京。

寫於三藩市

附錄二：香港記者目擊實錄

蔡淑芳

蔡淑芳，女，香港《星島日報》、《星島晚報》特派記者，1989年4月27日至6月4日在北京採訪，6月5日回港。

6月4日凌晨，我跟兩位相熟的北京高校學生約好，一起前往天安門廣場了解情況，我坐在他們騎來的自行車尾一直去到廣場總指揮部的廣播台，我認識的同學給我匯報了一些外圍戰況，方便我將消息傳遞。

同學說，6月3日晚10時，戒嚴部隊持衝鋒槍在軍事博物館槍殺了一名姓李的北京京師範學院女學生。有很多市民在衝突中受傷，有不少人已救不活了。估計打死打傷有好幾十人，即使前往救人的，都給打死。

他又說，很多軍隊都是持着槍刀衝過來進行廝殺。

凌晨零時20分，有很多持機關槍的裝甲車已從歷史博物館路開走。

廣場不斷傳出槍聲，有學生對我說，英國大使館的一名參贊也被打傷了。

凌晨零時40分，廣播台宣佈要向北側撤退，因為軍隊已將廣場全面包圍，可能會由東南側方向進軍。廣播台呼籲同學手挽手，肩並肩作非暴力的對抗。

廣播台又抗議，人民軍隊向祖國孩子開槍，同學們哭喊吧！靜靜地喊吧！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有新的一批年青的英雄們加進先烈的隊伍中。

保衛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部又發出了最後一道命令，表示他們會堅持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保衛天安門，他們從始至終，都是

和平請願，請全體留在天安門的市民和同學向人民英雄紀念碑致敬。又呼籲同學要小心有便衣挑釁，請提高警惕。

凌晨1時，在東南側不斷有信號彈向天安門方向發射。

1時10分，一位從醫院跑回來的同學，身上沾滿了受傷同學的鮮血，氣急敗壞地表示已經有17個同學死了，廣播台不能再作不還手、不反抗的呼籲了，但這同學的意見沒有被廣播台接納。

廣播台繼續廣播，堅持絕不撤退，表示要以鮮血來對抗獨裁者的殘暴，並且要向歷史宣佈繼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要呼喚新生命，讓同學們站起來。

有一位國家機關的領袖，通過廣播台向學生說出了激勵的說話：“沒有你們做不到的事情，和達不到的目的。”他要向廣場上四位絕食者致意，又稱李鵬等一幫人已成歷史罪人，他希望士兵不要做幫兇，不能對人民動暴力。

廣播台又傳達了來自市民的消息，表示在六里橋附近有幾部裝甲車衝過，壓死了三名市民。又謂，防暴警察已經開實彈真槍，打死打傷很多人。

廣播台還播出一段說話，表示海內外共有5000多人聲援學生，現在全體華人都團結起來了，又希望廣場上的人齊唱“龍的傳人”，歌聲悲壯動人。

凌晨1時25分，我離開了廣播台，想了解外圍的情況，剛好有一部公共汽車在人民大會堂門前的路口，從北到南經過，群眾發現車上有解放軍時，馬上用汽水瓶向車擲去。

遙遙的，還聽到廣播台勸子弟兵不要為政府效力，槍口是不能對着人民的。又呼籲同學和群眾，若有武器必須馬上放下，不能動武。

人民大會堂及四周都有官方的廣播，表示馬上要把天安門清場，要群眾必須立刻撤退，對違抗者可取任何手段對付，又表示廣場會由戒嚴部隊管理，任何留在廣場的人後果自負。

這緊急通告的廣播不斷在四周揚起，不斷地重複廣播，但市

民、工人還是往前跑，那裏有軍隊就往那裏進行遊說。學生則依然留在廣場上不抗爭、不還手。

從外圍回到天安門廣場的同學對我說，外圍的戒嚴部隊全部都是持槍。他們不斷地亂發槍。有橡皮子彈，也有實彈，但是兩種子彈都同樣會令人受傷、流血、致命。

有一位工人又對我說，坦克車和裝甲車已從長安街東西兩路駛近，把很多人壓死。他又說，前門口的警察已被打退三次，有軍車被推翻，軍隊也有受傷。

凌晨1時20分，有軍車經過，群眾用石頭擲車。有人告訴我，前門放了很多催淚彈。

天安門廣場及四周都有火堆，有人燒車，工人自治聯會總部的帳篷也被燒了。

1時51分，天安門的西側有戒嚴部隊及坦克車駛到，軍隊胡亂發槍，槍聲不絕於耳，群眾往後逃，有人倒地，有人趕忙救援，我躲在站崗亭後面避過槍林彈雨，認識了一位中國青年報的記者，槍聲停歇後，他拖着我的手往後跑。

2時，群眾喊打，再想往前衝，連續不斷的槍聲四起，往前衝不管用，群眾和我們都要找地方躲避。一支精悍、無情的步兵已移進廣場的西角，靜候進一步的行動，群眾在地上砸磚、找石頭，要向軍隊擲去。

沒多久，軍隊又從路口撤到一旁去，軍隊退一步，群眾就向前進一步，仍不斷有槍聲響起。

2時10分，天安門東面有裝甲車停放，同時又有不絕於耳的槍聲，官方廣播繼續把這場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必須進行鎮壓。

2時22分，我目擊了一個血流滿面、受傷極重的學生被送到廣場中央的急救站，受傷同學血流如注，地面血漬斑斑，醫護人員初步急救及包紮傷口後，馬上又把他送離廣場，由同學護送及抬去救護車。

槍聲沒有停止過，人群遇險都會本能地逃散，很多人受傷，中彈倒地，同學都馬上湧上前搶救，運走。

從東面建國門前來的軍車越來越多，到2時30分，解放軍一隊隊往歷史博物館方向跑去，他們全部手持武器、槍械，直跑到歷史博物館前匯合及坐下來候命。學生敢死隊圍住軍兵，誓死保衛天安門。

2時40分，我往南面方向走，因為東、西、北都有槍聲，只有南面最平靜，我想找電話亭報消息，有市民自動給我坐自行車尾，載我去找電話亭，又給我向其他市民籌集了很多碎銀，可惜搖了很多個電話也不通，那市民便陪我返回天安門廣場。

那市民對我說，他是從西單趕來的，西單很危險，死傷無數，槍聲厲害，他親眼目睹了四人被抬去，而且有發放過催淚彈，因為他在現場遠處旁觀也感到有煙催淚的感覺。他又說，市民對軍隊衝擊得很厲害，市民已忍無可忍。

他又說，群眾手無寸鐵，而戒嚴部隊則手持盾牌和武器與群眾對立，群眾被趕跑時，還一邊跑，一邊喊要打倒李鵬。

另一位市民聽到我們交談後，也搭嘴的對我說，凶狠的軍兵從木樨地過來，老太太也走出來攔截，但也給打倒，軍人還用磚頭來打人。他解開他的衣衫，給我看他被打後的傷痕。

3時17分，四名知識界絕食代表在廣場上的廣播台發出了緊急呼籲，希望解放軍能立刻放下武器，不要開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市民。代表說，他們採取絕食、靜坐的方式都是和平抗議及請願，想向政府表達同學的意願，及抗議政府實行軍管。

廣播呼籲解放軍派代表到紀念碑談判，由他們四人勸服同學和平和有秩序地撤離廣場。又希望解放軍千萬別向人民開槍屠殺，現在便進行談判，他們不想再流血了。

最後廣播台的絕食代表又表示，如果有需要，他們也會願意到解放軍的指揮部去談。他們強調，現在流的血實在太多了，這是歷史的罪證。

3時30分，我跟那市民分手，獨自前往歷史博物館前看軍兵的動靜，有數十名市民圍住軍兵，他們苦苦相勸，說：“大家都是老百姓，不能這樣橫蠻對待人民，很多人流血、死亡，他們之中也有可能是你們的親屬，你們當兵的到底是爲甚麼？爲了打自己人的嗎？……”有些解放軍表現得很不耐煩，大多都是無動於衷的，只有極少數是強忍着淚，爲甚麼這些解放軍會變得麻木不仁？

有學生對我說：“這些兵都失去理性，只服從上級的命令，他們只知道市民打他們，因爲軍隊也有傷亡，所以他們打人民。”

我又再返回廣場，聽到前門上有一陣巨響，像是炮轟。

4時正，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全都被截斷電源，整個廣場漆黑一遍，充滿了恐怖氣氛和隨時都有突襲的可能。

天安門四周再有槍聲，廣播台呼籲同學堅守廣場，原地靜坐。又叫在營幕及廣場四周的同學們都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隨後便播放國際歌。

在這時刻，我已忘記了自己，我只知道我這個多月來在北京的日日夜夜，都是和學生一起經歷這場悲壯的歷史時刻，到底要做歷史的見證，抑或跟隨他們一起犧牲，在我而言，已經無可選擇。我亮起電筒，匆匆忙忙的寫了遺書，個體的我早已消失在國家興亡的大時代、大潮流中了。

4時25分，大多數的同學都是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有一大群市民、工人在廣場南面走過來，他們大喊：“中國人站起來！”

廣播台傳出侯德健的聲音，他說：“工人、同學們、市民們，我是侯德健，我們已經不能流血了，我們不能再留下來了，同學們、市民們，在場的全體的公民們，我敢說，現在我們已經取得了這場運動的勝利了，直至今天，取得了相當大的勝利了，同學們，我們相信在廣場上所有的人，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英，我們都不怕死。但是我們要死得有價值，我代表我們四位絕食的朋友同仁，沒有經過同學的同意，我們作了一件事情，不論同學

對我們作這事情有甚麼態度，我要把這事情告訴大家，我們剛剛到了紀念碑的北側，天安門前面的部隊裏面，我們找到了部隊的領導同志，我們希望不要再流血了。部隊團中尉屬51648部隊，當中尉與我們接觸以後，他請示了戒嚴總指揮部，同意全場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們，平安的撤離現場。”

說到這裏，群眾大喊：“不撤！”

侯仍在說話：“我們沒有替大家作這個決定，這個決定的權利不在我們絕食的四位同仁身上，這個的決定在大家的身上，我希望工人們、同學們、市民們，當我說完這話以後，你們不要馬上作出決定，請同學們想一想。”

然後周舵也發言了，他說：“同學們，我們現在保留一滴血，將來我們的民主化進程就多一分希望，我們在座的，在天安門廣場的全體同學、全體市民，我們已經答應部隊盡快地勸服同學撤離廣場，他們告訴我們，首先第一他們已經收到上級的死命令，今天在清晨之前，必須清理好天安門廣場，這一點沒有任何疑問。也就是，他們會不惜任何代價，清理廣場。同學們，面臨這最危急的形勢，我們不能再以赤手空拳去對抗全副武裝的士兵了，現在已經沒有再談判、商量的餘地了，我們現在必須盡全力保存我們的有限的力量，必須要在天亮之前撤離，他們同意在南面留一條通道，我們希望同學們以學校為單位，馬上就組織撤離工作。我們有秩序地、安靜地從南面撤離。現在是從我們自身開始體現民主的時候了，少數要服從多數。”

然後到劉曉波發言，他說：“同學們，現在我們堅持的原則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你們希望用最少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民主……現在我們如果想爭取民主，就必須從我們每一個人自身開始，少數服從多數，這是最民主的原則，希望市民們冷靜下來，這場學生運動離不開你們的支持、你們的參與。你們堅定留在廣場，證明了你們的勇敢，你們已為學生作出巨大的犧牲，你們再作犧牲，我們於心不忍，你們一定要保存下來，這是對中國民主的最

大貢獻。”

“市民同志們，希望你們能夠冷靜下來，撤離廣場，我們已經到了關鍵性時刻，要作出具體的民主形式，少數服從多數，希望你們能呼籲全體市民、同學們，不要製造混亂。我們現在必須有秩序地、安全的，各校組織起來，撤離廣場，請少數服從多數，全體人民都會感謝你們。”

最後，侯德健又表示：“不管你們怎樣看待我們決定的事情，我們希望我們能平平安安的離開這裏，不到廣場上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公民撤離，不管是工人、市民、學生，我都要看到最後一個人離開這最危險的地方，我才會離開。”

劉曉波立刻也表示：“侯德健代表了我們四人的共同信念，不到最後一人離開，也不會離開，希望大家協助我們，爲了中國未來的民主，大家應該有秩序的撤離。”

周舵也表示：“我們完全贊成剛才侯德健和劉曉波的意見，我們會堅持到最後一個撤離，我們希望同學們一定要盡全力說服那些感情激動的同學和市民，他們確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的感情上是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我們向他們表示同胞的敬意，現在同學一定要盡全力保護他們，說服他們和你們一起撤離，帶着他們回到你們的學校，給他們安定好情緒，和他們做朋友，結成生死之交。”

“同學們，現在馬上要進行行動了。”

侯再說：“我們沒有爲同學做出決定，我們希望同學們好好思考這個問題之後，爲自己作出決定。”

話完後，還有很多人說：“不撤！”“一定要保衛廣場。”

4時30分，廣場上的燈再又重亮起來，戒嚴部隊已開始戒備，準備進入廣場。

一位工人自治聯會的常委走到廣播台發言，他說：“剛才一路以來的槍殺，已經流了很多血了，戒嚴部隊馬上就要來清場，他們已經向人民剛了一刀，一刀以後還有第二刀，我們留在這裏只

是無謂犧牲。同學們，我認為有些同學堅持留在這兒是一種幻想的表現，有些同學以為部隊不敢對我們下手，這完全是幻想，他們已經毫無人性了，我們不要作無謂犧牲，我們要保存自己的力量，現在馬上要撤離了。”

保衛天安門指揮部亦透過廣播，要求同學手挽手坐下，不要分散，冷靜考慮採取的行動和方案，撤留問題的決定權是每一個公民自己的決定。

劉曉波再一次發言：“同學們，在這次運動中，北京市的市民們、工人、同胞們，給予我們的學生很大的支持，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的運動是不會獲得成功的，現在在廣場的同學們，安全地撤離，也希望學生擔負起保護工人、市民們的任務，現在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廣場上的每一個人能夠安全地離開廣場，希望同學在這關鍵時刻，能夠保護工人和市民，向天安門的南面有秩序地撤退。”

最後，高新亦發表講話：“在這裏，我們四人已經向廣大同學、市民、工人發出呼籲，希望大家明確當前的形勢，現在天安門廣場只有東南面還可以撤離，在這一個多月的民主運動中，廣大的工人、市民，為保護我們的愛國大學生，流的汗、流的血已經夠多，再不能流血了，再不能流血了，希望我們廣大的大學生，現在和市民、工人積極配合，大家一起有秩序地撤退，謝謝大家。”

他續說：“已經沒有多大時間了，7時之前，部隊必須清理廣場，我們不能再流血了，請大家務必冷靜。”

4時45分，第一批戒嚴部隊已經潛進廣場，並且有開槍，同學仍喊：“不可還手。”軍隊恃勢凌人，大肆破壞廣場上學生的旗幟，又喝令所有人都要坐下。

這批衝鋒的戒嚴部隊一直向紀念碑衝上去，在紀念碑下面的市民齊喊：“人民軍隊，不打人民。”但持槍的士兵不斷向紀念碑開槍，主要是射擊掛在碑上的喇叭，但子彈卻把紀念碑射得火花

四起，市民又再喊：“不許打紀念碑。”

4時55分，學生開始從紀念碑向南撤退，戒嚴部隊已佔領紀念碑，把碑前的布條橫額、旗幟、帳篷全部堵毀、破壞，而且還繼續不斷開槍。

5時正，坦克車開進廣場，輾過似有帳篷，不理會裏面到底是否還有人在，又推倒民主女神，坦克車隊一直駛近同學面前，後面又有大批戒嚴部隊從東、西開側移近。

這時候，我早就被同學拉進他們的隊伍，他們要我先撤，但我還是要跟他們一起進退。坦克部隊候命，戒嚴部隊則往前衝。

學生的撤退本來很有秩序，輪到我們站起來往後退時，大家都手挽手唱國際歌，有人還舉起勝利的手號向戒嚴部隊示意，後來給同學制止了，因為這些部隊木無表情，在地上抬起折毀帳篷後剩下的木棍，驅趕和揮打學生，毫不留情，把同學撤離的隊伍衝亂和迫得無路可走。

我被擠進灌木叢中倒下，同學互相推湧，他們大喊：“別擠了，別擠了！”很多同學都被擠倒，我站不起來，只好爬出來，但軍兵就在我面前，他們包圍住學生，用木棍揮打學生，我們跑，他們還是要打，我給打了兩棍，沒傷，但很多同學打得頭破血流，鮮血噴在我的身上。

趕快跑出來之後，我只知道已逃過大難，大家心情都很難過，他們扶着受傷、流血的同學撤離。

廣場的東南面，救護車不斷駛走，同學持着旗號往南走，他們說要繼續遊行。有一女同學在路旁悽厲地，歇斯底里地大叫，這恐怖的一夜誰能受得了？

我在同學隊伍中很失落，很悲痛地走，再度碰上曾經保護我、拉我歸隊的同學，他們挽着我的手前行，其中一位較激進的同學說：“我累了，我不能走，我不要走，我要留在這裏，我不能離開天安門和廣場上的同學。”

同學不讓他激動，強行扶他離開。

5時30分，我回頭看天安門的最後一眼，戒嚴部隊已全部衝上人民英雄紀念碑，而我再也不知道最後一隊撤離的同學有何遭遇，我要離開了。

我找到電話亭打電話報消息，報平安，但電話還是接不通。我又看到另一隊戒嚴部隊從學生撤離的方向湧過來，他們似乎不是很凶悍，他們一直向天安門方向跑，有群眾極為憤怒地用石塊襲擊他們，有老太婆喊，不要打。

我轉左向前東大街走，我迷失方向，覺得很累，想截停自行車，見到一男一女經過，女的自願載我，男的也一直相陪，經過前門北京公安局，軍兵坐在地上，地面滿佈磚塊石頭，凌晨這裏肯定有過激戰。

再往前走，人聲吵起來，說前面有軍隊從地下鐵上來，男的說要先行一步看過究竟，女的在載我時跟我交談，說她是北京日報的記者。她說：在五四新聞界出來遊行時見過我，她說他們已沒辦法做新聞，北京日報是糟透的報紙。

一段路後，發現路旁有人受傷，望過去時赫然發現竟就是先行一步的男子，載我的女記者很憂心地停下來看他，他的眼給石頭擊中，流很多血。女的眼眶都紅了，淚掉下了，我們想辦法帶他去安全地方，他說：“沒事，就沒事，幸好沒擊中眼睛，只是皮外傷。”

後來，男的還一手掩眼，一手駕自行車往北京醫院求醫。我跟他倆分手了，便回北京飯店，在長安街上，有被焚燒了的公共汽車，群眾都很激動，有一部公共汽車經過時，群眾要乘客下車，然後憤怒地擊打汽車玻璃，是誰激怒了群眾，是誰制造了這場動亂？

回到酒店，同學打電話給我，說從天安門向南撤的同學，給軍隊包圍，他們沒路好走，有同學給打死了。

之後，又接到一個電話，說北京大學的學生糾察隊在學院內給軍隊亂槍掃射，死亡人數至少有一千人。

然後，民族學院亦有同學來電告訴我，他的學校亦有無數學生死傷，他親眼目睹敢死隊一排排被掃射倒下，他說，清華一博士生去救一名解放軍時，也給殺死了。

據他所知，這些戒嚴部隊都給上級下了一道死命令，若未能執行任務，就會全部被槍斃。有一名坦克車部隊的軍兵，輾死了很多人，他從坦克車走出來，跪在地下，對群眾說：“你們殺死我吧！我不能再這樣殺人。”

最悲慘的事情，最恐怖的場面，竟都在六四這日發生了。

自1989年春的民主運動被殘酷鎮壓後，中共官方開動了龐大的宣傳機器，企圖為他們的血腥暴行換上正義外衣。在眾多有關“暴亂真相”的宣傳品中，由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的《驚心動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紀實》透露了大量鮮有人注意和提及的資料，對了解和研究這次運動的發展有一定幫助。鑑於原書是中共為掩飾真相的宣傳品，在觀點、材料取捨與真實性方面，都存在莫大問題，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決定出版這本注釋本，把其中一些明顯地與外間報導不同的地方標明，另附前言、附錄，一字不改地把這本書獻給所有關懷中國民運，希望能進一步了解其發展脈絡的讀者。如何閱讀，則待讀者自定了。

(原書限“內部發行”，並於版權頁上注明“本書所有內部材料不得公開引用”。)